虜謀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虜人方據中原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惴然與我和哉蓋其狙於蒋貪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虜人和使即素之徵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至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爲吾爲桓宮毋后滿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杜稷二百年付託之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躪以逞將焉避之哉昔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言之切如此蓋出公與諸公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房
人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
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氣益衰而興復之謀
上下皆以爲諱正墮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
自以爲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
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嘗
欲引以宣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虜
使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
踐阼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有大有爲之志而於
天下國家所以經理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
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
下間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有所使此萬世
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難立者正以嚮一
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
銳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
發政造事陛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
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揔攬羣
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
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議和之議猶欲三致

靜嘉堂文庫所藏

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以洞曉韜鈐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至計及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廣前脩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知人食息乎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則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謀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擯之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虜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擯亦不知所爲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幸而一時將卒循有前日東拔蒐練之餘以故閑陝順昌襄皋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師連戰大捷虜乃引退復議講解而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謂楚漢強弱之勢然哉公奮主權肆然無復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為之原遂自請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其文氣則更為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

建炎初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搢紳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閒散迄槍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徒鬼瞰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
顧憙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曉
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
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仲劉公勉之致中
劉公子輩考叔屬以其子而頴謂書往受學焉
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
鄉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
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
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
平張先夫游始得爲文之法晚詣不及脫稾
而今序則直秘閣陳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
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
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公
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
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
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妾
媵僮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憙
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潙陽縣丞劉
子翔蚤卒孫男三長曰亦蚤卒次埜將仕郎次
在承務郎女三其婿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

靜嘉堂文庫所藏

幹進士范元裕甥孫男玉鉅鈞鑑鐸鉦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嘉泰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晁寒泉塢然公所識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其年某月日奉而遷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奏笳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讖耶不肖子熹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纂惟納銘納堂具著聲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淮楚又嘗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劒州劒浦人曾祖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練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

靜嘉堂文庫所藏

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
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
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
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
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
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
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
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
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
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於竹
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館亷屢空怡然自適
申閒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
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
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
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
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
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
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
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
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倣

靜嘉堂文庫所藏

護喪事朗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
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要同郡吳氏子男三
人女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
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
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
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
豁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又之而知天
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
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万殊
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
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
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
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
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
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伻兄
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
閨門內外秉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
族姻舊故恩意藹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有道量入爲出宴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
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
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悠悠日油油如也年長者
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撫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
愛敬悉悍化服其接後孝咨問窮晝夜不倦隨
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
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
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
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孝始有
力耳又嘗曰孝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氷解凍
釋處緻有力持守不退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
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孝與古人異
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
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
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
史之稱濂溪周夫子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
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
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
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体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嘆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遠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容之必極其通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嘗嘗

已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言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矣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默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緊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先生姿稟動特氣質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溢言發神定氣和語

靜嘉堂文庫所藏

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後世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靜嘉堂文庫所藏

比年以來學者始益[illegible]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
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
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
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
方謀寵窆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
使具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勤諸幽堂以告後
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
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
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
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
耳謹狀

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

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球故不
仕祖彥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
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
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帳官省不行調南劍州
順昌主簿秩滿且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
代爲漳巖二簿丁內外憂終制陞從政郎爲汀
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
寧化縣丞追榮其考妣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

靜嘉堂文庫所藏

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朗奉
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
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幼篤孝即
使兵弟為奏上請得致仕部未報疾革召親戚
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尚書下公請
事必章而公不起矣公在寧以勤勤自約勑所
至有能聲為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
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為辦治日以謹力在長泰
五歲不收公力為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
[illegible]以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羣黨
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適守南劒辟林
蔡公宗礼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
治廂屋聚緡子史氏羣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
武為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
杜門里閈非歲時慶問未嘗出入閭巷語公有
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退
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為
有憾也公兩娶黃氏屯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
郎致仕[redacted]之女亦[illegible]先公卒子男一人忱以公恩

靜嘉堂文庫所藏

補將仕郎女一人未弁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
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
忱將葬公於其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
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
辭乃取忱所論篹其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
次乙亥八月壬辰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主管
學事朱熹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紫魚袋羅
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晞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張氏
宜人陳氏
父彥温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
右承議郎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
氏

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
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
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
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
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眸盤公一無
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褰玩久之右
文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
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為章句之習也十餘
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
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
功郎福州司户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蠹
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為嶺徼
以西一都會民物繁殷當時幕府已不勝事至
公為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財處從容
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
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在係踵南來道
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
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韶州瑞金縣事轉
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為備多
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
以勤勞為憚其至誠惻怛雖壹屯於惠愛無所
計惜而厝置纖密辦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
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

靜嘉堂文庫所藏

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實諸
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
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為幹辦公事
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
西得數千人以歸和雜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
其事未幾得毅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寘客例
出莫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王山汪
公制置全蜀奏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
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
殫盡公歸於至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

[illegible]公之助為多也嘗徙命漢中撫將士嘗撫
以禮致遺為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邻
還次漢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
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
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板用之
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
公訪得之為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
東方士大夫遊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
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
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

靜嘉堂文庫所藏

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
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忽語人曰吾
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憾也遂就寢酬酢
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
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
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
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嘆
以為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于
沙縣嚴地祖塋之旁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
孫女先公卒男二人曰[illegible]曰[illegible]孫男八人女
七人皆幼公姿稟和粹沖靜寡欲[illegible]
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慍之色聞
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
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
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
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
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
名山勝槩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
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
知公之所志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

靜嘉堂文庫所藏

忠獻公問行已之大方張公為手書所為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廋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嘆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為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為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又見前輩多識治亂言生于頴獨根尋公說及聞公存

靜嘉堂文庫所藏

哭之慟憲瘕疾不食以
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為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憲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為憲道公之為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位之幕府無過事矣時憲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事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

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既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子順所狀令門楣埜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謂不獲辭既趣以就事矣惟是從遊之晚於公之行治有不盡知大懼闕漏遂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財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秘書省編修官朱熹狀

公諱良嶠字彦脩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爲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七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喻富室發廩以糶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遷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溫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能泯泯焉以懼愛之彼亦何所恃耶惟

靜嘉堂文庫所藏

租不下文符第渠補通戶姓名通濶爲之期日民
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
公曰吾何術哉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
至者姸醜自引耳罹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
涕而返免喪授瀾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
脩身應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
承議郎用薦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
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
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
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
以處之者公上疏曰繼孕之民皆吾赤子夫增
墓雖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
然君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
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
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
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
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備軍
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
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
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從異衆言守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至獻防江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却地奪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脩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侠山陵隔絕讐恥無備北方忠臣義士衆歸我皆反爲虜用而

致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爲巢穴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柱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爲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柱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俾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令廟堂賢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

靜嘉堂文庫所藏

寶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
任其責上嬰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
爲御營使悉擁禁旅二十餘年權埶極盛中外憂疑賴
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
授以兵柄陰疑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
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
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
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
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
在我有未可以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
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
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
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
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
然開納既而李捴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
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
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
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脩上不得已復遣
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與侍御史周公措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
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衆謀
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晝要我罷四郡屯兵
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
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
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
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
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
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
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
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
陵寢梓宮歸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
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
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
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
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它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
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
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
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
素以謟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

靜嘉堂文庫所藏

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退敖邪誤國宜早
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
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整言敢貢
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
孰有出其右者朕當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
不諒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
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
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椎鈍朴實之人
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
國計且鑒毓一字非明主所以相之法也退

以上語諭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
以王之望為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敖文閣
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
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
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穡姦邪面斥
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
大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
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
四郡戍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
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為宗社計也虜於是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大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請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惠愛撫其民如為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録問輒不承請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録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稱冤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畢達欲行部輒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餽一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爲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永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壞州除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敢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脩国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

靜嘉堂文庫所藏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創擾局以
私親故守徐藏遣吏持錢買燈都下聞之恐
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
脩政曰宥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衆可以
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實之列位自然
壯觀朝廷而治衆可見則治効因可卜
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成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
雪公求對極陳祇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時東
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
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為恢復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漸而小人乘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
左右陳聚斂擊刺之術皆往妄申刺上未之察
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
之上始開寤逐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
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
以已為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
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
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
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
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

縣侵牟商賈以自為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
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
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
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
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喻公若曰鄴俞
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為高耶公復求
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為公
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
屬皆罷矣公嘗為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閔
陝荆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
徐三者之勢相為犄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
大臣開府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
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
計也上曰武臣為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
但必得真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
以濟国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
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為一卒優其廩犒
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
倍而諸將未聞有能為陛下扶尤取領以生其
衆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背嵬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
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脩玉牒成書轉朝
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舍節
將成閔冒請眞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
置閔不問閽門王朴招納妄人謝顯矯稱密旨
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朴公皆處
駁議乞正典刑章上詔異日除礼部侍郎公力辭
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以去七年詔起公知發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
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
遣公遂入見上慰藉其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亟
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
日召對東華門閒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
夫苟且掩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
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
而喜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
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効也
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
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
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真舜之心也臣敢無辭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
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
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
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
下欲任賢能而張拭一言遂從外補正直之氣
變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
小人而正志方逐張其繼之張其適罷韓玉又
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
內外諸軍朘削士卒專事交結不脩軍政欲郵
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勿狼狽失
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更必
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
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
效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忘為
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而速為治之効欽崇奉
若以承天意哀矜恻怛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
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
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
又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恒赫將與唐
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

靜嘉堂文庫所藏

嘉歎冊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
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
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疾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
果病除數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
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
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舁醫却
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
詔轉一官致仕計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僞
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温不露圭角人有片善稱
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
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
用輒盡不為毫髮計留自罷內帥不復入私室
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動事愛
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
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興中協贊
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
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
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
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
為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後討之此豚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爲哉公歎遜誠慤非欲以大言奪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歸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驁矣曷若退而疏之爲得體乎族父其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奏議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者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勿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棨進士吳洎孫男七人女二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疊石山之原以棨屬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棨不得辭謹第録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左迪功郎朱棨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爲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諭氏遊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衡山師事五峯胡明先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
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
言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子
伯逢門人張敬夫遊所聞其所聞於先生者而
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攬前世儒先之論下
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
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
爲宗也其爲人忠信明決通徹曉事教撫諸弟
由有恩意與人交表裏竭心所不安告語切
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以賴其益而樂就之
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人兼
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
趨又見之敬夫而卑受學焉定以是爲脩士鄉
鄰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
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
時郡人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
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辟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
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
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
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吾所

靜嘉堂文庫所藏

師之所不得爲豈可以否德忝之哉辭不
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
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濯
濯求清之語牓之曰濯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間
講道讀書間出詩篇以咏歌其所志蓋翛然有
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
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傳
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
請於其父使弟寇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
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梅橋之原於是君之
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涕而言
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
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于墓
顧吾子之文之也熹於晦叔前朋友之誼不可
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采擇然
故夫與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遊久於熹所以
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謹狀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考異

敷文閣直……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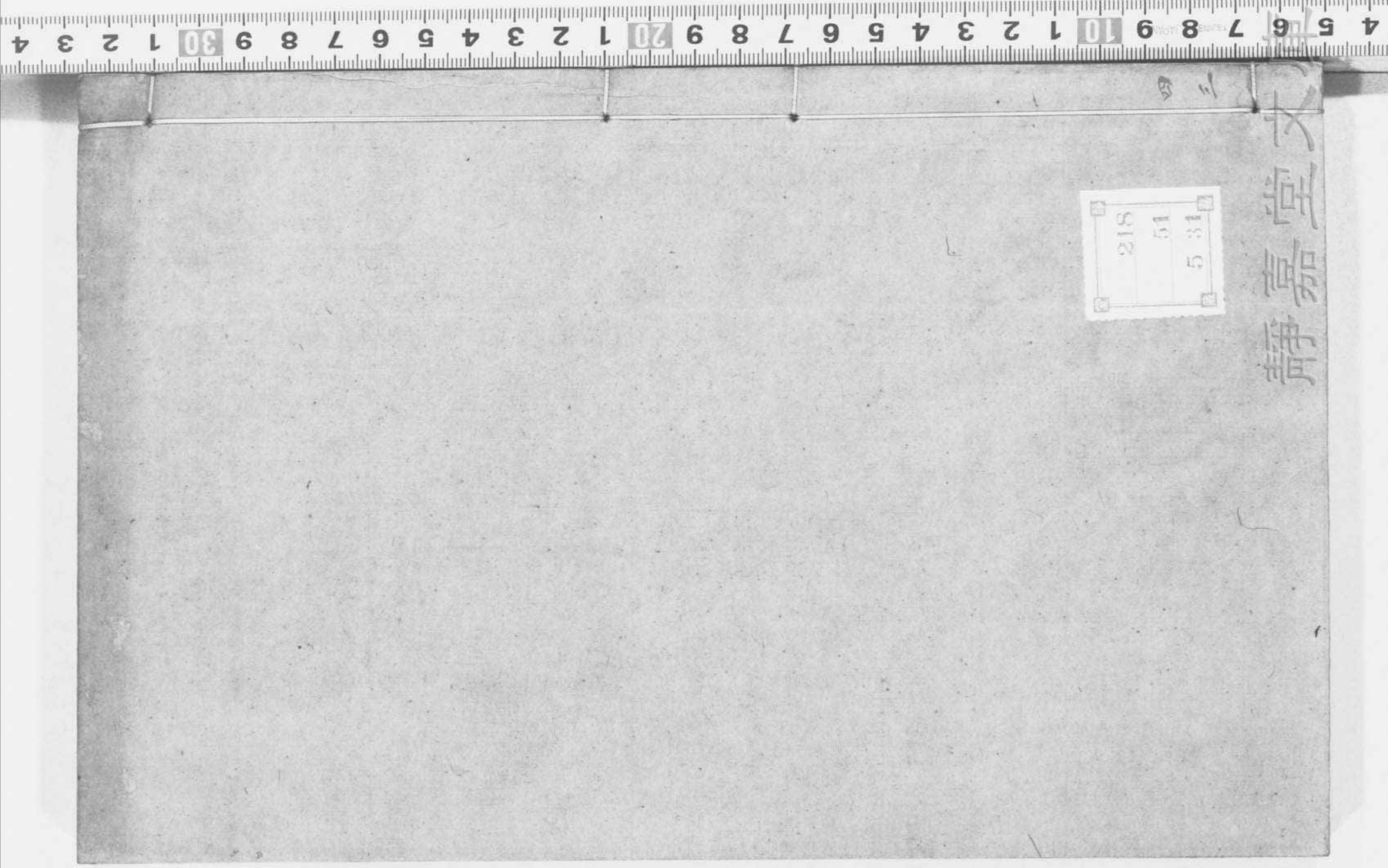
十少公……

本仍有字相二三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国会図書館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

靜嘉堂文庫所藏

鈕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
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
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
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
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
瀞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
忠義死國事甚事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
數過輒成誦有卓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

慶元若成人事大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
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
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
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
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
以女既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然薪自照讀
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
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
錄其孤公得補之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為

靜嘉堂文庫所藏

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慤
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
悉以訟牒委焉閒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
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
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
它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禽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獻而安撫司以
便宜指揮撤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
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
預今遞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
諸縣分鞫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
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
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刘公才邵始以公
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
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
不決閒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
自傳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猺跳踉未
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
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
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

靜嘉堂文庫所藏

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
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
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挽重貲來奉公公亦竟
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
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
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
竟捕寘于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
徙湖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危酒獻者問其姓
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
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
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
公郤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
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
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
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
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推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
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
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
酒家耳乃私以書滌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賚
胡建曾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賚

靜嘉堂文庫所藏

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繇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户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昔爲金户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却之蓋知與化軍事與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摘伏猾吏束手日未午堂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已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

靜嘉堂文庫所藏

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
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奏丞相以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為有顧望持兩
端意以故見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
軍壘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
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
及丞相因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奏
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
公以嘗同官舜丞相
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

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
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
竟然猶慮不免為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
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怨
可也尉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為請得毋更置獄
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
金而已方事作時户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
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
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已乃以體究事劾公朝
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

靜嘉堂文庫所藏

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遮
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
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
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
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
卻洒肉屏滕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
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
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
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
特一念親闕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

會以與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求力言於故丞
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
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
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
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
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
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
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
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
廉恪學能文與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辜遂耕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
無一字不實也陛辯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
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
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
皐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
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
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
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
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
輿以來閩郡之民垂髮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
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
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
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
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
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慙長者之風金
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誚聞者感歎陳服且傳誦
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
太夫人有疾供佛然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
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
豈可以此汚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舁走闕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
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
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
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翔羽數十容與水
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
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
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
逓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
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
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歎再除知漳州
奏事獨上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左
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
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父諳州郡利病於省
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
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
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
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
陛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蠹
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素甚
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
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討爲空而州縣
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
奉命北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
訛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綫
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
之鄉若非籍户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
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商販而貧弱顧獨
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并宜爲法
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
千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
一豪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
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
爽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
得旨户部給度牒轉運司移它郡錢俾之和糴
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
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
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
以祠禄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
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閩守公以郡屢易

靜嘉堂文庫所藏

將努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船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辦且後無能易者今户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閒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條畫請出兵以捕公持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它縣獲外一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鞫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罪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折情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罪公曰是則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皇將論決徧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歲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啓治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
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
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
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
後守偶閱公幣之籍見其年齋閤迎新供帳猶
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
每以語人蓋公平生治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
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部
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
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
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攉
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
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摠管曾覿
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
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志時其士而
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覿詫數從官曰
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
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閤門官子弟有使本道
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使室則
覿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

靜嘉堂文庫所藏

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
赧色覬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
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
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
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
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告閑不允得
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倚不
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甄為剖決
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劾違絕治
姦豪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為民所訟公素
不輕察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
其邑令吏之素謹惡馳書求援其人即論公前
使閩時推行鹽策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
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
父老捧藁鑪以迎者數里而浙東人亦至
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為世俗所容乃復
求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
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
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

靜嘉堂文庫所藏

泉守爲罪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
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
無它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
未嘗以一事徑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
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
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
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
喝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
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
疾至是益浸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
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
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內與訣既
而劇談謔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
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
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
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
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
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
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
李謨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

靜嘉堂文庫所藏

適進士黃知白孫男玉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
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
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
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間為子弟論說多得詩人
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機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
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
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適居
讀殤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
為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
成誦也識慮高遠幾整言絶人少時聞朝廷奪劉

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頃
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鄭
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
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
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
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
夫今日之罷為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
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
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為不亡矣虜寇淮
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虜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覿自福州召還公務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覿入必留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真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曰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嚴波瀾浩瀁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王公瀆中書舍人張公嶧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威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西豐里之雲臺山以先人之舊塋公知

靜嘉堂文庫所藏

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來父喜竊
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
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
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
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
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咨得凶遂以中蹙
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
於朝白公無罪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
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它
端乃復重以前事橫肆加誣公沒其身無
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此
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
故既歷叙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
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
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
末有諱古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成婺原因家
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
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

靜嘉堂文庫所藏

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
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
會景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
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汝洛雨都之中一時
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其間聞見日廣文章
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意靖康之
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匍光堯太上皇帝已承
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具大夫
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
日奮身自獻關下宰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
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副
使且命之曰朕方講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
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即日與使
者王公倫張燾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
申正月也行遇虜相黏罕于白水濼邀說甚切
黏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
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
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
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
深等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故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畨中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無遺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訹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因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靜嘉堂文庫所藏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
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
一日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
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
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
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緣睫不能
仰視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
悲也虜知公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
朱報憂憤得曰疾其壹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
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中名亞貴
人亦多遺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
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
亦甚衆得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
聞公守節不屈因其再使使賫金銀綾綃爲賜
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陰使從者李發
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
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被
歸又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栽林豐草被雨露於
當年絶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口中之右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喻以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至詔公子抹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抹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鞫軒集今于於世人境專司迎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璟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怒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黃中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閻進朱勣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直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向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氏倫之次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林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

靜嘉堂文庫所藏

補承信郎孫勲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為者其氣質雄渾援據精博明白踈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為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尚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為三從兄弟先子初登弟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猶在北方未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巳弃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二十有四年乃後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為謀葬故而遽以罪逐今密院檢詳尤公袤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為得吉卜於[redacted]縣積善峰之下書來曰將以其月其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徃圖誤國招禍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
遺臣責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靦然相視乃無
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
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
質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
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
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
青所盡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偷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

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
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
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
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秉前後褒嘉賜賚甚寵
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
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詒其家得
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
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
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
義之勸謹狀

靜嘉堂文庫所藏

○○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愈矣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抃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攜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

靜嘉堂文庫所藏

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

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
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
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
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
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
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
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

侯川先生後學朱熹謹記

先生名順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先生於
宋申侯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錄語
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正
道爲心生靈爲念熟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
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
之先生方主教道之瑞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親文呂
希哲原明與先生郷舊音以師禮事焉既而四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illegible]舉進士嘉祐四
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illegible]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
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撰太中公家[illegible]公判太學[illegible]傳
士即先生之居數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
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
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
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
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
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
士曲儒徒有編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
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
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
為稱
尚書左僕射司馬公光右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共上其
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
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
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
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
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
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言之妙行
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
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導天聰一正君心為天
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
之先覺聖代之真儒[illegible]得經筵足以發湯
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
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illegible]頤之賢摶放未
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illegible]所不及知者觀其
所學真得聖人之[illegible]術非一日之積有
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聞其至
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illegible]頤以言予道則

靜嘉堂文庫所藏

貫微三才而參一毫之高闡以言乎德則並包
衆美而融一善之微曉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
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
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
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
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錄貫先生再辭尋名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
程頤學極聖人之
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
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遂召以來待詔
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
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
學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
所以處之之古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
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
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

[illegible]臣伏聞聖恩
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
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
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
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
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
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
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
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
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
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
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
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傒靡
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
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
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
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
（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見實録）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
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
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
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録）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
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
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
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
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餘
（見文集舊貫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生[illegible]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illegible]）
（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䟽太皇太后言今
靜嘉堂文庫所藏

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
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
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
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
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
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
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
然後數御經筵宰臣史官入侍除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
察主上進業其於治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
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官
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
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
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讀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又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

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
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凉
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
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
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
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
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
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
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
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覬其而其為說
崇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時嘗謂
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
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
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
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
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
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覬
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覬文不知者或謂
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
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覬語錄然入

靜嘉堂文庫所藏

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

折謙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潛氏嫌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忠臣下言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賜名皆勿復避見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白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集文嘗聞後苑以金製水禽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

靜嘉堂文庫所藏

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襃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姐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illegible]

[illegible]程某之數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濁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

静嘉堂文庫所藏

某官蔣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
昧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
議書言集亦有異論劉
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
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
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
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
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
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
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
錄又文
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
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
且云文仲本以佞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
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
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
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
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
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
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
訣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
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
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
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
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
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
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

靜嘉堂文庫所藏

職實非敢望顯也臣父祖為順一言懐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顯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顯勸謂必有誣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
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
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
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
子監王公繫年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初順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illegible]攻[illegible]進稟便云但恐不[illegible]再[illegible]
議論者進退之道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以叅
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
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
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
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
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
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
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
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

靜嘉堂文庫所藏

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
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
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
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
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
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
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
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
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今復著書非毀朝政
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
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
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
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
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
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
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
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
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玉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
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
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
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
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
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
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
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
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
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
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
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踈通
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
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絜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
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
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
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
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
曰買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
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
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
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
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
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
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
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
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
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
少時見外大父猶能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
不復記憶矣二翁諱[illegible]書外大父其第二
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
為議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
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
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
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日有常課比終制而歸
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
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
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
為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為涕泣曉譬不能奪

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
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
發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
舊有盡室病卧者人莫敢問其門公每清旦輒
携藥造之偏飲食之而後反日以爲常其它
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
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録其學
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
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
猶嘗聞於侍立爲後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
公爲知人方滕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媚事權
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
寔下濕張軻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
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
然以身任之其人感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
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嵇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
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
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
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爲悔也比其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
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幸娶
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
佛子者也次即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
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
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
舅既先卒叔舅後公十餘年亦即世今唯伯舅
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田居劒之尤
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嘉惟外大父
之尊德高行先人後[illegible]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
而康國每家於稽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豈
在於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illegible]近世眉山
蘇公亦記程公遺事[illegible]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厲其
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
羈蚤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
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
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
或傳其墨本姓字尚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
時德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

靜嘉堂文庫所藏

慨凄切絶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黄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叙此事將書以遺濟之弟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畢之簡仰今昔爲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爲

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生子和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即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户掾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説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

靜嘉堂文庫所藏

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一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展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莫乃罷曰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

恩勤邵者

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予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展入窩首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莫乃罷曰以爲常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爲主曰此是而已是雖於期學者蓋有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讎恥徇時俗者皆弃不録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窒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閒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淳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
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
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
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直錢叫
呼徇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
韓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教官
迨今十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
必大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既去政
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
[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門户讀書甚
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
成都劉煒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户一再世凋落
者何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
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
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之故家能如是者少
矣及卒卅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業
張栻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
子和也新安朱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

靜嘉堂文庫所藏

發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
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識予和而
識其弟且得贛諸生所以教於學者有條矣按
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條矣按
得其年究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爲之掩
卷太息因刻其大者著于篇

公移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
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
子所以捜拠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
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
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
件下項

一本軍士庶民稍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欲多方措置寬鄭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
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
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
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
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
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
置可以寬鄭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
拘早晚赴軍投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
度多方措置務從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
以副朝廷子愛養元元之意

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延少詩說猶少循四
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高司徒
從事中郎司馬延義宜春縣令熊仁贍皆
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
以累世義居婺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
宗皇帝賜以宮旌表門閭繪
除徭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
及又況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有今
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頹
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識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
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
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䘏庶幾風俗之美
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
意。
一本軍背負匡廬前據彭蠡地勢雄秀甲於
東南禹跡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
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
徽黎著在州則紙則也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
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
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
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
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
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
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
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
學者遣來入學陪厨待補聽講供課本軍
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
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有以
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
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禀仰副聖朝
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
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
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
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指置施

又牒 南康榜文但欲寬卿民力爲敦睦同風俗合行詢訪劄諭爲合行詢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與建義旗康復
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
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
縣界及有廟宇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
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
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
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

靜嘉堂文庫所藏

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
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
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
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三十
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司
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
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令熊仁
詹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
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
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
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
嫠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
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其家目今
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
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

靜嘉堂文庫所藏

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
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潮高蹈物表
其子秘丞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
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
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黃門蘇文
定公嘗以永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
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
有劉居士菴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
堂基尚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曾居本軍
未委曰前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
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
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
廣行詢究取見詣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

靜嘉堂文庫所藏

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通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說切待併行審實指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寶咨渤隱居舊有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爲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正實爲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即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接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

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

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二句之事則身安方民有以奉養其父母安愉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能行此下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鄉里是父母生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使民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
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
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爲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
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已
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据田園以爲己物
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
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

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
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
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
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
有顯効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琉兄弟都昌縣
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
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
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
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琉陳由仁與其兄
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

靜嘉堂文庫所藏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
棄遣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
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
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喻者
一 準律 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
張掛曉示人戶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
孫擅行遣法分割田産祈居別籍異財之人仰
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關約赴
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
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令来
約束却致遣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罪
一 淳熙六年八月日榜
一 勸農文
當職久廁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
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
耘耨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
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荒歉皆緣長吏
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仰寬
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
戶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
月以後更多著遍數節次犁耙然後布種
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易長盛水
難乾
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
糞壤拌和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
秋冬無事之時預先剗取土面草根暵曝
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內然後撒
種

一秧苗欲長便須及時趁早拔插莫令過
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
辨認逐一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
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芟削取令淨
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
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
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
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飢餓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
怠惰不趍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
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
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
措置即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
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
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
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大蠶有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
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尚恐體訪有所未盡
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
不可失之怠慢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
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
切宜遵守
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
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
以養父母母或惰遊賭博嗃酒妨廢農桑庶幾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
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食足之本在農此自然之
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
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
軍田地磽埴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
及時用力亦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
風習俗大率懶惰耕耨稙蒔既不及時耘耨培
壅之利營生足食之計大抵
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
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
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
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

自觀斯弊 自一作目

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
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
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
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歌云冬

事到官日久自覩斯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
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埆土肉厚處不及三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犂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壅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脩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自覩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耡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

嘗印榜勸諭管内人户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勸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咎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牓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勸諭築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遞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開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榜

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内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愆實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船日近出糶仍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糴準備賑濟況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户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積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爲主一向徙籍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況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是饑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户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建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舡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户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户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即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

靜嘉堂文庫所藏

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即與應副則不惟貧
民下户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户之所
保全亦自不爲不多其糴米數多之人官
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
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
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糴米之人即仰下
户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分勸貧民下户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户今
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
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
貸借生穀舂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
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
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
遣
一早禾已多搶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
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一曉諭逃移民户
檢會趙知軍任内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
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
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

靜嘉堂文庫所藏

升斗日逐細民告糴卽與應副則不惟貧
民下户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户之所
保全亦自不爲不多其糴米數多之人官
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
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塡還不足官司當
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糶米之人卽仰下
户經縣陳許從官司究實

一仰勸貧民下户既是平日仰給於上户今
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
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
貸借生穀帶米如敢行霸索鼓衆作鬧至
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
行决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
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
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户

檢會趙知軍任内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歉
稍不登熟往往捨墳墓離鄉井轉移之他者
非其本心逃移未出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

靜嘉堂文庫所藏

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無户帖或挑
請因而冒耕者或計畝鄉司作逃移多年而
免科例者或有户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
限滿而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人不可誰
何者所有都分之内遽相容蔽遂致租稅皆
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邀阻又上户強
占百般沮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棄之
而去深可矜憫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
切慮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户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
行均減今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科敷輕
重及水程近遠等行裁減自淳熙七年爲始
數内建昌縣每料元科錢貳佰陸拾文省今
裁減錢肆拾文省實納錢貳佰貳拾文省除
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户知委外竊恐鄉村人
户未能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户知委指户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下令納木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人吏輒敢過數催科即仰人戶徑赴本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勒各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納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疋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令開納名若干納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錢若干納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當限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牌由曉諭

檢會通知軍住內其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米船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納秋苗每正

靜嘉堂文庫所藏

米一石收雇船水脚起綱頭子并專斛市例
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
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户一文竊慮合
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覔錢
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
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
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鬧處張掛曉示人户知
委自今後應輸納户下米斛每正米壹碩除前
項正耗雇船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續
錢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覔民户一文
如有合干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
錢米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户經官陳告將犯人
根究依條斷勘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
委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户秋苗每一石正米連
省耗加耗共計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
户從便赴軍倉交納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
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曉示人户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逓年所納人户秋苗並係起發上供之數緣是上户攬子等人把持縣道兠收在已與公吏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窘束全無措置即將下等秈米以應副預借爲名勒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縣却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欠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年指揮秋苗米綱雖經鄉官不須行措置定數上供轉[illegible]綱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縻費之類令人户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户情願赴軍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輙將米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爲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申諸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户麴引及抑勒打酒

勘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

靜嘉堂文庫所藏

條聽隨力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
勒今訪聞諸縣并佐官廳每遇人戶　輒
以承買麴引爲名科納人戶錢物以至坊場
違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造
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
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
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錯具狀徑赴使軍陳告
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仰人力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
人戶二稅如已送納攬鈆而本縣重疊追擾
許人戶執鈆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
斷勒罷
○○社倉事目勅命并跋 詔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
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
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
申新屬官追攝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
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
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
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
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
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
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
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
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户（産錢六百文以上及白有營運衣食不關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發押保明。（其社首保正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陸續施行。其保內實別有違背者許人告首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淡黑官桶及官斛（每桶受米五斗省半）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户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户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

靜嘉堂文庫所藏

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户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更斟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斟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頁。告報人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或具狀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或

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斟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又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更支貸。日不可差

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畫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斟子一名。社倉寫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

靜嘉堂文庫所藏

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
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還棄足米六
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
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叶共計
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
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
墻并買掌廩修補倉敖約米九石。通計米
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

甲戶名某

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
某年移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
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知招人戶陳首甘伏
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請米狀式甚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遇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户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令保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户如闕隊長許之户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鑰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奸弊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如遇豐年人户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
户願請者聽。
一倉内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
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撿勒
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右六段
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欲望聖慈行
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者州縣
斂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
社倉見行事目謄録一道進呈伏望聖慈
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户部看詳
聞奏
勑命
行在尚書户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
省尚書省送到户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秘閣新提
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
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
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
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
舊貸與人户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
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
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
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厫三間收貯已將元
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并係
是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
依前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
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
歛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
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
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
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
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歉歲之計。伏乞施行。人必須從者。伏

乞取聖慈詳察將此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拔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准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㪷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腳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併盤量畢亦限一日撥）

數
撥 細即正稅不及一斛并本户放稅二分以
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
不得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
以下關食户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
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
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户之種食
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
不堪充種子者細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
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
舉司行下諸州縣放稅不及

掌此 本部勘計一

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
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
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
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
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
揮奏聞事干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户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勑如右牒到奉
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户部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
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灩令史頓圯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户部郎中兼權　押

新　除

郎

踐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已亥臣熹以備使浙東
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指說
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
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
念里社有倉實脩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
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額以國家未
定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
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閭宇之間含生之
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荒
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爲明詔之所稱揚下
爲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

靜嘉堂文庫所藏

書户部所被勑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曆子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糴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説新台州司户王迪功名君昔斷州散湲縣尉承節郎等亦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負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連依所降指揮具由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里閭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産有下項事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户絶等田産并新漲
海塗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
官户公吏等人不曾經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
暗收花利不納官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蔽官司無緣得
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
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
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
敢特旨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

一諸司沒官田産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
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
告人租佃

上下蒙蔽

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何緣覺察今來出
牓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
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産不拘多寡盡給告
人租契如詔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内
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户絶等田產并新漲
海塗溪漲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
官户公吏等人不曾經官請佃擅收侵占
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經官請佃
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曾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
知今出榜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
月經官陳首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行
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如犯人尚
敢[illegible]或因人論訴許諸色人告首當[illegible]
根究從條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
告人租佃
一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
詭名請佃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
庇不曾納租如此積弊向緣覺察今來出
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仰經官陳
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
人租契如詭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内
赴官首說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

靜嘉堂文庫所藏

租賃仍究追日前花利如限滿不首被人
陳告或官司覺察得知當送所司根勘依
條施行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牓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鬬毆煙
火橋道公事大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稅所納錢
數一稅一替令來訪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伸
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次家產遂空深
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鬬毆人命強劫竊盜
為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立程限盡
令赴赴申展繳押帶索百出多枷名色立
為定劄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
錢繳引則有繳收錢限錢定限常限所
用之錢復有多寡又有批朱縫印日數之
類一引批之出乞取勳賞明稍有稽遠
則枷鎖笞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
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
人又有無着落稅賦往往追以期限不堪
杖責勒令塡納無所赴愬豈有既充重役
復隷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爲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
道略不加卹應干數買物件必巧作名目
公然出引令保正副買辦如修造廨舍迎
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此之類其
名不一竹木磚瓦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
買爲名未嘗出錢給米階做依輸搬赴隷所罰至科
此爲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
多是過數將帶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
排備酒饌需索錢物動是取辦保正。亦有
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過都分雖
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爲搔
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
日便先期借絹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

投納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較或三五日
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皆有常例
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
毫釐將多爲少未免箠楚。一月之内盡是
趍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及至
催納次第則又別出一簿謂之剗簿增添
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亡死絶有
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者實臨期勒
是勒令塡納以至典賣産業無可塡備。一
秋冬之際催稅保正有行紐數無能辭訴貧民被
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不加䘏。委
是無辜。
右鏤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
前件約束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
徑赴本司陳訴切待追究著實即行按奏公吏
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八月[redacted]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

静嘉堂文庫所藏

今歲災傷條畫賑糶
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
戶別納糴濟之人近已蒙
聖旨補受官資無
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
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當
來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
聖旨令吏部檢坐
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
節次指揮行下浙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
濟糶糴應格之人保明推賞如後來檢踏得
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尚書省
右當司除已恭依
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
外今印榜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
廣出米穀以拊鄉閭有欲依慕之家先赴本司
自陳切待標撥訖北近災傷最重州縣入納即
為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半指
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
約束糴米及劫掠榜
七月七日
照對
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旱禾
多有旱損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晩之田自有得雨匠可灌漑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令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處客販般運米斛到来投糶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户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閉糴不糶此須除已牒諸州府請速行滅下屬縣勸諭有米積蓄上户停塌之家趂此米穀未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副細民食用如敢輒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斷遣如是向去[illegible]來濟糶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爲多全仰主家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䘏賙給存養無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户狼狽失業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抑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已牒諸州府請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平日耕布勤勞爲念常加優恤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鳩聚衆輒以借貸爲名於村疃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間廣張聲勢亂行逼脅以至劫掠居民財
物米穀並當司論准律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十疋加一等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今來切慮愚民不曉條法誤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牒諸州府請遍下諸縣曉諭民户知委名自安業勿致竊或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右今鏤榜曉諭民户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
處曾具奏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
致勘施行今來到任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
至別行措置乘諸州縣人户災傷苗米等第
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尚書省外須至曉
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户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
鄉分全户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
分全户四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
全户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分以上鄉分全
户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全户
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户須有丁之家方
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

静嘉堂文庫所藏

示人户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
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歳適當旱歎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
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
索搔動村落以織圖冊為名不論人户高低每
畝科配頭畝頭牲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
校反將訴荒人户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
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
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差
並許日給錢米各自齎行並不許分毫擾擾保
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
違戾許人户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客次牓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為職自惟昧陋雖不足
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既尸其任不敢不悉心
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
考其事實然後剡奏不敢狥私容情以自陷於
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己愛民
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御色挾持勢援

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紲辱之
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
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
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内忍事讎
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
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奬天下佞諛
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
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道分之誅盡將淹狠
而盡誅徐徂漢鼎之寃已聞圖九錫而來歲
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
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絶而不用況永
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焉
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
厠英賢何以爲訓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静嘉堂文庫所藏

公移

○州縣官曹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
承屬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
司存使相總攝然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觀
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
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受
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
紊衆目立廢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別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
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
須先經職官次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
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
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謂應行出者竊詳立法之意
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庶得商量詳審
與決公事不至留滯民無寃枉而比年以來此
法不舉所謂過廳著不過茶湯相揖而退其於
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亦不
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
手而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爲
治之體而況爲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
明處事有不公則賕賂囑託變亂是非淹延囚
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今請諸縣
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受接詞訴理
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
後施行庶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
吏具檢牒通判廳遍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
一日爲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事理委自逐官
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貼諸縣請各

靜嘉堂文庫所藏

諭洪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牓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訟讎於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杜後患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況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遥遠。或事非干已而出於把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虚妄而肆爲詭名匿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剏出所承判狀委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官置籍先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
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情守奪之間不至差
誤若有茍徇元將詞人重行斷遣務以上奉
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
區區深憂善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
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
如未允當即仰從次第官司翻論今
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生
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惟所訴事理或涉偽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
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
定無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華比年頑
囂倫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懲之心仰副明
使者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
指揮僅觸憲章決無輕恕故牓紹熙元年五月
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饒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吳渭夫狀陳遭差役公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事狀有稱見居母喪而身著襴幞皂紗巾持
即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尚慮遠近未能通
知須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者先王制爲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制亦以純素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遣人等）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尚未泯也又況頃年至尊壽皇聖帝所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用麤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喪而全釋衰裳盡用吉服者其之彰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以矯之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

靜嘉堂文庫所藏

恩使以承流宣化爲職敢不明布以喻士民自
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
全不出入亦須服麤布黲衫麤布黲巾繫麻絰
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
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不然國
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
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
法私創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
任之初爲見事有非便即已坐條出榜禁止
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
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尚有女道住庵又有
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
故違國家條制誑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
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
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
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

静嘉堂文庫所藏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紀綱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識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往往名而亦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中鬱悒於出家之後又悔於還俗於是不貞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惡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為了當終久未免悔吝曾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

静嘉堂文庫所藏

娉。從便氏昏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昏嫁必有聘定貲送之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為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為彼。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

萬曆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勸諭子孝父慈夫和婦順兄友弟恭其弟敬其兄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不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壯耕者遜畔地相爭畔不爭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煖皆以恩往來無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則惜貧昏姻死喪隣保相助無惰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負重者分擔不令老者擔挈則為禮義之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

靜嘉堂文庫所藏

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訐
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
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
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
法究治。保守毋至違犯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名冝

一勸諭事目如後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榜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

劉里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

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訐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
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
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鬬爭不得販賣
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
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
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
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
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盡今乃有
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鬬供
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絶違天悖
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娶妁
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
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
者則不待媒嫌而替相奔誘犯禮違法莫
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當知宗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
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
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
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户既稱仕宦之家則與凡民有異
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
無非親黨豈可恃勢凌弱以富吞貧盛衰
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
限一月安葬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
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
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
一約束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
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菴寺若
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
集男女晝夜宿歇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
掠錢物裝弄偶像
一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
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
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官各
深思無貽後悔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漳州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遽行住罷後來
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椅在無業之家負
官地而納租則其租僥寄於不佃之户姦猾
吏寅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户枉
被追呼監繫箠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
此失陷則又巧爲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
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
手如是者盖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
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
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疲民務使田
税有歸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户困於兼并豪
猾之苦雖知頑猾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
深錮之弊爲斯民久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
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訖竊恐旦夕或
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過有
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措置事件亦須先次
遍行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
諸路州縣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
猶搖眩惑怨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攢造
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

之欠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據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只是本州推行未卑遽行庇所以民閭但知其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蔽民猾吏又皆知其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己往往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不曾分十六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都四至之內圖徑幾里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約計

靜嘉堂文庫所藏

田園大槩頃畝數的實細數具狀申縣以
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
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
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
預經界事務

一打量紐算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
畫魚鱗圖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十
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旦夕當行鏤版
散下諸縣照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户各仰知悉如有所
所奏事理得蒙聖恩即賜開允即當別行措置
子細曉諭務要不擾而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
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穩便亦仰及早
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元年
八月日

○○勸農文

奠勘生民之本足食爲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
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爲職每歲二月載酒
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

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
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
此承攝敢墜舜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一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農時節
不可違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
浸種下秧深耕治種趨時早者所得亦早
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自取飢餓
一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戽力
興修取令多蓄水泉隻備將來灌溉如事
干擾即時聞官斜率人功借貸錢本日下
修築不許謊事
一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餧飼
不得輒行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例
科決省杖二十每頭追賞五十貫文鋼身
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告戒毋致
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
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菁黃未交得
以接濟不爲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橫
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
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
月多往外路買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
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
種。待其稍長。即與削去細弱。拳曲枝條。數
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
貝之後。必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
只麻苧。亦可供備衣著。究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細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
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
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
相須方能存立。今仰入戶遞相告戒。佃戶
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
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
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
填還。其間若有貧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
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悵寄之
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力不敢開墾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歙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教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即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爲已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往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供攬貧民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小家見其不利於已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後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

靜嘉堂文庫所藏

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
搔擾科敷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
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爲名科罰人
户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
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
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
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牓文勸諭人户莫非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之意今恐人户未能編[illegible]
別具節略連粘在前請諸父老常爲解諭
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
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即
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户
右今出牓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
率鄉閭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
年二月日牓
龍巖縣勸諭牓
具官
當職恭奉勑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巖

靜嘉堂文庫所藏

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很強者欺弱弱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窮其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鬬敵殊不思量既爲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既不然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爲何異盜賊縱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已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者殺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悶當職既忝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
前容縱搔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
知悉其有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即請鄉曲
長上詳此曲折常切訓誨要使閭縣之人常切
思念既爲王民當守王法自今以後各脩本業
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
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
咆哮告訐抵拒追呼倚憑凶很冒犯刑憲庶幾
一變獷悍之俗復爲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永
聖化如更不改尚習前非州郡欲曲法相容
亦不可得悉當會合巡尉圍掩搜捉依條斷罪
的無輕怒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趁早革心無貽
後悔
漳州委教授莒撿舉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撿舉書院、本爲有志
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
泊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
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
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

靜嘉堂文庫所藏

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敎人之務爲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游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以上事理朝廷敎育人才之意。凡使縣學者先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敎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力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滯引惹詞訴兼又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圓備予決便即先
行經州紊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為始
應諸縣有人户已訴未獲盗賊限一月鬭毆
折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
管結絶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似此民訟
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絶
方許人户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
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絶致人户再有
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户經由書鋪
依式書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約於某年月
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絶以憑行
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
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
經月日未及其人户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
劈書鋪名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
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謂訴己事無代次人聽自陳）聽親書
狀自餘民户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
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當廳執覆（一本云或非理飾詞）
（又當廳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静嘉堂文庫所藏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眞謹書寫狀首人自下不當出名其應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己事寫狀書鋪與民户一等科罪

一民户詞訴不應爲狀首人自下不當出名其應爲狀首人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若干有無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婦及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科決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户寫狀不用印子便令經陳案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户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雕並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户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户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攔轄下狀或投白紙令立約束攔轄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紙止是理訴

靜嘉堂文庫所藏

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窶鰥
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豪煩官府自今
後除貧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鬬毆
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
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
戶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
理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曰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
員或兩員就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
批事因
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
州官下馬牌西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
任發西畔詞訟牌於東自新開雕屈牌一面
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并置曆
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
赴使府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

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令
案吏貼擇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
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已未結絕事因請
判

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
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
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
坐牌定行勘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牒文字並置簿子
劃隔眼拘管遇夜銷逐旬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
開排時刻責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
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徒配役使殺
人行劫殺略姦盜聚衆鬬打或抵拒官司豪
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業姦污婦女鬬打
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上當
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鬬打不
見血差役陂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雙日引
安撫到任以雙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
陸合爲狀首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
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名虛妄無理越訴

靜嘉堂文庫所藏

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令右某明白
年月指涉某人姓
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
安撫修撰特賜台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
月樁等錢從本司印格目書填錢物監轄典
吏將辦限次日各分日限申解赴州交納近
來安撫毀撰侍講到任措置逐月輪委佐官
坐押內長沙善化縣丞主簿縣尉并外
干縣輪縣丞主簿監當官一員監轄與押承
行人各一名拘催赴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
錢須要別委官同與吏明親坐押赴州如有
只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斷訖與吏就州監催
或錢違限不到即追本縣精錢典吏及拘押
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勘斷施行

一頃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
入中限未据人戶賫納竊恐有悞裝綱支用
檢準令節文諸稅租入中限聽追戶頭或以
次家人科較品官之家追幹人令曉示入戶
及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赴
州科較監納施行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劉陽收縣五縣拖欠
紹熙四年秋稅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
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人戶艱於送納已自
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稟候小熟日
却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
前追擾合行曉諭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
人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備合納稅
錢候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即行
送納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
錢並不盡數拘解鎖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
錢隱瞞入已合行約束使司今置板榜務門
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
知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
錢入已許牙客人具狀告首若容人稅物多
供申少亦許同伴人陳首切待追人送獄根
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寨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
留曾經斷罪及私名之人在逐處收寫文字
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府衙門請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照對諸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
捕盜本州已節次督責逐尉依時教閱務要
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名陞加武藝
帳狀申州以憑遂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
下諸縣併各縣巡尉各仰速便先行聲說弓
手土軍姓名年甲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
籌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
日為始先要第一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
教須是向後月別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
諸縣合教
一奉勅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
喚弓手土軍赴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
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手名色解發
委是有悞緩急使喚行下諸縣逐尉各日下
盡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
親射射精絕聽候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
刀鎗小牌諸般武藝不得私役弓兵妨廢教
閱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編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
錢朝廷累降指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乔
鋪戶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砂錢行使致得客
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
陵衡山并下攝攝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
錢五十貫文印給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
縣下張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瀏陽湘潭
醴陵衡山縣及下攝攝州等處張掛曉諭如
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告捉赴官劵犯
人送獄從條勘斷追給上件賞錢施行

一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
解却令兩辭和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
遂符行下諸廂兵官自今後應有公事即時
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藩宿及妄作分和
申州知違者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
百姓及軍人賭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營
寨廂官及逓牒在城諸官廳常切覺察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
非不嚴切今來尚有不畏公法之人依前開
櫃坊停立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

巡容縱兵官亦不許東深扁不便出榜都市
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告捉押赴
使府出頭切待將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
各追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若諸商諸廳諸
營寨合干人依前容縱定一例追斷施行
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
間多有引用繁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
式曉諭外今再立委官審覆申到公事式樣
請只就元狀內小貼子節略事意看詳所
斷指定當否合今欲何施行大抵直說事理
不須繁文其狀內緊切事理妄某官所斷已得允當或得云未
說
小貼子式節略狀內緊切事理妄某官妄
其今竊詳妄某官所斷已得允當或得云未當
已開具出榜客位訖

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
良毀打百姓生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
如有前項違犯之人斷罪監納先下拳錢五
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入官內軍兵
押下所屬次第問當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符發廳請判押檢職
官連銜書押行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
式仍先行下諸縣照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
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
三日案官鑿定日限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
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不展
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到
者都廳指定帖其廻刷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曆緊限不展次
緊限許一展若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
日展並發廳批鑿不再呈押內長限每三展
一押斷長限如緊
一當限文字並午前收接午後即是違限不
得收接如違申憲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干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
捕判回申當催申狀劄回詞檢驗屍首當差
官及官員陳乞批書之類並即時押訖送所
屬案分行遣請判行下如無施行事類聚判

靜嘉堂文庫所藏

照有祖及施行者未到即發廳擬呈

一發廳告報諸廳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

中指面大即擬貼述大縣訖於狀內抹並緊

要情節便見由折不然又須書寫一過枉費

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司先次呈押餘案抽牌押文

字訖退不得再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

抹牌入筒取還抽押訥內戶刑案事繫炒早呈押

一都發廳申四面奉台判後三項修入見行約

束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蒙約束遇九日

銷對竊慮積壓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

銷貴絕乞候九日呈點

一照對人戶投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

盜等今來受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

十紙訪聞皆是在書鋪邀求致令投陳案煩官

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前邀阻人戶致使

府閤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爲寫狀之人

乞賜嘆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準台判索案除程一節追人除程兩日五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上在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
尉追人一日若有不展今欲乞再展一限兩日
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許
再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
辦日今正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
施行使司契勘人戶互訴婚田爭地多是有
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不肯
交鐵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
延該入務限使下戶彼皆無能結絕檢準律
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交契交相侵奪者不
在此例況今本州多是禺田只有早稻收成
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
少施工未穫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
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
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
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
內一項應官司旁廊白地賃錢並放至紹熙
四年終已出榜都市曉示去訖今訪聞得街

市有賃屋居民却有妄稱合從赦書到日之
後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無
放至紹熙五年正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
主自願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願饒潤即
其賃屋人自合遵從大赦指揮印還不得妄
有抵賴敢生事使司已於七月二十六日
一照對本州所管上下丁糎奠及祭祀社稷三廟
教授
滯
一契勘本州學之外復置獄麓書院云云並同前委
官祭服緣製造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
行製造初獻六旒冕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
冕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禮
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
進奏官楊忠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暹就臨
安府製造回州行用
一伏覩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
四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
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祀廟處並禁

靜嘉堂文庫所藏

譙採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謹
按晋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諱
承當王廙作亂之際興兵唱義爲國討賊功
雖不就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
長沙圖誌故通判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
諱彥卿 通判州事贈直龍圖閣趙公諱民彥
將官贈武節大夫劉公諱玠兵官贈右監門
衛將軍趙公諱聿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
犯或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殉國 捐軀忠
節顯著本州從來只於南岳行宮教場立祭。
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魂表勸節義。今準前
項赦書令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奉安。永
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
階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
亦各合行塑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
度塑造
一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四
瀆名山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
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
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州司

靜嘉堂文庫所藏

契勘東晉王厚之劉湘州刺史譙閔王承起
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
州通判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聿
之皆以忠節沒於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
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度創立祠堂塑
造神像。除曾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孟趙
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
夫趙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
服合作是何法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
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給降制度以憑製
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
之地崇奉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
勢近來官司失於守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
斫伐林木摧殘上石破碎無以保國威靈停
滀雲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契
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即與民間無相干涉
理宜措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
相度勒本縣巡尉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
除深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依舊開畧一種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即不得似前更行斫伐
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即令寺觀各隨界分多
取小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
數年之後山勢崇深永爲福地并帖巡尉仰
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同李修職前去體究
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張掛約
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
處斫伐林木穿鑿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
許諸色人於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目今久闕雨澤竊慮陂澤湖塘池樂樂
正副長專意放養魚鱉之類不肯泄水注蔭
致田禾乾槁深屬未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
人如合承水之田關水即仰日下量分數放
水灌溉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人戶指實
陳論追犯人重斷施行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判狀即云或判某人狀許事備錄全文委
某看定或云看詳之類並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某年月日具位某人狀

靜嘉堂文庫所藏

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
遇多項須依此開以年月先後為次序
一檢準勅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勅如何定斷謹
具申某處伏乞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
狀

一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嘉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
姓名尋行契勘日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
使用今來自合抵應官司差使私家即無執占
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
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輯於何
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
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
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刓缺寖多讀者病焉
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

靜嘉堂文庫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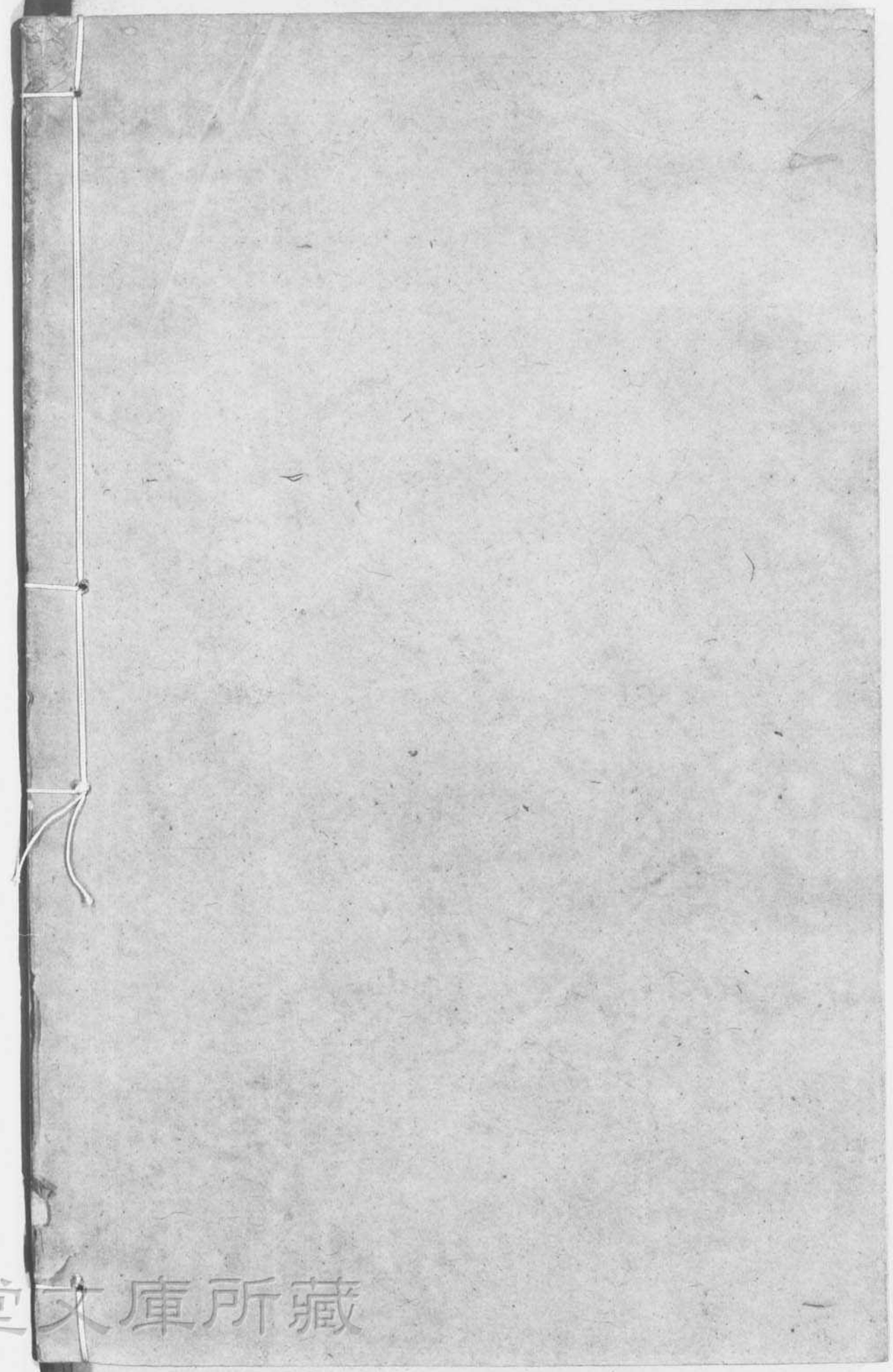
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畧微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愚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他無大關繫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質夫俞憲蘭溪章公德懋懇閔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弘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俞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既然以爲已任久未暇及壬寅秋乃謀於先生九士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弘所校本精加讎訂訛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户也諸公拳拳

靜嘉堂文庫所藏

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
乎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
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
之惠也
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
田黃仲昭謹識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218
51
5 31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攜篋躡屩於
先生之門聞道又晚不克築室
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塴屋
讀四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
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駸駸沒
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
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
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
秩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
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
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
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
年非嘗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
異事古與世枘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
讀其書之曉安知後之造道者
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
毛觀者尚勉之淳祐五年正月
日後學王遂序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第四卷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尚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董侍郎茂獻
答尤尚書袤
答鄭察院邦端
答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蘗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粟
與饒廷光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田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鍼
答丘子服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余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孝述
第八卷
答祈憲知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荅滕誠夫
與葉彦忠
答李伯諫
荅趙景昭
答毛舟壽
答馮奇之楫
與王撫州阮
與長子雯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荅劉韜仲問目

第十卷
荅李繼善問目

第十一卷
荅劉德華

靜嘉堂文庫所藏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
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
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
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
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
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專
南軒云云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
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豈忠

靜嘉堂文庫所藏

皆爲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
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
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
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
自此每一念未嘗不酸鼻也此間今年秸旱可
畏有殫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可收者政惡所
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窮心措置但勢亦有不
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

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卧林間與
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閒亦有改定處自慊
却須用舊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
上說來比前日尤親切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僞學二字朋
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爲胥大段得力但此
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
所不免但此間屋子坐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
也本須分明義利明白開時都如此說及至臨

靜嘉堂文庫所藏

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汝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耳

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耳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

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僞黨也季通家為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為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罢已定多少快活可為致意未及奉慶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踈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踏蹈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持且爾無大疎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着此甚可懼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米賑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講所聞必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為借錄得一本見寄為幸幸卿鄰帖塩得便且寵却為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晳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歸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稽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得繁只是苟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卽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那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寓者自謂心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察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即是下愚也此卷出來更歷艱棘蓋覺有長進處

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子細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禮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

如鳶魚下添解說之類又集解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繁冗然大綱看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

兩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今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但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盖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華不可苟避議笑却誤
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来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
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
知何故前此都不說著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
困涸轍無力相賙涿負愧歉也然於此患難之
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
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
日方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
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為忠言謝
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即為幸耳萬一未
遂不免一行更不論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
也或更要略說道學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
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
或問改未得了為搥耳今年早晚未皆損州縣
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
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為一家憲也時論未
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左每煩君大夫肝食之憂
如此比讀卻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盡
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
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
功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
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為大病又所分
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為
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
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
屑落乃為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乃一
面附入音跡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
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
兼亦弄了多時入入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坋害
胡鴈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為千載之
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
禮初欲自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
定仍令一面附疏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
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只須數月可也
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之禮
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又郊社諸篇乃為盡善（一番修具曾之矣）幸亦時為促之并得歲前了當為佳柴霤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前日荅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謾錄去可以示甘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湊西沒到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令浮湛為佳趙丞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為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為致區區當暑目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宜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柱了做許模樣也僞學之章首辨張非僞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歸以受知張門為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歸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為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此事中間已似稍緩邦紀近日繳其徒得以
藉口復肆誣騰已行遣入勢必從頭再有行遣
張乃孟遠之弟本依歸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
之故上書外為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
本示劉而劉以示洗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
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
今冬上銑括蒼興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
院已可居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
頗有可說話者所恨直鄉不在此不得與之琢
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辦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
略已盡之但猶有記不起者不柰何耳今必已
到彼多日不知聖意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
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說只是乞歸耳
直鄉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
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
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
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
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
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
國四類已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
便依此抄節寫入只覲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
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
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
為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
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無事人不
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即已
察所謂詭言容如鴻鵠皆為不靈失伯體例伍
奇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聽之復
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
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
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
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
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
亦將去矣諸人皆為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
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
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
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

靜嘉堂文庫所藏

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特以屬此道之傳者今
更有此間陽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
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易
嘗見有頴子而為桓司馬家臣耶子約邦是着
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全
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
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
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義子
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
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
者用之此本已定則
伯豐實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腳氣未動但目
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
及未盲閒讀得一過粗償平生心願也得曾致
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
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
只此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
許多工夫亦不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謾録
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數語後為元善所刪
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足以發其

靜嘉堂文庫所藏

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爲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近日一種議論俞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鄙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不下恐復爲浮議所搖（前此留葛報書皆謂疑此間尚可行獨王不報書）若果如此乃淳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稔即受淳浦之壘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爲此謀耳

何兵歸矣尚來算法已权只此一事其說數端儻知義理之難窮也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未爲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絶交之事渠必不能辨只韜藏避謗逶迤引却恐亦不爲甚難如潘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討已近十年復其人固多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可議而為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
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斬罣如此則其長處亦不
可誣也若與之交感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
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
數為人所誤今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
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
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注之下本
無可稱改作本來卑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
靜嘉堂文庫所藏

約而其凡元瞻看得亦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蹉跎固不可救援每得其書聊為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為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皆漸見次第

靜嘉堂文庫所藏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
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令過嶺亦是前定非閉
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
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攻
為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
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爽啾已向安否亦不
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亦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
問既而皆自有客不復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
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
此話處數條東見録中尤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
也遷居擾擾中亦有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
細討論然大抵來有稽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
已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
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

靜嘉堂文庫所藏

書院方蓋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
闕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
太夫人慈念必能涵置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
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輅孫
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朱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即天
人各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
索也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
此數方與簡說覺得上面蓋無此繼都來淵謙錄略至耳觀西部得詩孟議殊綴參
合所以醫藥之寢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
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
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
曾晳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
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對是處也可歎可歎浙
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奈何奈何
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
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自少曲折甚可疑怪大抵

此若盡出聖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辭其說亦是
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
臨期請祠明年一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
省辭免未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為
期耳
子澄得書聞直卿動靜甚細在長沙與同官不
協求去未知却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
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
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
前輩所論伊川先生語某舊聖賢之說固不一
信理之謂乎
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
處似更有商量要人向見不能書也
道學自負 所爭之曲直 輟 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 彼中新寧
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言之二又言其修
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
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已不再辭伸事甚
可笑今之是之人以大相過者大夫去此直是
使人煩惱也彼上新寧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
然今日若無變通
以今言可然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
近嘗因書
於常人不安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此者盡出聖命或者以為不當力辯其說亦是
但哀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
臨期請祠明日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
省辭免萬一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必得為
期耳
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
協求去未知如何憂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
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
之問曰勿信其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
前書所論尹川元定吾其善聖賢之旨固不一
端然尊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部乎此
處似更有商量要人向見不能書也
子澄乃令副帥章疏言其必道上自負不曉民
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言之二又言其修
造勞民而已聞之趙舍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
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已不耳豬伸事甚
可笑今之是之人以大相過者大夫去此直是
使人煩惱也彼上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指又
似了不得然今言可然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
了不得況於常人不安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

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一官使之為縣是全
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恠可恠楊元禮亦為漕
司不取頓狀迫換長汀渠也來稟議又不許却
欲以倉檄來辦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
論大小直是全然睹是不得子潛冬至書云已
還家歸廬陵只身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
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
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磕亦可畏豈亦大家
行着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
諸朋友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謁萬
恩聖德寬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為
慮若便得罷遂還家乃為厚幸

所喻舉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
次第不成頭緒但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
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幣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
本與之可皆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筆墨
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尋河
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
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為難下
今亦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鞲煅煉一番一等浮
躁爽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
其情矣
日暮途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得者多
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歲否萬一
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幸
也諸朋友間有一二个半个然不甚濟事得孫昌
齡來頗可丁寧再三說中間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
諸倘因書報及俟略品目之勉此鄭家之望也
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
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
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
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
慘然也季章書語録去切勿示人是令同時輩
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
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
試為宛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
斥其勢愈甚而後生輩之肯留不少衰自非天
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
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
愧懼耳前日鄭春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
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時
不且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為一二人如臧年
乃指沱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
宗卿之語雖之意其[illegible]沱[illegible]進得託[illegible]
累卿則此自無可疑而[illegible]中誠人甚極[illegible]
令剡奏為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
後來鄭次有便而游宰以為渠有專人又便有
同信不若令帶去為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
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尚未到則便
遺論列亦是本分涯他不得矣然此如破髓若
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能顧慮也
詔旨正為戒敕偽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
器數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
會者前日之弊乃為泛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今遽罷之文不究其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
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
來流成釋老耳其弟學稼安鄉中間到此近寄
得疑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
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牓者正
不足恤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
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簀以為不欲
咈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尚
無[illegible]之故不[illegible]
息而求進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
想已見之大率是徐兼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
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甚
可懼也
予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
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為痛哭也但其家
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
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
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

靜嘉堂文庫所藏

懲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即滑腳弱殊甚杖而後
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葢先買得
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
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
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
詳不易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
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
請一之論以為誣則無是曾人想望以此觀其
瀆賞之表惜乎前此無此增理鬱薆於其側者
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晳事甚佳但云道
體虛靜而無累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
十律為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和乃是只以
十二律旋相為宮而生六十調非為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為幸鄭齊卿
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
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
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為
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

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負或者以為
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
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卻得用之相助亦頗
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
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
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
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
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
勸之暇則為佳
收近聞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亦以為喜規繩
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
己為務少變前日淺陋偎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
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
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為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
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
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為念迫通老來未忘仁
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為致意春暖一過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此為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
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
得舉揚一番亦不為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
有故舊來恨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
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redacted]追
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其所[redacted]只
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今附去試看如何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
冊回來為佳
二縣初須嚴緻督之開[illegible]便
得解亦不敢赴省以期修[illegible]可謂力學做
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
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
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矣此
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
老大隱約號為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尚以
不及見止為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
義理只顧利害已為卑鄙況今利害又已曉然
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
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个人填窠子圖得

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已着實用功為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譏口橫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略為佳但勿太略（諸敘嘗作 言）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歟吁可畏也

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訂鄭注之失者言闕疑之有益矣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尔稍勞似當節省并合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卻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遏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摶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今則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
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
有利鈍看文字若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
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
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悵然也袌之兄弟
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
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妥貨亦淳謹但未有
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
能爲耶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
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
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効否
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
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
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
得少閒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
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況此道之廣
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
報時舉子小來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

靜嘉堂文庫所藏

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illegible]令諸友講論頗有緒適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illegible]

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華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

靜嘉堂文庫所藏

狙猖獗殆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懷超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為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為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偽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鄭丈[illegible]不知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洶洶未已樓人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猾剝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

靜嘉堂文庫所藏

渠莫便以所得者爲足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
知後來意思如何也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
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鄭次有人
來甚不易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郎全未有轉
動意思也知彼中講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
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爲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
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
人不是大率如鄉人亦必確而後又固執此則
人大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之
羡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
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耳安卿將來却須發
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
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
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
爲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爲則已絕筆久矣不
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
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
間有合修處尚多已略改定如前書入名器器若却移不得及
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
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積累功
未便了絕也
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
可并以此外無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
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
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
加鐫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前堪此營
否今有一縑煩為貨之置小酒果食物往致奠
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
之久徹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喻
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
已各奉報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
後會但未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憒
憒也

静嘉堂文庫所藏

歳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
間有合脩處尚多已略改定如前書入名器編者却移不得及
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又日
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憤促功
夫未來了絶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
可并以此外無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爲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
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
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
加鐫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
子澄家以憂歸聞之驚歎深素體羸能堪此警
否今有一縑煩爲貸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
禮鄙文一通并煩令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
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到甚處因便喩
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
已各奉報矣
喩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
後會但未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憒
憒也

静嘉堂文庫所藏

見諶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為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元未曾說着緊要處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禀之病固然然亦只是着力乃能去之近日為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

謂中前此來下諫是　坐學主張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淵乃疑為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為作諸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旦夕更囑祝汝玉若得在衢充便也此中已為圖得一小屋基但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

靜嘉堂文庫所藏

觀理以培養之自當看進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即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礙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懶向前道之與廢只此一念間亦可不得八九分不必勞攘耳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又忽有召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中省劄萬一未允即欲再辭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過是許多說話況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省狀葉錄去只是一公勿示他人試爲思之并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

靜嘉堂文庫所藏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爲之
不寧也近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
詞語嚴簡近古其短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
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
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言有請
言亦爲饑鷹餓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
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
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使不須說只恐未
免亦欲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稚兒挈其婦歸雖慰老懷然衰遲至此無復他念
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
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
此無人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罷
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
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
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
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恣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誕誤後生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

此事恐未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通此

(此周永嘉爲甚)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三日已過去矣誠實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一

靜嘉堂文庫所藏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爲賢者慮之恐只申其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絶毋以此等爲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爲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
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
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
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
昨日讀通鑑至晉固論郭解有温良恭儉絶畏
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慶元為
之掩卷太息以為天理人慾之間毫釐一差其
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卧未起得昨
日夕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
[illegible]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子嵩[illegible]

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至通
必是康節所為向以為明道之文恨矣若明道
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
未見它日携來恐更有合入別録者耳師說才
字似作方字為是此類尚多今亦未暇細考耳
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帋奉扣通
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算無以見五聲
損益與此九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
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
人布陳筭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

靜嘉堂文庫所藏

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
時心術之妙計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
心力整頓得恐爲奔走棄井矣韜仲相聚想亦有
益近日章句集注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間多所
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
此只八九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
只六十四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
所看圖子如可傳須録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
欲略知大槩也祭儀深衣納去録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
以暴十計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
非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
才到即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
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
畧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

靜嘉堂文庫所藏

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閒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綴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為勘一過有不同處只以帋簽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為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爲陷溺不能自解免
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
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爲愈
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
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
終亦難說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
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
理快筆札者否俟其復來此倩得一兩人來寫
出一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不能
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
會議耳

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
程文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
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即是倍平之法前輩已
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
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攜去文字示及爲幸
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源言行録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
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
手刊脩也
歐公疑周禮説荷録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説但
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
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
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
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
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
參同契嘗多誤字可讎併寄異示及細明之說
也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頤傳云其先明視
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
恐兎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
耳昨看周禮磬氏跡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
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
能得合新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
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丹經甚煩雖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磬說更無可疑幸少熟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兩弦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猝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所云雜書不知是何書）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為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否恐又

兒皆吐生光暗日閉思此語忽記毛詩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也

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北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為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見報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
言即是九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
旦夕須自去求見但某自曉不得却爲老兄所
累被人上門反倒旦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
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
剪placeholder作樣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
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說也
磬式謹須旦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詳
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
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來歷著必若勾短而
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
曰股者蓋即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
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
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
之下以觸弦而某則裁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
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
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

靜嘉堂文庫所藏

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説初看甚駭其説細看乃知是讀者錯了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律數已是魯史舊[illegible]

何耶

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説俟取得即納去然亦難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北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卻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説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卻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携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即無可觀但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為

靜嘉堂文庫所藏

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舞不得不敢堅決去取
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
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
能布算其精細尚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
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
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
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
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關文讀者皆莫曉也
所喻蓍數少多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雖
不合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
須熟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皆
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
并帶草本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
律管樂書已領更容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
何若果如此即空徑三分之說遂不可用矣以
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下則
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尚未
得報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
莫只在否便中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知用何首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
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
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
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
得數之原近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
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
之機全在可卑而可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
記著之如何也
盥濯之擾誠如所喻今自事無不如此求學道
愛人之君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卞溪入長澗由揚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
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喰
若知赤子元無異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
深有所不能自已若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
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注其餘議
論別爲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但中庸更作集畧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専人分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别奉問
也來歳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
僧丟山家印可當遣前受業耳淵源録未成文字
劉子澄又録得數事來云汪書甚似此文字甚
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扎也大學本
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
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
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
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文似[illegible]
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
下日用工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
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閒須着一兩時辰作
科舉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它兩日
後方聞之耳所喻糴米適有使已爲言之未知
復如何但欺籍此以惠枝安之民則不當奪之
府中亦有米來可就畫它語録已領餘未暇尋
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語錄皆中其病大槩亦只
是此一條次第當時只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
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
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
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
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即是道恐未可也又性
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
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
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於知之未明則所謂是
者恐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

嘗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爲重蓋觀處
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
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
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
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爲已得非若今人懸
揣臆料窺見彷彿便以爲得也愚見如此重蒙
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覆如
其未當更得痛爲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
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
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況溫陵已下手刊

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賫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耳

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悔叔所說此欲先進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不知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其復來今欲煩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歲用月初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先佳不煩候其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己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孫子從心所欲心不盡用）試更求之便見喻為幸東山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人（人字恐當作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此可觀可欲之舊誠如新諭但行法俟命見告子章本文

中字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為之也伯崇之說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直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因過而觀理耳

靜嘉堂文庫所藏

前日之說尋常改定却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誤不可憑耳
大學想不輟看誠意兩段竟尋舊稾不見則補
去如此可令兒輩剪去舊草別寫此入其間闕
道說人須自知知自脩之道止有外之心不是
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入因
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
功夫耳孟說更須爲契勘辭或小未安一字
不遺乃所幸願自覺語意寬緩終不快剩也
答澤之書在觀過說納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
居敬行簡之說則得之矣明若書中亦有好說
一段今不復錄去也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
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救世無必待學至
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不足
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
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
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須
考之經傳今兒輩抄出它日共詳之爲佳得叔
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節或能爲反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秉善處數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爲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耳然不父別書幸爲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其之說則見其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繆兼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方說得行耳

頓至於礼　礼一作此

涂根識

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書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先義崇德之功至不然則向來竊聆

可驗也自今以往謹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矣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姤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

靜嘉堂文庫所藏

爲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起未能勇革世俗之
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又別書幸爲致此意
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強勇迫切氣象
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字一句說得行耳
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句讀
所謂一劒兩段者改過之雷方固當如此然改過
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
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
海過之言非不切至而頓至於礼亦
可驗也自今以往誠使能一劒兩斷亦不
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
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
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參
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自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憲之
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姤
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
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

綱目凡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搉之但脩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注不同盈朒恐是贏不足勾股恐是旁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舊去今告早附來添注此數項便可上納不

家也子澄寄得鄧州本來今往一本并唐鑑如

喻遣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即已改定其說於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軒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鎛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家切常存戒懼之意不
必如此發作却易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
傳不曾修近看論語却儘有合改處候脩畢試
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爲惡
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末專望
杜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
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其求去未獲然
賤迹終不能安要更不報則以罪遣逐矣此間
話訴近日却絕少潮可講書但亡弟既歸後之
又病數日贏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
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東裝亦
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
交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實二人來尤佳
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勉須面扣乃悉耳雅樂
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録寄偶
得新都八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某書喻及需通鑑方此
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
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
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向意勤及今見之味勝蜀公之方
響也但諸說中頗有未甚穩處及新書內論古
錢處前後說有相抵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
律爲與此只合之意且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
寒甚寫字不成也然蒙之名本以爲謙而反近
於不然不知別須何字[illegible]之
說昔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
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着力說教分明方是歸
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
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
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
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翻了
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
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
此疑無了時只當項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
處便釋然矣

靜嘉堂文庫所藏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獃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也羅米事適聞趙簿來問不知爲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及元善作書也但五輩特運不好不可自䏦脚手然又不可不爲鄉里計也

工人欲畫了照式幸鐫定下及黃鍾一約六律各隨大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閤阜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爲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

但磬式股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半細考之若合如此即別爲作六枚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併此付來也其尊亦有等差耶或但長短不同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窓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質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暫了納去更煩一看使可刊刻矣藍家嘴界未得消息築者得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親信入來乃佳不然即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對

至今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礼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齒莽幾何其不爲不如徐稚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狀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戀者曾爲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婿歸有一二十人咋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莫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爲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緜州令奉報別有一二事令婿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能進殊未見效良以爲慮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

貴憲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幸早
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
事項能新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
盡發天地之藏則雖痔畀疏之不能無憾於見
傷因便寓此敬問還期
諸書已領劉子又略修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
恐有此嫌鄙意竊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專定
不知其不誤也
某杜門省躬無足言請祠〻〻未歸若得如此占
幸甚但恐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林
又請對乞與論者廷辨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
須慚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
恐未可必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
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頭項費分疏然亦無
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跡迂緩而意旨該悖却
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
便方得附去其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

靜嘉堂文庫所藏

則此亦無甚利害與其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
也儀象法要昨因了翁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
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略具
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
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
之臆說也俟月末携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
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孚不見疑智夫偕去乃在書府
幸甚因便示及也滇深為 壽昌所知自今觀
之不為不遇循復組語知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習書就緒伏惟驩慶恨未得錄
藩離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令有定論乃
佳切在處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
奉告且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
煩今須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
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
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
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閒欲赴補又未

靜嘉堂文庫所藏

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聽老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舜兔文字甚遝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旦夕遣人即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冨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覆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容劾力照可奈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

中都不說及通書注苔書亦忘檃之若有便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記附去今付此人奉視至郭順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刋行恐力不足即因見夢傳爲言在渠爲之不難亦是適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

彼便赴上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祛此惑亦快事耳它日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爲佳俗樂文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如其目疾亦是如此今乃應接如此何由可已

紹興寫書不得一舉首翊以雙鬟而後已耳傳注事前日已失寃治今當爲料理可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即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啓蒙中欲改數處今簽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即改爲佳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奈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夫不暇安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論初欲詳記其本末字樣計

靜嘉堂文庫所藏

謀後覺字數太多稍稍[redacted]此然已覺
繁冗矣却是台人[redacted]得說[redacted]節費却言
語也其守城録台[redacted]流傳今但如
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redacted]報狀岳麓圖巳
附去矣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
幸甚諸事却未聞焚城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
得數本為惠幸甚幸甚其
得覆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
不必刻刻但當市以行之耳并下則甚也論鑴刪
秩罷去冊毀其書板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甚屬後之
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
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下吳
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
集略附劉醫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
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
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請正
下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壹而誰然今日聞公試
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也近報十五日　車駕已與　中宮同詣重華
終日乃歸軍民相慶忻忻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
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憒未必能及許教未
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
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
資竇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某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
祈禱猶有應濃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
復雨間得數里間一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
來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可福
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拯荒耳揚簽
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
憂更無分毫好況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
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
後來多事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
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
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今
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廡如何得馬道士書云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
就雲谷文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
足矣通音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名件
想已有矣又欲於齊庸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
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冊閏欲添五歲
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三也揲右四也
扐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畧提破而
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更問子木此只
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
及千萬
因山之月已迫而未有定議有　詔集議尋復
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
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爲刋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恐造物
者亦將無以爲造物耳然此事如此然已多時
戰國兵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聞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爲諫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幸免
未免而趙已見諸今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
者且如此況前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
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
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厚書乃聞閤中之疾未已未能北來殊
以悵悒某此無它但爲通監課程所迫無復閒
[illegible]
只三四日當再向後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帋上呈幸爲訂之
并昨所說當論著者據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
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
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盖此本
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二字集解今納去舊本兩
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
庭聞漁錄五臣解[illegible]各自抄出每段空一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未妥爲經文且以細書起止爲之俟畢集却
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内諸說只依次
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匝在此略列得數
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
燭力深恐校讎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
人列書輩於改補今乃知其非所樂大抵非身
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必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
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
終亦難話也金聲玉振之說皆未盡敷日客冗
擾叶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可否俟報其來
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篇改
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
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
日觀之也濟之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
面莫扣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
到即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
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
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乃可驗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
理矣

或入大源告爲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以觀義
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郤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
學亦未得力也觀過之說竟未安當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
空行前開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
十九篇昨來分成七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試
用指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學亦脩成一書
適洋洛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前意處又當
脩改也

欲置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
報當遣人賫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
或有可取處得便令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
之尤便耳

鴻羽爲信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
禮之意也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却第二
版却只刋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
未必皆然也且催令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也來日取得來教却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
切已功夫多不得力甚恨甚覺之晚也大學
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尚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
頗佳當携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
想止是虛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毋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
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益緩駁雜之疾而季
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
友之道臨行勿匆匆志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
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
義理無爲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
無不盡也西銘說在後煩爲細看冣過見喻前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
人慚怍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可驚歎奈何奈何克己賛所疑不知云何因便
見示
自覺浸有寛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
當益深長耳二支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録呈并呈隶善參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
勿令齊中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
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其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
書大段手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
之果如所論想已書以此處改須一一整頓

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
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
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
否如在告帶來參同契并携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即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
只是僞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子樂是後漢樂各本史
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尚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揚庭孚兢更不着矣有攸往風吉而今不可以風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爲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已課程只是語録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試趁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巢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減價糴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糴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拯鄰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當更委曲曉之耳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
一笑也曆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一不得其説久
當自出也宿逋令埜具禀甚愧遅緩幸更少寬
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
前月晦日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
料理但長晩自不當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
煩碎又不能以與人遂漫不省事初到甚覺勞
弊此兩日方少得更番而日取如何也大抵是

不可久住夏秋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
諸生説大學自此二七日即一到見謀作濂溪
祠堂廬山有陶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
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也但恐迂緩伉拙時
論不見容即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勝目所未
覩埜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辦
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爲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
二朋友來遂留此歲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
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
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
相報幸爲一來前晢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
此春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
達此意耶更有一小詩謾録呈山頭如有功役
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爲往小僧稍知向前
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時偶論及
此耳欲稍加潤飾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
愈草草耳

備兵集告討下邀劉明仲本刊成欲寄此令
補所無也僧兒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
衆體或疏通或典重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
耳
陳法鋪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
甚可笑也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
便附下恐又有差互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膚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
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縁卜葬未定心緒紛
亂不暇整頓幸且体悉向後若得功夫即爲改
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大事此是浮文

靜嘉堂文庫所藏

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
趙南紀亦順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瀲灩深碧之地它
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録寄并某書及
中庸或問下冊小節皆往何爲今尚未到一哥
所寄集略便令對讀亘夕納去不及別作荅也
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
三如何留疏僞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葬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
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
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爲此說今詳看乃知誤
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帋來中庸必已了
矣
後山米事若爲鄉里之計實爲利便但爲身謀
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連氣而可爲此耶若
必欲爲之亦須先跡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
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爲庶幾不然則彼此咕咕
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簽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爲陽者亦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定爲陽陰陰陰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學誤字再納去數帋封面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餘是先人點其後乃其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奈何氣象不佳今人不知惜身之所不謂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林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固不得不爲黃鍾之半以爲情聲矣但今變聲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爲賢於今之謬政耳豈以其爲可法哉

某見治冊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覆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跧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未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捨而眷眷於此耶要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文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
重疊前後相妨如檐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檐不
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
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三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別令人黯然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
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
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
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
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爲託周幹附去或迤去
前日亦忘此可見香閣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
丈長者是何丈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杉

靜嘉堂文庫所藏

嶺不審道間爲況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
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
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宅諸
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化之若有禍害亦非此
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
人可告語殊憒憒益懷仰耳至春陵煩爲問學
中濂溪詞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
與不在因風語及迎
別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
爲慰但至今尚未聞到春陵信深以爲念每至
讀書講學無可洽和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
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
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
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
敢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
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
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
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近因諸人論
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
只說得黃鐘十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論琴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全體冝平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
豈不信哉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爲慰儀居覓
廣物價康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焉懷所
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錐
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以待賓旅往往
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爲客館若
自遠嬾不欲居之則亦無害吏託人宛轉白之
使知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文之孫否耶渠
向來坐事乃尊來見屬力不能及之想亦必不
見許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着俟斷手後抄
之今只寫得一截無端尤不濟事也三哥爲況
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
日有新功也此間堰處有疑無所講硃覺憒憒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着讓蹤析疑得數千字欲
寫奉寄而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
暇及當俟後便也或有鄭尚明琴史十餘卷緊
要處都不曾說看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
今人所說乃止如此畢竟事未曾有人理會到

靜嘉堂文庫所藏

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
爲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
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
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齋所草去求正也
項泰訓從等惠書具聞動息是以爲慰居衷當
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
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
張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
說納吳幸爲詢其總子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
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
見其下諸弦乃迤邐向上取聲耳精合已空跟
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
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
量得他但望笔日爲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
孝布寺僧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
遂後它數此心戲語可發一笑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之熟矣今日正
要得力想爲日既久數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
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

報去矣賤迹復往彈之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領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爲整葺後便奉寄也　彈之恐當作禪文

三哥所苦㾭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着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聞守長厚乃遠宅適新俟聞是黄門之後但無人識之矣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思舊事必能善視遠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尋舊本且又得之即寫本寄去鄙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來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直卿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家葬畢却可與綫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

靜嘉堂文庫所藏

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

近至改和見陳廷臣崇簡閒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公議論頗切不易得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蹤跡否

五件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比却失了元本煩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謄校界行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閒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閒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爲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爲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荅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循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

靜嘉堂文庫所藏

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
相越其不啻九牛毛矣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
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一書託直卿寄
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去奉
冕能爲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
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
宕想亦以此不爲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
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老靜退子弟皆賢誠
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此俞歐陽君回書幸達
之楊安諸公恨亦未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舶
似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洎然無求於
世而晚爲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
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謝
之密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
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若吾人所知蓋不
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
之比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
矣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
傳本只欠數外別傳一句耳前書亦嘗泰和弦
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覺主驗明白新

靜嘉堂文庫所藏

金本是日生恐誤作月字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謂非入靜不能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
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
所畫本旦夕得暇當令在子更依候氣說畫出
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
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全編
否耶楊薄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
本領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
傳得幸略見示泰和恐當作奉和恐之省字牛恐誤
前日立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修定又
遺有彥中處便人過門一併附以行度必先立到
也年來精力衰退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
二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它所欲言略具
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恐有
未是處更告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
自餘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
近報今臺諫倚從葉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
欲大施沛宥盡釋疊累因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
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其所講論亦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可未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
閑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
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
說前已寄去後又寄政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
書序亦已附草本去因有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
蘇守已屬計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開暇儘得
讀書作文也 參同契一哥已下手刻成矣轉
看轉曉不得
需風曠蕩未聞施行而留楗四公存沒之恩皆
格不下未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討高懷必有以
處顧舊山朋遊未得遽承晤徒為恨耳諸喻已
悉偶連日腳氣上攻今方少下而右拇緩弱不
能捉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字似
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
亦須見得果決著便得歸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自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
為況亦當不至落寞旬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
康節先生所謂打垂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
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有他此間如封

靜嘉堂文庫所藏

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
聞劉楗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
缺一張 自為佳也事了至 但曲互蓋天 止下接頗費力
倒一張 十張相類篇首却得刪了此張當在前
十張 頗費力此張當在後

身親歷過與口說
正之又欲添兩句
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益儀內前
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并注可正之承遣人
裘草此但着得不甚分明不免自看一兩過為
頗費力只是舊筆一般見識不欲惡着古今
不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
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爭又況二極交互一說
理似不然別希附去可為詳之不知是如此否
尊丈許錄示參同大倫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
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文書中已云與一哥說
更煩留念也歩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
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便憑白并元本寄來更看一
過然後刻本乃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

靜嘉堂文庫所藏

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都下
聞劉楊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
義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
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爲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
想亦不難但注中尊丈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
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疑義內前
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并注可正之承遣人
遠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過爲
煩幸力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須惡著古今
个人耳其心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
若攄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況二極交互一說
理似不然別希附去可爲詳之不知是如此否
尊丈許錄示參同大倫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
已竟幸即檢示前日尊丈書中已云與一哥說
更煩留念也歩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
畢即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便寫白并元本審來更看一
過然後刻本乃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

靜嘉堂文庫所藏

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即不須改也玄溝害氣恐未是說入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綾續可見也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已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壽朋納去并此中寫本一冊表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子細批注寄壽

參同契修定方可寫白刷行

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讀改得一字遂叶韻亦不爲無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鼎器歌中七聚聚一作竅恐合改竅爲正而以聚爲一作不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即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葺丈行後懊惱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葺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爲念然當有以寬譬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輿地志
納還是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
臨川曾景憲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贈者
可免徒步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
二年即差小餘之數第三年即差以後皆等不
合不知是如何尊丈必曾說來幸批喻尊丈得
近書否此久不聞信息必是已過甫中矣啓蒙
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圍一圍當作經下冊第二版前
十卦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占字並當作主可便改
即此二字更子細看過爲佳 改恐當作来

卿具尊丈有琴律呂律圖欲奉借一觀得撿寫
付去人爲幸
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煞可告
有疑無可質始覺尊丈之遠爲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苦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
別後一信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
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爲人所誤正爲
此耳
尊丈要琴絃今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
信掩或龍箱之屬望之其中乃免壓摺損折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患亦俟一報也。向誤說尊丈有素問運氣節略，
欲借一觀。比略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
諶。諶亦茫然，未肯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
易放過，不可及也。
書白字畫不方正，努胷垤肚，甚刺人眼。然已寫
了，無如之何。不知鄉里如何。以此一向不識好
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省榜，雖極草草，
然其字躰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缺
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著儹帖
盡此以後二十餘版。盡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
行只有一字，又須儹動後幾版，直到冊尾也。
考異候更子細看，且令且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
去，未晚也。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
古本廣韻寫得最好，想得是唐時仙女吳彩鸞
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
繳之，以爲恐涂誼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
移南劍。儲宰復官亦是爲謝所駁，乃在擬駁也，向
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今尚何言哉！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爲慮，得書知今日可

到麻沙不勝傷痛想感事興哀何可堪也
前日八哥来訪厚書具悉此事不竢見屬但適
此痞黙不容發口已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
日往助墓下之役因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
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它日言之未晚
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爲慰不知見服何
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
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爲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
滋味自無所妨況在禮經自有權制耶
作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
勢如此不知尊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
人悵念不能平也
律書證辨中論閏經處目十其長之分至一
氂八毫者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
處幸更考之
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
簡約爲佳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
訓尚未得下筆日困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
也
蓉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
之今納去若春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當舉
得否幸因便寄及
洪範傳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
手書一面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畧
報仲撫頗詳此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
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
想未暇看且須為收起卿後商量也漳州陳安
卿在此其學甚進

畧望之說俟要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
周此句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
病蓋天繞地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
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也岐梁恐須兼
存衆說而以晁氏為斷但梁山證據不甚明白
耳禹貢有程尚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錯
暇能早下來為佳
年來病弊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
能與病為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
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

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
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
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即此數語便已參到
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
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
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
處如制度之屬秖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
處更與批明今分明耳
示喻畫說數條皆是但康誥敬事與肆汝小子
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其當謂尚書有不
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
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
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
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
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遂然興師以誅之聖
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
應不靖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
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
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答劉晦伯

示喻文字非有所愛顧恐晦伯方欲讀書則其存不應始於此耳如何如何韜仲向語及欲來春與晉厚同為此來不知果否更早得一報則兩得筆不復別為招客之計不爾却須早有定論也

到此半年百術俱試而不足以出饑殍於溝中不敢罪歲徒自咎耳蠶麥既收舡米輻湊民食幸以寬而疫氣大作死者紛然見此醫救埋瘞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又憲夏末尚須闕米亦一面措置若幸過此
冗則亦且告歸矣精力凋耗又非昔時之比兼
離家日久百事不便此間俯仰費人心力易得
言語不容久居也
浙東學者修潔可喜者多揚敬仲孫季和皆已
厲之諸高誠之兄弟亦時來相慰但心地不虛
製造古升古尺古稱各一枚便中示及爲吉
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彼中亦有朋友
渠論度量權衡之制甚精若相見頃爲求其樣
過從如此間否

仕宦違速要有時命正能盡心職業安以俟之
無幾不失所守張憲到未向在浙東同官甚好
士其所薦揚敬仲孫季和項平公渠皆薦之矣
度量素不曾講究今有書和之然此是千古未
結絕底公案恐終未易以一言定也書煩遣去
并趙憲程正思曹挺之書爲一一致之爲幸程
在沙隨寓居處不遠可并遣也知趙憲已相薦
甚善此等物合得終是得正不須汲汲也
其以按發賦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
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
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
宇未備耳
立之墓文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
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余君
書來詞義甚可觀今有書報之可就取觀也
經界事目荷留念打量法中間劉子禮爲來正
如此以其無音煩費而忽之近日較量此法雖
拙而易曉亦一同雖卽下諸邑矣但今孟冬已
晚而指揮未下恐有陰沮之者某又見病且久
不免上奏爲歸田計矣讀韶仲書爲之慨然此
雖作郡反不若彼得行其志也此間因不經界
失隱省計以大萬數故爲不法擾民之計以補
之若不經界真無下手處也只漳浦一項官米
錢貳萬貳仟餘緡今實催五千餘緡而已凡事
如此令人太息昨聞交代有日適詢劒浦人乃
云來春方歸不知何故尚爾遲遲也韶仲書報
經界復行不知卻作如何措置第恐復爲諸司
所敗耳

靜嘉堂文庫所藏

鹽菱欲行於一州尚不能勝衆說之紛沮況欲通行四郡其間豈無見行之法自不爲害之處而何必爲此紛紛乎若必爲此恐其說亢易沮而難行也應倉自江浙間乍來固不諳此利病然當時若一到汀州親訪民言更廣詢有識以審其是然後回奏亦未爲晚不知何故忽忽如此便欲入城見之以此行蓋難開口說話也來書所喻固皆一方永久之至計然度今之君子決不能用徒自說說就耳道帥在此所爲不無未滿人意愿然自今觀之又豈易得也學中教養人數頗多甚不易統難得人可招致兵可撥自到彼中與之講說就他里陋處錐劄喚省庶幾猶不爲無益也

林帥政事近年已甚艱得聞其雖嚴而簡此自爲得體如鄭溥之却似傷煩碎然亦不易得也其後得祠只用省劄令還舊任更不曾別出敕也

此間竟未得雨田之有水者亦有蝻蟻之災歲事甚可慮且是熱氣可畏日甚一日未知終如何也小兒經荷留念不知作文竟能入律否看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得只合小做規模庶幾淨潔緊巧勞照管渠却
汎濫胡說不勤字數令人看得心煩切望痛與
鐫切金抹令其自改立限再呈勿令懶憊推托
放過乃幸耳謝公之去傳者不一昨日得元善
書乃云以不言罪之此蓋只為不協力攻周揆
耳誠甫之傳妄也輪對文字亦正當但不甚切
然亦不問那下次第亦為所疾蓋首論正心近
似道學也自除一黃掄不知是何人也密訪往
往有之然重華却照知諸葛明結之狀時有聖
語云周有甚黨却是十黨盛耳此語儘鎮壓了

怪事也聞於中外且得如此亦是幸事尤丈本
無向背似與發尤厚今亦不免尚未見章疏不
知坐何事也
某衰病之餘支吾郡事甚覺費力諸邑惟漳浦
最狼狽諸事如鬻鹽子斗折豆皆非法（子斗者發寺之田租）坐視半年未有可下手處近方因有旨條
具輒以一二事為請若蒙施行則科罰之類可
以盡棄經界若行則子斗之弊亦可革去折豆
見與同官商量雖或未能盡去亦可去其太甚
但鬻鹽一事最為非法而未敢遽議蓋郡計所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萬數不少一旦失之便恐狼狽也經界已得
旨相度奏撿謾録呈此亦已一面訪問區處以
俟命下即便施行意欲及此農隙并力打量田
產攢造文字夏料便行新稅未知力能辦否同
官中亦有一二人可付但四縣須得六七人分
頭勾當郡中須得一兩人總統大綱乃可集事
意欲奉煩賢者一來只就郡中檢校或以時循
行諸縣指教督趣元禮亦許來旦夕到矣不知
能為一來否高景知判官丈如許相助此有此
卒送劉壻歸得便就之以行為幸更欲并邀季
通伯崇一處可得六七人也
韜仲近得書否養士訓兵想已有條理此間兩
事都做不得深以愧耳蓋作郡之勢不如作縣
之親也
經界之議此間同官商量正如來喻但漕司便
欲施行其意甚美故或初欲先量城市及山坂
無田去處又深計之亦有未便不免回申乞且
先分保界立土封以俟秋成而後併手行之今
年前期一到此間與一二同
官預定規模九幸不必俟臨時也漕使書又云

開正即欲到此恐未有益不若賢者先來議定
却請漕使親臨以察其當否之爲便也要是秋
中乃來方有益耳
經界爲鄰邦陰沮久已絶望今日忽得一信却
恐且令此州先行此是何等處置廟堂無人乃
使一統之中國有異政甚可笑也然今已向春
田功方起如何更可下手萬一行下亦須回申
且俟農隙也復業之牓不妨早出但此間田荒
已是三十餘年目下却無逃移更俟詢訪也諸
諭皆切當紙扎之貴諸司或不肯認此亦可自
備兒有一項閑錢若不因此用却亦須別作
有利益事不然徒爲後人妄費竊取之資也萬
一求去未遂來年秋冬間當舉此役是時恐瞻
伯已赴官不知更有何人相助畢爲籌之便中
報及趙帥之來留意愈切但所下約束全無檢
察教歎督趣逋負之意因其來問已力言之仍
爲之言若更如此數年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
家無復得米之望矣不知渠能信否大率其政
尚寬未免有要人道好之意此亦通人之一蔽
也仲宣自蓮城遣盛僕來此云提宮文傳錢尚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未得已為作書懇趙守未知能應副否也季通欲来不知已起離未恐其已行更不作書或未行且煩致意也應城書信已領手痛未及作答具要學記堂額當俟後便也

所論經界利害極為明白向見何叔京每持此論趙若海陛辭日亦嘗以為請但說者多以為不可行私固疑之而楊子直近日過此亦以為河州民力大困如人大病虛羸未堪汗下當且厚加調養然後可以節次調治其說亦似有理

所與諸司劄子事理甚明但諸公何嘗以此等事經意想亦只是虛發耳未敢望其思量到子直所憂慮也韜仲相度鈔鹽利害何如兩司之議不恊恐亦終無益也世間萬事類皆如此令人慨歎但吾力所可及者不可不勉庶幾隨事有補救得兩三分也

向承寄及沙隨古鐵尺置之几上忽然失之不知彼中見有此樣否如有之幸為別造一枚較令精審勿令一頭長短乃佳仍不必鑿荀勗名字可惡只云温公周漢尺可也

經界中間更有無限不好意思不得不力辯今

靜嘉堂文庫所藏

決此計一以明田賦之不可不均一以使秉權
者知士大夫之不可以美官好語牢籠然此意
難以語人以來稍者默契故輒及之耳入來往
者傳聞政嚴甚美足以慰所懷正惟不倦以終
之耳林帥入境具知吏治美惡嚴毅有體甚彊
人意想必能相知也
臧仲亦得書說彼中事甚有條理讀之快人也
如李書簡約不惹閑事文自是一種好意思也
饒廷老歸聞諸公拒許已有成說而辛卿適至
以其嘗和其贊右事宜從其可以疆起乃復宿
留須了此一二嵩懇乃延之計必從初議完畢
不允不敢爲遠畏尊指恐伉拙無補於事而妨
夫家居講學接引後來之益歲月愈無多爲可
惜耳
薛漕之來方議所以寬民力者未得要領而遽
有他除雖諸公意不苟然失之此爲可悵耳直
卿罷舉不復可勸殊不可曉書信及諸處書尽
煩達之向令渠奉煩根究田材乃欲以驗丞運
之律者不知曾根究得否幸更留念也
林帥遂至此可駭可惜昨夕趙丞至方得其書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人生浮脆如此而其又與之同庚得病尤覺可
懼可懼章掾事已爲吉之但今年緣與憲車相
欵大得罪於鄉人其實不曾開口說一字渠問
亦不深攖不謂乃得此謗今此事雖不同然此
亦不可廣也林郎賢然近聞其與憲司不協
亦大有行不得處豈其神明將去而不思至此
耶抑爲州者因得以捍制之而使者渠不可以
察縣耶大抵范忠宣所謂恕已則昏者甚不可
不戒使渠自作監司能堪此耶
長城帶灘之隘兩日未平縣中得黃德威申狀
云已過羅溪范坑蠻吉陽界縣宰昨日親行募
以重賞計必得之不爾亦不過深入山林四散
奔逸或無所得食徑益死而已無能爲也但蔡一
哥簡來乃云後山傳聞賊入石溪市中驚疑此
決是虛傳此間亦虛傳賊到大田即是此一路
也但市中羣小却不可不防鎮官無權不足恃
此是晦伯當爲鄉里任責且靜以撫之爲一往
使別無變動爲佳若論長坂之賊只有七人尉
司申來已獲兩人矣決不能來不須爲備也
昨已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未見文字不

曉其由亦可駁也少意欲招一同人教諸孫而未肯便近可招者不知識間有此人否須得兼通經義聲律嚴毅通曉奈煩善誨諭人者乃佳必不得已只能作義亦得其餘則不可關也所喻南安韓文公已得之舛訛殊甚蓋方李甲尊信閣本及舊本反將後來諸家所校定者妄行改易世俗傳訛競稱善本誤人多矣昨為考異一書專為此本發也近日潮州取去隱其名以鏤板異時自當見之今不必寄來但細讀數

非臺章催促幾不得遂今幸得之而一二要津
亦肯放過亦是事結抹如來喻所謂結五十
年之公案者然閱邸報猶未免有旁及之詞只
恐諸賢更欲子細看詳未肯放過來哲手中也
所喻泉司事體乃爾亦是地理太遠事權太輕
其勢不得不然比見王南卿在番易本司時以
汐水不辦親自到彼料理數月其課遂登渠精
敏過人其事距今未遠想尚可訪問稽考也孫
薛二守一車轍罷孫又長往尤可傷惜大抵時

靜嘉堂文庫所藏

論洶洶殊未定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四

答劉韜仲

某還家粗遣但心耗目昏老相頓見雖看書亦不能復如舊日矣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子澄樂於訓誘知數相見甚善甚善伯恭竟不起疾令人痛恨非但朋舊之私情而已

示喻數條皆切中其病然迫當去恐不及改耳

拂衣之舉尤所未能北遣人持書入都兩月未

靜嘉堂文庫所藏

還計此遲緩是必將從其請矣若得脫此且當
添意遊山不能聽得世間許多是非毀譽也
元川之行初甚駭聽亟書報趙帥趙帥報書
云已奏俟鈔法定行差韜仲添充漕司屬官專
一奉行諸人必未敢動當已聞之矣元川今竟
差何人只此一事已見鹽法之弊漕司何乃
全不覺悟耶所論鹽法皆善曾與應詹說否若
未即及早詳告之恐其為漕司所惑悞申却文
字也上四州誠不必盡改但建寧以東兩邑利
害亦與元劍無異此等縣道須別立一法乃佳
若止施行無害處一例改却又却害事矣為
汀州及諸邑之累耳如何如何山記乃煩重刻
悃甚不知所費幾何今却勝前本矣龜山別錄
刊行甚善跋語今從幸附之
又得尊丈書知莆田未行已被元川之撥朋友
深以為慮昨日得若晦書云沙隨已為宛轉想
必無他不知竟如何但鄙意終是不能無疑耳
今雖不攝邑事而往督賦正是索千金於乞兩
之夫亦自無下脚手處若淮敵不恤則得罪於
民若事不辦則又得罪於上官兩者之間亦須

靜嘉堂文庫所藏

勇決斷置此恐無好出場也

鹽笑已悉聞之帥說王漕亦頗有意相招奉和不知定如何此君累歷州縣理事亦甚詳細向来正緣兩下情意不通所以擔閣至今若果相問詳為言之得其幡然一方之幸也

鹽法利害曉然無可疑者王漕不知曾去相招否此是趙帥從初不與漕司通情之患若早以規模大弊語之當不至此齟齬也林守事某既不成入府開人又不欲以書懇之但見趙帥說當為言之彼雖頗略然未知其果誠實否與其坐待汰斥不若先事請祠且以此意懇二漕少緩其事渠亦嘗相聽也某答林守書不欲盡言因見煩為寇轉亦所以答其不見鄙外之惓惓也

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李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諸書恐有所疑隨示一二大者為幸

社倉條目適平父携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閑防隨行人減耗乞覓之弊此為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事也
社倉交是甚善此足以破浮說之紛紛矣建陽
措置官居晦無以易收支官恐不免煩居厚不
知渠肯就否兩倉關米只得且那融然亦須申
請便知支遣不足之故蓋此消息不可斷絶也
示喻社倉已畢甚善所差官吏事旦循舊例
可也五六月附籍牓不知平父如何處置恐可
會崇安已如何施行若米行即且俟帥司報應
亦未晚也謝支一節却須早申免至臨時費力
建陽火求異常令時官吏例是如此不容深責
但可歎喟而已
道之區區人謀豈能爲力但其
所論紹聖之事却錯認了對頭甚可笑耳右揆
求去復留殊未知所以或云只緣何疏有及救
文差互處係同擬定或云何別有疏攻之或云
何已補外甘未審也葛穎之報亦未聞元善求
滁已諾緣范有疏禁朝士之求去者乃且宿留
廟堂亦留此關俟之月初輪對或云已除檢詳
恐未應如此之峻皆不得端的也二記當作但
時論正如此豈是作文字刻金石之時近王子

靜嘉堂文庫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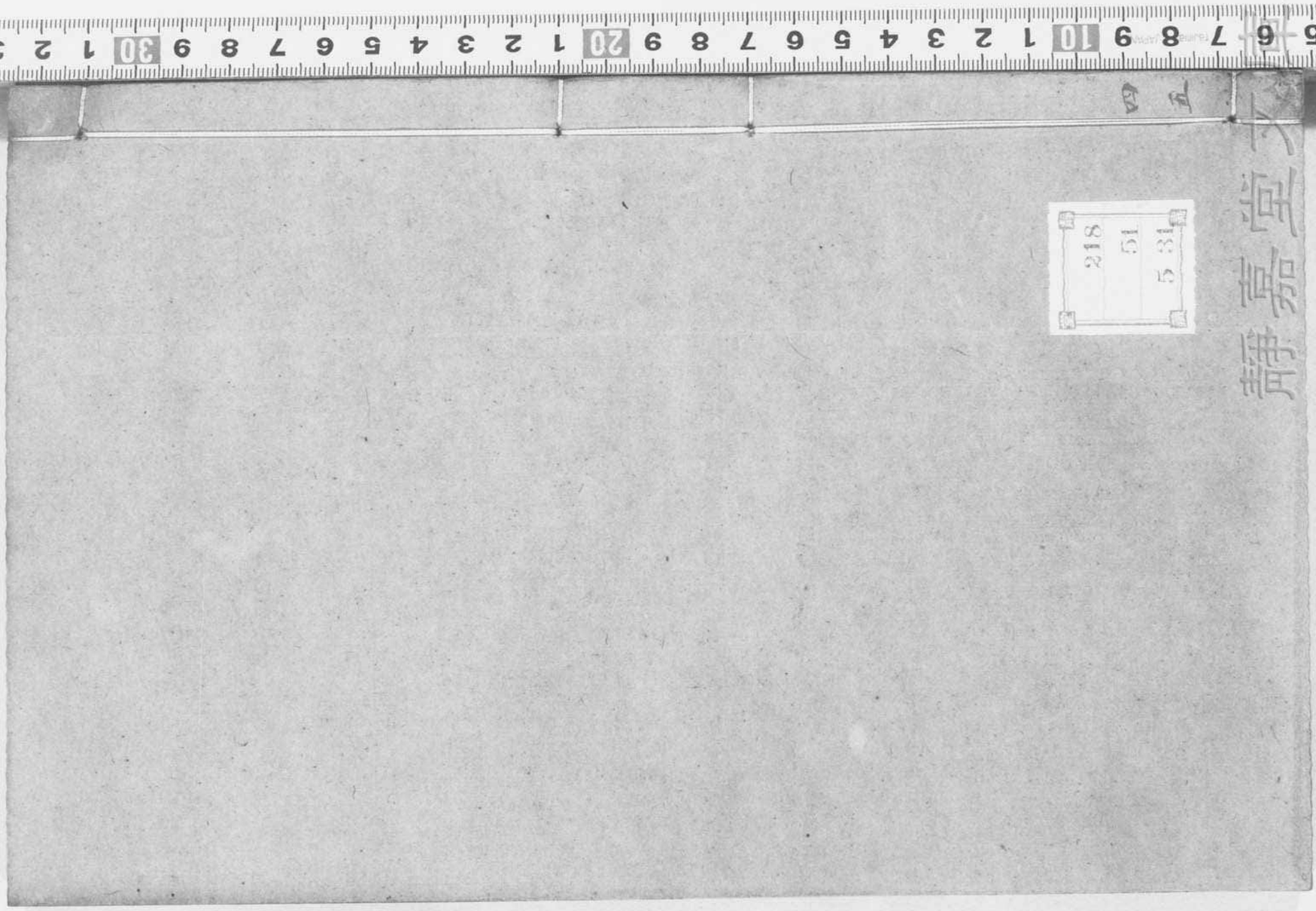
合陳膚仲來求記皆郤之矣不復得偏爲囂仲
作也千萬諒之李簿所說甚善但此事近亦多
弊今建議者意亦闌珊未知將作如何收殺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四下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218
51
5.31

靜嘉堂文庫所藏

答呂東萊

康節恐是初年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舊職又可遂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欵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并泪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忠肅如何避免得豚若只如此斷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萬使爲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爲解紛爲幸

昨嘗奉懇一言於韓丈又專書禱之幸早爲賜

靜嘉堂文庫所藏

成快得速如所志幸甚區區明以不得不力辭
者實以無功受祿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
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
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
義乎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
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
不受爲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
許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
特世俗所起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庾
惟忠厚則旦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前日申狀及與韓[illegible]書不能盡述此意幸精察
言之有以發明者所不能言者

與王回書 [illegible]

始來不爲久計不欲多挈累今只一十歲小
兒一孤甥及[illegible]者一二人在此天寒歲莫官舍
蕭然元然如一老頭陀時一自笑且自歎也廬
阜山水之勝粗快野心然非休務不敢出出又
不得留愈覺枸閑行亦力懇諸公以必去爲幸
耳

與二族祖奉使直閣諱弁[illegible]從中州士大夫遊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文學甚高建炎初銜命虜營見留十七年全節
而歸又以忤時宰不及用而死藁殯西湖之智
果院三十年矣其孫照者貧悴亡聊不能歸葬
故里今欲只就左近卜地以葬竊意欲丐台旨
以重其事庶可必得今悉令取稟儻蒙矜許知
令踏逐別具申請也

向乞通理夏秋側聞甚蒙尚書同右司文維持
之力但廟堂既無果決版曹又巧為沮抑至今
未決甚可恨也竊聞檢放文字體式許以見示
久未及請今願得以為法專此拜請幸即付去

又此事自屬漕司吏告因二漕詭以及之及早
行下州縣令受狀檢踏為佳蓋早一日則至八
九月不復可辨豐凶官司但欲閏民多取而不
知饑寒民反求此以欺有司也
區區按事嚥腊過請極為可笑然公正之朝不
宜有此亦姑任之但若竟如此則荒政亦不復
可料理亦即引去矣

啓趙都運 [illegible]

向來所呈瞀冢不審已蒙過目否近覺得有詭
未透處頗加改定旦夕修成別寄上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理財之說尤切時病今之所謂理財豈復有義正是豪奪耳聞蜀中亦苦賦重民貧不審何術以惠綏之

與田侍郎子貞

引飲想良已生果安能發渴却是渴後喜食生冷此須寃其根原深加保養不可歸咎求節諱疾忌醫也比來陰雨過多氣候不正元氣不固者多是立脚不住平地起交此一種病尤當過意隄防莫教隨例倒却也

與求益齋作求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

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污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惟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專元祐之建中所以敗也時

靜嘉堂文庫所藏

爭至此拱手坐視無著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
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攜一觀其間中所讀
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事尚屬自
己若又因循放弃日月真可惜也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
已見邸勢不免復小紿紜或恐遂拙謹詞不可
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
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永負臣
子之責矣奈何奈何會從黃守借人專致此書
幸以數字見報鄉來見聞所及生意及之庶

靜嘉堂文庫所藏

憲黃守尋的便附遂必不至浮沈也聞道學鉤
黨已有名籍而拙著在其間頗居前列不知
何者爲之及所指餘人謂誰望一條示也
承日季通說舊居山水甚勝奎之可惜新居近
城以此閒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
夜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應接言
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元覺不便始悟棄
遠之先哲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片紙所喻
非有疑於二君但聞異時坐間亦有它客恐致
傳播不便耳時論日新子越章彭徐薛諸人皆

續有行遣未知輕重遠近如何耳辟竟不免枉
道果何益乎某以議法自劾恐亦瀆諸薪貴之
怒然已判斷不能關念也
休致文字已由本府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有
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
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亦反耳偉公計時相
見聞欲徙居藍澗若爾即尤相近也開正晴暖
欲挈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
靈頭面可厭更俟計定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曳
冒昧一行兼欲見石井懸泉之勝也

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喩但陳
鄭未見旦夕訪聞之當肯顧也五日一延見諸
生力爲晉説今頗覺有風動之意少假旬月亦
當有以少變前日之陋也朋同官多得同志甚
慰鄙懷其間亦有稍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
切磋耳近讀說時論引就卑鄙而要當爲之相繼
而出似循求效天意儻遂悔過則亦不爲無可
用之人矣頃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
無疆也千鈞必反云云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
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氣痞筋癆日以
行但與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
右想無不可得與會圓付去人仍借一得力可
託人自持印紙隨之公侯批上却將以還免致
失墜尤幸也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
出老丈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
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拍點一切不
能管得獨子直黃閣伯乞官觀而遭緦豈有禁
即望復職致仕而來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
必不然矣況今不許奏不通朝堂喜劉而陳乞
狀內亦不敢敘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
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
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
有爲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
萬一或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
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陳向前看他如何區
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置之嶺表不容休致
之地即在我者亦有辭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昨日作誠父書託其致意不知曾相見否或未
見可借取一觀然其說亦大槩與此相表裏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欲作衛公書道此曲折數日又苦目昏不能謹
書或因便問及亦告及之演山觀瀑之約夢寐
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絶
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渤海方繳陳益之
冗春之命去冬所傳上饒亦恐是浪語耳中間
議論稍平僕便疑不公諸公豈坐受縛者勢必
多方遊談脅持恐赫以必勝爲効自此當漸見
之繳詞未報其間必有大開闔可想也

與章侍郎茂獻

辛同僚寔深慰言雖趣尚之同僚此嘿喻然
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抵而遂舫
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愠于羣
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書於上饒少致
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
想不能爲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爲況甚
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
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
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譸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
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
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嫈交

靜嘉堂文庫所藏

既罷江陵恐亦難安得其近書否念之不能忘
也呂子約經由曾相見否諸賢盡去幾於空國
矣樓孫獨未知所謂國是之論初甚駭聽徐觀
其間意實微婉不知還是從之文字否果爾亦
足以去也適聞乃是南牀語亦可見打不過處
恐亦不爲同列所容矣良齋謝文奄忽云亡後
進失所尊仰欲附一書弔其子而未有以將之
須俟後便恐或相見幸爲及之也誠齋又不得
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
級固當爲天下惜之也某白四月初大病至今
中間危急已爲紙祠之請近報未允前此彝牘
亦未果決適聞聞有驕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
以白于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
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蓍龜
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爲矣將安避之哉
解袂之後亦知世路漸艱然不謂乃爾之遽也
又欲致一書以病不能引領鄉風徒切歎仰近
得宜春袁推書貝道存問之意亦知雅眷之不
我忘也
向來迭遊不數至今抱恨顧此衰朽疾病日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恐不復有承晤之期矣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
握其事者怒猶未息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
社有靈公論未泯冥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左右
吾誰望耶子壽樓時相聞近亦得書鄭陽之覲
當已過彼久矣初意但恐不得久於零陵不謂
造物者亦復隨俗抵巇也需及廟議便欲薦呈
以來使不能俟當尋的便別寄也當時不知何
故直爾匆匆更不暇博盡同異而遽為毀徹之
計甚可讋惋豈於是時已有撞壞之徵耶
朝議引可良然自有觀之一旨乃有大於此者令人
痛心子壽竟不免推遷此乃是無人肯受惡
名今遂決之甚勇亦可尚也
昨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
甚勤而襟期所鬯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
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悵
然一憂發不恤緯毋深此像而生死契潤未暇
論也不審次舍即今已何許想徑歸清江蘧
第矣頃歲經由見其蓑暝有江山之勝交遊中
有老成可敬有士友可親甚可樂想為況亦不
落莫恨不得往從杖履之遊耳子壽當已赴江

靜嘉堂文庫所藏

陵見袁機仲說彼中形勢事體亦甚可慮不知
子壽何以處之聞北風殊惡計恐亦不可為久
留計也
德脩得祠私計亦甚便但其去日遠恐使人不
能忘懷補之事勢恐亦難久留若更去却真空
國而無人矣昨晚得去相內口書今想已到于
越矣

答尤尚書

示喻程門諸人行事附見甚善龜山靖康間論
事頗多今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文當時編集
之際揚家子弟以避禍為說懇請刪去故雍傳
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刊龜山集方始收
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尹和靖被召
時適有監察陳公輔論毀程學尹公在道懇辭
甚可觀又嘗論講和甚力皆不可不載者也南
軒集誤字有是元本脫誤者如召閤處則拙者
蓋有罪焉然亦曾寓輿疋恐其欲有田互不
妨報及今承疏示當以示刊者有姓字處且令
鋟滅後人亦須自曉得也
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家封送羞教及听撰族祖銘文汔切感荷衰病
之餘複叨祠祿已爲優幸而雲臺政命又如私
請便得仰止爾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孰事
者不言之教也華甚誌錄之作椎健高古曲盡
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逈
出正襟伏讀使人晛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
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
指南寒鄉汾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
有之矣華甚華甚偶以一至城府歸憩忒冗纏
繞遂家賀各書問疾病之憂無一日暇以致久

不得致謝意然此心未嘗一日忘也
沙隨程文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欵餘論啓發爲
多如此等人老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搯之折
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項平父白來紹
興同官中極不易得來教所謂可用之才誠不
易之論得書知欲此來未知能自拔否耳蔡君
律書已成簡復精密心有據依乃知前人大是
草率恨不令年兄見之其曆書則未就然大略
規模亦與律書相似所謂無零分者非如來教
所疑也　按疑當作往

靜嘉堂文庫所藏

金陵之喪中外有識同切傷痛而況於交舊之私乎遠承吊問凡所以爲之深謀遠慮者一皆切中事情無所回避感歎不已某昨聞其還即走紫溪又聞以柩重難行恐平父道間少人商議遂至弋陽候之幸却不甚費力一慟之餘細問密折盡凡令尊兄之所慮者無不已有其端今當容與平父協力區處庶幾不至甚乖剌耳所幸延哥似却長進若得數年扶持教養當成令器顧恐疾病衰頹不得終任此責也彦敏遽正此可傷人生危脆如此又可歎也圭父爲況

如何連得二書頗不安跡似亦不必如此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哉聞尊兄亦嘗寬曉之甚善平父遭此禍故初恐其心疾發動却因此不暇及營造無益之事反覓安穩若常如此可無他慮幸因書力勸其清心省事以持門戶爲佳（細閒密折等語必有誤字）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竊自幸上恩不弃忽復收用感激雖深然資淺材疎詎復堪此外屢辭諸公哀憐當爲開陳俾得請也承問之及感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關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知去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豈人力之所及
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爲況如何吳
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
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
兄弟恐未參識自江而來者多能道其賢也程
侍郎禹貢文字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
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
異計其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吳監丞輸對
文字亦願得之不知可以并垂示否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爲致謝

悃區區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
未敢拜書也益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
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
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書圖得爲求之便中寄
示幸甚僕畢常并此論歸納也伯駿劉子亦幸
垂示它有可見教不吝及之尤所望也
某不孝禍深早歲孤露提携教育實賴母慈不
幸遷憲不堪世用不能少伸烏鳥之報而奄忽
至此寃痛割裂不能自存幸以今春粗畢大事
音容永隔痛苦終天伏承惠吊并以香茶果實

靜嘉堂文庫所藏

遠致奠儀仰感勤眷之誠俯念疇昔之好拜領
號絶不知所言襄陽之除必是見關亟此哀音
不敢奉慶惟是益遠誨晦而殘息奄奄不保朝
夕引領西望徒切悵然
鄉邦得人之盛魁選復出其中甚爲可喜但所
陳取士之策於人物取舍之際不免祖襲蘇氏
浮薄之餘論此議肆行非天下之福殊使人不
滿意自此脫去勿屑想當別作規撫耳哀陋何
足取置齒頰間耶汪摳之孫遂進而立於三人
之列想老丈慰意也湖州之行寄任增重今當
入境矣

答鄭察院邦瑞

副封垂示尤荷不鄙使任事者於事之幾微每
每如此則尚何朝綱不振之足憂哉甚善甚善
甚盛甚盛兼晚多難懇辭恩除未遂私計之
便今不敢復以前請爲說矣惟是前仕有妄乞
施行經界一事今已住罷自合抵罪而反冒褒
擢實無面目可將使指不免勉效以俟嚴譴
忽聞抗疏觸邪遂玄言職此於賢業爲有光顧
在治朝爲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

靜嘉堂文庫所藏

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遊與有
光寵其何幸如之
録示諫草三復未歎知忠賢得志之難而吾道
果未易行也然清名直節足爲里閭光寵而去
一凶人亦足少折陰邪之氣於正論不爲無助
此又皆可賀者

答鄭邦逸

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爲本世間得失
不足深計也某衰病屛居尚叨祠食不復有與
世俗較曲直之心矣聞以前事頗累鄭君爲之
踧踖尚賴寬恩不終抵罪也
志父中秘之除此却未之聞泉州之命亦然山
間真如井底也某所遣人請祠今已竟月杳無
還耗方以爲慮承喩廟堂已有領略之意若是
監丞兄書中所報想必得其實兼林既去亦須
兩下有施行乃見平平蕩蕩之意也

答羅參議

俯就臺選來歲幾黨大弛始當披腹呈瑯玕耳
奏函必已關乙覽殊未聞宣召之旨何耶承當
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鄉冦

靜嘉堂文庫所藏

掩擊官軍及爲官軍所窘勢已小衄但未知終當如何耳閩中人情却甚安帖時和歲豐天所賜也第州縣以催發上供餽粟之故頗行刻急良欵之政此爲可慮耳建陽鄉人李秉義舊嘗從寶學劉丈入蜀今老且病往投舊識諸將因來求書得以附此渠不敢有所求但得一顧之寵亦足以爲重也元晦來山間相訪適值此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白豫章九月九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後亦有一書附之送之豐城舟中真欣天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爲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見語者某頃以書論數事似皆未以爲然者未敢苟已復以此書扣之論語序一篇欲寫呈之書中已言之而便速寫札不謹只納左右幸因語呈似幸甚幸甚先生埋銘頃欲只求汪丈爲不知見許不想掌綠之不待言也前書所欲更易數處欽夫又

靜嘉堂文庫所藏

欲刪去一句（乃行狀中本語）不知汪丈以爲如何試爲（秉聞）
扣之所寄彥豐處書未到今此便過餘干却令往
取矣（頁狀大疑是與欽夫○像贊）
竊承幕府無事得以偸游坐進此道而所以與
講贊書者莫非便民聲勞之事甚示甚休（緣況喜事語恐有聲）（聲勞恐有錯誤字）
示及汪丈書知已爲緣況益志銘辛甚辛甚幸甚容
附書端父兄弟借來一觀此端父兄弟已祥祭
先生德容日遠益使人痛心耳記善錄倘傳示
其墓所望亟作書遣人求及入細觀然其大致可
見於此始得聞和靜言行之一詳蓋其見道極明
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
不可及也祁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
示者否龜山論語序本爲世學膠固學者類多
以分文析字執辭法迹爲務故有視其所視遺
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
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末眞有二致
所以中間竊以爲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後
見張欽夫㝎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
意以爲如何幸有以見教胡仁仲所著知言一
冊内呈其語道極精切有實用處暇日試熟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會心處却望垂喻某於汪丈書中已說及恐
欲見即為是似也欽夫當收安問警益甚多大
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
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明
仲兄不及別拜狀想旦夕從容有講道之樂中
間說看易傳不知後來所得如何某亦欲讀此
書如有可以見教者因來及之幸甚幸甚元履
晉叔近皆相見亦甚警發仰也前書懇求書舊碑
刻等未知曾辱留意否平日講論皆是如此奇

○先生留書以熟觀之矣平日講論之故其說止此然
論所未及又若別後始
其大槩可知矣若兄既知
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
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
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
未能通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務則已未
為博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現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
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
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

靜嘉堂文庫所藏

幸幸甚甚恨未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
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
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
擊都不悟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間相過
少款拍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
知言後來必已熟看其說如何汪文盛說及否
可否之間必有定論因來及之幸幸記善錄細
看却似馮公所見未透記得無精彩長者所見
莫亦是如此否
陸感留意以耳目之玩煩長者愧愧向附

還三書已領矣書中忘記稟知也汪文寄撗添
三書來此爲校補甚多勢須刋作一本乃佳蓋
補綴不好看也大抵集中脫誤盡在第二至第
五卷中只換却此四卷亦得也第七卷中有一
論邊事狀却只於卷末添版便得恐汪文事多
告請出爲點對付之工人幸甚幸甚此道既旅
寡而諸先哲之子孫亦復流落不振自莫府之
西訪其書極其人不遺餘力此亦一時簡因緣
耶校書極難共父刻楷集於長沙欽夫爲校比
送得來乃無板不錯字方盡爲等之不知今改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正未也張家事已於共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已來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士大夫食君之祿不爲不厚而臨事面謾辭難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夫尋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其聰承面喻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游皆海内老成賢俊之士其間相處之久相知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

諸公則某雖愚不敢不勉竭鼎之不才當冒進越職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嘗一顧之不欲鄙弃它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裁之又向蒙示教於輩行間白與過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幸刋正之

先公銘文已爲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爲四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正未出張家事已於其父書中言之不知其人
已來未也人家僮僕乃有如此者可尚可尚今
士大夫食君之祿不爲不厚而臨事面謾辭難
就利無所不至亦有愧此僕也哉此書轉託欽
夫尋使亦方索然無一物可伴書者可笑可笑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其聘承面喻將以先公行實見委始者徒感知
遇之深不自知其不可既而思之先公平日交
游皆海内老成賢篤之士其間相處之久相知
之深而文字言語足以發揚潛德者尚多有之
某之不才當官造越輒任此責若昆仲以先公
嘗一顧之不欲鄙弃它時草定行事本末因使
得預討論而致之諸公則某雖愚不敢不勉竭
駑蹇以承命萬望裁之又向蒙示教於輩行間
自貶過甚亦不敢當自此枉書幸刋正之
先公銘文已爲題額并託上饒程丈書之字畫
淳古可愛想便刻石也其間有少曲折已爲四
哥言之矣

○答羅縣尉南劍沙縣人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

靜嘉堂文庫所藏

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却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與林安撫 名栻字子方

竊聞開府以來蠲除逋負以大萬計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方地數千里吏畏民安近歲所未有也區區仰德爲日固久而究觀規摹斂衽心服則自今始乃蒙垂問見問所及又有以見高明之度不自賢智乃如此尤以歎仰若有所悃愊敢不盡竆實未有所識不多未足以副好賢樂善之意也

以塞訪逮之勤耳又承詢及所知別紙具稟恨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五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忌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得鄉書不得却有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畏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日下小寬便自弛緩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力贊建中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慚其樂之者與惴
以待次者又不令人不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
善類未有少衰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咎此
意敬恭朝夕安以候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
昨日得二謙仲書亦如穫常所料蓋遠方未見
近報耳向讀學自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慾
君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
定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
兩人令人驚禮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
界也斯遠開其裘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
書想亦畏僞學污染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
辜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
識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
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未必無
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剛歲即上計較乎生已爲優幸
獨恨爲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
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
酒以時自愛春集均慶

靜嘉堂文庫所藏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昔將拏而實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爲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別紙所喻江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昔其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脩銷

序之後急先後則或[illegible]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次序而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僞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獨俗急於自
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爲駐足之地者其本末
指意似甚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而
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爲不同也姑論其
大學異同之端以爲求教之目其他曲折不敢
執着言語以取再三之瀆要之非得面承不能
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昔疑當作着

伏辱墜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顧惟
庸昧重勞提耳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爲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爲不然但疑精
義入神一句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日用
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垂諭再三每加
精密讀之怳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
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
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
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
某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
某非敢妄意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
喩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
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方外一節即儒書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證本非有預如此分別也昔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作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

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寖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底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及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曰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

靜嘉堂文庫所藏

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前幅所陳譬來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爲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未有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猶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德司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豈待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粟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閒仙遊故相棄公之爲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其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

靜嘉堂文庫所藏

儲宰既去爲悉家所評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臺
評所指要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
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
於爾又可痛也蓋舊學甚不佳衆欲遷之久矣
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
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
由當自知之其可笑歎又不止如今所諭也

與餽廷老

此間虞卜明與王阮同赴東府計會乃其鄰郡
郡人必不肯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民裹歸
徘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
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着着於破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逝親
戚有爲莠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
如此亦可歎也
所論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廢官恩例
故不自慊今既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亢爲
深慮保狀已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
幸檢入元不必發封但別用紙護之也三衢已
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舉於挂賜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此疏未見亦具閑挨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雪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問及之由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向日無事比亦苦傷風發痰雖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關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塗事亦可知昔時運來時又曰非人力所及也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晉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對中間道學二字既擠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

與張孟遠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老益衰百病交作豈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
凶問沓來令人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蒼蒼其果
有所受使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聲說
恨亦得請詣海東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
不專爲知來知後世讖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
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乃不意又蒙收召
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
獲比不得已輒緣面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
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上諒此愚誠當蒙矜允得
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
是以語爲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速其禍未知竟
何從耳子充當已歿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季
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腳弱拘攣心腹疼痛日甚
一日服藥略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
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爲不可未
知竟如何然此意已决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
交人游子蒙惠訊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
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

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爲可與晤語暫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杲老初適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流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脩

似聞祠官狄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其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正使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

千時有人生來履常兄弟且如此作得其書眞

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神徙促

循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壽聞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閩中文叔寓居不知爲況定何如來已說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湎然不見刻琱之迹三復歎仰以得見爲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闈當已就實變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計亦已襄事其子弟幾人當能世其學也夫
雄鐵杖石刻之況苟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
堪重以爲愧耳今手脚氣卒未大作但耳聵目
昏日以益甚舊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
一書私居之人秘爲學徒又多在遠不能脫藁
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
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静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
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
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服食何如閒日而
復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
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
有鄞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有的便亦望得
一字之報使知動静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
亦復不容季章召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
久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
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
自晦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
略移踵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

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爲世道自愛耳其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爲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户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同契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今人刋行方就尚有紕繆熟今納一冊或因書須寫扣之真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然平以往者不又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甚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未梢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温公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致區區適此暮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
并拜狀也幕客正要晚從容密罄忠益來喻
乃欲公廳揩笏納劄誦言殊不成舉揩聞之駭
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己明曲在人非主人
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
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爲老兄憂
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
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
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況
向來所陳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嫌
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終
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
平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
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
斟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論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衍山侍郎
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昇時雖幼無
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
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弃諸孤蓋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
第收用侍郞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跧伏窮山不
得一拜牀下以脩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
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
誨俯仰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
聞也

與蔡權郡 南康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
必已俯從所欲矣昨處便郡廬有勞費亦已預
戒鄉使潤色想敝台聽記聞已除一寺簿爲
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端謹於稅政眞足以
惠一方矣 使府恐當作使郞

答盧提翰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
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
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
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
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幸試
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可以爲干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今兄寺薄詞翰两絕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書幸爲遣行李集并徃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賤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爲佳聞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亦與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竊日迫官司要已無幹上户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不免爲虛文況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悃欵留然一來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糴已足上户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糴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上人爭占攔截亦能生事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劾哉
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且是目今便
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翁見
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關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
領一職帶取印杖從問道有趣崇化麻沸往來
監糴并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
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
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不
應便恝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
不得剡其責切幸察此苦詣少回必去之志仍
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
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者或謂
却是欠此僞學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
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想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
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屬
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
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曾

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為王子當相率訴之范仲
宣深以爲然而莫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
見分量之不同也李適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
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
無窮文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
可傷悼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
善到雲後一冊得書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
然失之不能斷也李適在湖南耳根却靜然
當是命渴爲時做此語跟聽亦訴稅叮嚀驚也笑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
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
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
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
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
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輙以狂言廣凡
意耳凡雖壈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
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凡
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
病也甚皇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閑便
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
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
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鈎黨
之敗則(則未之不疑)亦雖重桎但逕放蹈便是難事一網打
墮岬圻去恐未有出期蹈無是參選緣盡
須甚盞參出入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
道學(道學恐誤)詞傳聞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揀
略說過今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
果是誰筆因便幸略批喻也其却至今不曾受
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
可堯也避地盖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
愛(愛字誤)兩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爲自此發
之不知二公經年不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
有一番引作逆報集議赦條不知意果如何恐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亦只爲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晩當至矣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互刻之亦佳但互字上下必有誤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喻及有問道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關已爲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鹽課入已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其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撫事可以讀書邵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

處公餘徵得亦有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老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已乃爲佳耳鄒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爲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爲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

靜嘉堂文庫所藏

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享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侯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胡盧荅之不爲難也

答黃子厚 餅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示喻纏綿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計之門既啓世間舉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備人亦已晚矣況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付之造物耳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
云是六十二都人户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
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
來請想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
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
幸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
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領也
老兄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閔此疲民不憚

答白子服書
昨晚又承簡爲慰謝守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
多亥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
入户登山臨水興如何閒咏此句甚覺塊塊之
憒憒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
御書閣已發了令龍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
薄少而率諸朋舊共爲之似亦不妨已畧說與
通理所欲議定喻父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
因此偶思揚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

靜嘉堂文庫所藏

義頗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當草定
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禹
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仄不成說話而反譏
孟子爲求其說而不得者甘言之矣非獨如來
喻所指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堅走後山渠家亦不
得的信但所傳甚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
豈復有此朋友爲之悼歎不但爲平生交好之
情而已也
耶所示論明在實幢意非科舉之累人自累
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徇時好也
前書問責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
去否此中無本沈是棄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
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刊定比它
本爲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
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
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爲人乞去俟他時
別寄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劉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熟議居止更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緘授元履今月二公面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其當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況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纔息兼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丈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言不約而同辛持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時金尚在胡丈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土
地去墳墓皆朋友而自
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
脩爲前人羞辱而已乎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
未至麻沙戎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
責令在乎父向前某已不後有意啓口偶因胡
文之言徯發其往
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是五七十年來文
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之也
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
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温尋之爲善向數奉
語可録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覧了
與未了分數此最喜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
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
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
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
復奉白惟思之無事勿出入喜共甫兄不在宅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中別無子弟門户深閉當有不可勝屢者不惟
惰游廢業為不可且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屢無
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
祝且漏習勿發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
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
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可
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正振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喻
俗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洶洶至今未息嘯傲
免而信安已慣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
有若曰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望中外所
倚以開上心正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
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此間親舊有自千越
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問其動息頗詳然
亦無可言者但今人墮溺而已如某賤迹固不
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安而後詧餘青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
也舊有足疾歲須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爲苦加
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憒憒如土偶人已
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足疑之過耶湘西扁牓鐃
字寄示得以仰觀非惟健筆縱橫勢若飛動而
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甚大
惠也其前此妄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
輒因餽字言之不謂便蒙開可遂得彈壓江山
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趍幕
不體隙[illegible]藏知偶之意體發亦說甚詩容咨獨
必暨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

之遺也　翁字恐誤
自遡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竭隕澌盡之
常無足爲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袛
役部下復此附禀其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
備驅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牆竊計不待區
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
之崇名譽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
而謙虛下問至於如此甚盛甚盛顧某至愚本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芘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抉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焉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僭易塵瀆伏深愧懼

閑中不能熟方始自悟然亦無所讀書又不能隨衆依禮書過日間趕趁程限甚覺汗苦偶記楊敬仲看人書云恭惟其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興國盜鑄由所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爲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爲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絫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
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爲佳耳某
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
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即
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議格不
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
爲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
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
自此杜門當不復出矣
示諭……此正區區所深望
當補與風議備詳之形耳大抵最要平易讀
非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
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
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宄
屛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冀勉旃區
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
慨想所寄石刻甚偶在山間爲大兒治葬兒輩
留住家間未及快覩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
未可得者也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謝齋多爲致謝屬
此悉究未能一一布也據陽新居相有溪山之樂
然心緒不佳又多倫冗若未得討放懷抱也周
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時得面扣
其説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説
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説亦未得扣
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
丈固嘗以見寄矣某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
喙亦不悟然當時既見寄遺其意消矣一規而以僭實學也不謂
聖朝杜門齰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爲文字以
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
如此每一念之輒爲悲愴不能爲懷也昨聞吉
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
耳道夫久不得書爲況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
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櫬何日過上饒欲遣
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

靜嘉堂文庫所藏

扶病一撫李通之柩也盧陵子一書煩爲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爲幸

荅余景思

朱趙相繼淪没深爲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爲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曾叔子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

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承諭江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但其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目前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也

聞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拋着餘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所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訴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奠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也遠無從詗知動息親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悲嘆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吉料少誤中也急拆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嘗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況味乃如此又益以增嘆也觀望既息黑白難分千萬便且息心以聽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難行事也亡子以葬已得一地但陰家謂瀰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麄厚可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横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也五夫所居服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嘗繫念之又不勝痛也其文說盡事情已爲宣白

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
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
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
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
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
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
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
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
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
□言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亦素有撥摘

冀就之證輒以不揆為訟從憐而請之千萬
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礼有狀拜謝
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士今賫到兩縑
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
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
須筆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〻
扣首再拜

答李繼善 孝述

熹頓首便中辱書為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
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

靜嘉堂文庫所藏

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亦於志氣廣而少味皆有害爭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惟萬以時自重不宣　熹頓首拜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得以仰窺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鄉往之心甚大幸也顧又重勤台諭必使次輯以記姓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鐫戒益勤孝思愈切然在某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反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其不勝千萬之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與黃知府

輒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已具公劄干冒公聽幸賜采覽酌行下千萬幸甚前日迎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葦痌瘝之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爲罪是以敢布其愚

發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但所咨於此況又使府自認物貨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

[illegible]

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嗟嗟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爲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者衔頒有所礙告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揮録示爲幸

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壽亦已拜恩命矣罪突彰徹罔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自明竊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亦素矜念委曲

靜嘉堂文庫所藏

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爲不可及感歎亡已卜
但旣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與不合
請勘已戒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指考法令
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荅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藏拙不敢復與
外事又伯升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
而麟之不欲爲自衒鬻者此意皆甚美竊謂莫
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不當共爲呴濡之態。無
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墓誌蒙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
世而尊兄過聽誤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稱此
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
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
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
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
疾之向平爲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
服藥亦難見効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
少可補助耶。

荅滕誠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部綱之役不離而行甚善甚善親闇慈念固當
眷戀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
爲兩全也

與華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二畫文
王重爲六十四六畫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
孔子作彖乃釋文王之彖通謂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
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爲十翼舊說如
此承問及之

示喻勤學有緒尤以爲慰但只如此用功但熟讀
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頗爲以新本校舊本改正有紙此副在內恐更帖換也校畢須兩
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着句日功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陸陸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
一二論說文字甚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甚遠
又無人抄得待此發想聞老丈不無歎恨也
比來觀書進學誘掖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聞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因書詳及之爲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稿之
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
甚。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脩之，庶幾
有緒，易爲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游誠之
伯誠之子相過，閑爽可喜，渠南北事甚熟，或取過伯
起者託渠料理也。
某碌碌之況，已具前書。通鑑文字亦不得暇脩
得數卷，南北朝者伯逢不承當，已託元善矣。更
渠必能成之。但日見脩出，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
史[illegible]及此間[illegible]何能[illegible]
問之據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恐
記未成耳。惡札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
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illegible]面耳。子禮
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illegible]書肆[illegible]
曰甚深，用自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所當爲，宜
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耳。
揚州書已別付遞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
辭也。此事長少必能爲辦，吾人徒自擾擾，求必
有益，第好笑耳。因書亦當督之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備得晉事粗定
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審但晉書最末兩三卷
未到故前書奉速今承諭已寄少與盧久是少
興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從卒成之耳宋
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備得大字數卷來尚未
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
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學似亦送少與不
知何故未到後別摹去近得曲江濂溪象此舊
傳南安本殊手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蘄易想有
鈇有論語中語及爲辨

鈇大此數取竟御書論述甚多言付及江西盛
刋太極解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爲然
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
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絶無點檢
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
來説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爲一書雖盜跖
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
何意思徒人都理會不下因書蓋略諷之不知
又以爲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謀不臧理必至此
無可言者既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可理會者已自流去不能復問晦伯以白報去
某於此亦似欲得下但馬護夫易根害耳一笑
所示近文甚佳但以太高而不着題大允之言要
須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為善言耳向
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近有文字數篇
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
少懇欲煩為尋訪龐安常難經說及聞別有論
醫文字頗多得并寫訪問傳得一本示及爲幸

答[illegible]

[illegible]說[illegible]可就[illegible]伯[illegible]

情甚益憤臨風永歎不[illegible]所言

答毛朋壽

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修以世家學
爲佳耳

大學文字李通者尚未爲定本旦夕當取來更
爲改正乃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
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
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就補遠行爲樂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

靜嘉堂文庫所藏

謂不以得於外者爲親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

某衰晚疾病侍喜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
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
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
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
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此舊無甚改易所謂
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助也此
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
服喪疏略却甚明白但頗多而衰病耗昏
服友雖背不能得了耳商他時得書講論

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
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然晚講論粗
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字南卿

南北形勢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
料目前固非危機交急之時其爲長慮卻顧亦
豈一概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
有次第卒蒙見告乃荷不鄙詎見今日公私之
下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痞滿腹足弱筋攣亦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荒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閑之藝之
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不
敢自通牋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中省狀方
此發去而閑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詞語不無深
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已志亦
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從來清癯今尚
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向以爲樂愁不忘三言
馬措頻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定其
趙季相遺頌又令因其省覲江浙間術此閣書
某以此此前可聊且過得請歲下安
斷長子受之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
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
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
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
著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
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
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
笑喧譁

靜嘉堂文庫所藏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
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
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
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
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
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
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但恐
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
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撿點而
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
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
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
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
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
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而下[redacted]有無限不好事喜雖
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
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
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
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
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
晝夜督責又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
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
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
般也回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
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
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
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捿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
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
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
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
納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
況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
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
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敘晚學
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
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
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
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限以地遠不
得瞻拜郎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進
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請門
下今弟宣教大人亦有書并候來日請見
面納併候略說姓氏雖石肥[illegible]
中己具論亦更瀝尊旨 次日將香再去伏
具刺并以刺謁其弟 問看同居有幾子弟皆現之只問門下人
可知也見其兄弟皆拜 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乞
詣靈筵瞻拜更候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
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
大人致問昨聞郎中丈丈奄弃明時限以
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今某拜稟
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趨出知閣
就學館食去處即謁明家翁丈教授許借安泊大人之意不敢以累其家恐
兩不穩便已自有書與之只欲就其家借一空閑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尊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如何看說如何今相見即借人出去并
聞其兄弟幾人并見之如不問即且去淺
午聞再去見問事見潛文亦如此說大
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緩不要張皇疎錯
何丈托問發州寄居前輩有妻子方者是李中
書之甥在發州住建炎間曾從焉毀院伸
辟爲撫喻司屬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聞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發
州者其家記録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
借傳一本否墓誌亦是曾侍中作亦家必有
本也

松奉孃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
娠生男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
州權職官閩有虜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
所攝擔家上政和萬龍寺五月初聞龔儀叛
兵燒虜州入龍泉賈舟魯皇携家下南劒入
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
聞敗兵破松溪隘駭駭東下已入建州攻南
劒甚急又劒劒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
早到滕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已般家深遊是日即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
所遭殿賊在延平為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
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
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
隨行及留萬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
失比他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城窟
土寇范汝為者出沒建劒之間其衆數千官
軍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
犒設將散其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
討非但方報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捷之
敗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捷之
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
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湖其可憂當不啻此
惟聚糧深遯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為上策
此中雖城居但日久為遁入深山之計生意
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
更幾時而後定邪來書謂其懶於從仕非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
惰邪但未能起行在閭閻中所有不過權宜
遠不過三五月道里有遠近使不便攜家即

靜嘉堂文庫所藏

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跧藏意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帥福辟得一員屬官須京朝官大年又未曾參部一切差遣皆礙是以甘分差也衰四以此頗忠戇可任既竹逢年當擾攘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今此復來察其意色不復可制蓄每日來就食而夜宿客舍然地遠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羈縻不絕猶冀尚可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裹四亦在彼散使人呼之不至卻妄云其在福唐未去殆賊破福州皆無言也溪先廬所在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内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書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

是爲道梗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韋齋 ○此書亦當然一字寫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來寓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蘇集追念疇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永感爲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月朔旦

淡淡烟村遶近蒙蒙儺鼓場西東三叉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忘如弊屣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晩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傷者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於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真所藏爲記其後

靜嘉堂文庫所藏

○○ 跋魏丞相使虜帖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 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己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壽春公之深謀壯節循幾不足以成之豈與事造功之果為不易耶公之子熊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諭之後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答劉韓仲 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曰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三仁所謂殺身以成仁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介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德容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爲恕且自居苟言

之爲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爲監司則不敢按贓

吏爲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爲宰相則不敢退小

人皆自以爲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

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皆姑息之

謂乎夫仁者謂之能愛人可也而孔子謂能惡

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甚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己心之所

欲今乃欲施於人又何以爲如心乎請更推

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考禮之容也兩句

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

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爲之冠昏喪

祭之品節以教民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容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己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
意精密發明聖人勉人爲仁之意最爲緊切有
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
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
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
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
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其終絶之意時其亡
而往者亦非欲其概盡絶不欲見之耳遇諸塗
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
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
智是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
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
之氣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稟

靜嘉堂文庫所藏

生之初未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於上智之所以爲智下愚之所以爲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又有上智下愚之懸絶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絶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吾喜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然匏瓜本皆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 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肹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肹章爲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肹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旨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横渠先生之説所以與諸
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爲之也訛
得爲学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爲猶學也
今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
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盡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
語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於踐履
事爲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
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説無隱之義至
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惡
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
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
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説蓋推明夫子
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
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

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游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貸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爲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竊以爲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衣

公門此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

村木糞土之譏觀其

問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爲忠信之至

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孥

嘲笑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改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曰苟以直道事人
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貴
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
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
者乃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
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下路問津於[illegible]
滔滔非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倏然有
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
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
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
見矣數子皆若謂其無德而隱則徉狂耕耘以
避亂出濟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
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是邦
無道既不行亦來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
止於歸潔其身而下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
知所謂可無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隱行怪
視之愚意亦知是否

無道而隱。如蘧伯玉柳下恵可也。被髮佯狂
則行怪矣沮溺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恵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
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
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恵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轄
之無蔵其賜為親言而其諸有施報生來之慮施報紙
辭特欲不失其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往來
之意猶吉其豈望施報來往也其説與經文不
通炳所録或問解此段内有兩句云人之所以
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而不在於施
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 諸吉字之誤
謝説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脱字

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才説性時
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何故不容説才説

性時何故只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
無氣質之雜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九

問目 權之 [illegible]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
孝述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
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
子盡心注云心人之神明編以爲此等專指
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畢心之存亡出入
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
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全夫其本
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
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氣之爲物凝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生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曾求所以存是心若見伊川言人心須主不定如破屋中藥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以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去及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須收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孰不做梗掉敬疎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梗概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
有進步處
莘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
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
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
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
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
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
以方寸之内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
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蔽之故
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
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
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
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
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
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
德必以虛靈爲首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欲
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
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
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
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
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
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脩身則
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
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全此心
之虛靈以融會夫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

先生批云同上

孝述覺得閒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
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
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臭息出入
之簾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
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
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心存否

先生批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膠着計功
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
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
時即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
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點蓋
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
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
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
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
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着每每如此

先生批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孝述謂健有爲順無爲二者陰陽動靜之分
仁禮之爲健義智之爲順竊疑仁之發即有
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頃然不動即驗仁禮之行即
有恭敬辭遜之意著於外故仁恐爲動之始
[illegible]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嘗
禮恐爲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
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
爲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
又收斂之意雖略有所爲其亦嚴且約矣智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但分別是非當否略無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爲靜之始循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爲靜之終循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元亨利貞所以如循環之無端也

撰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　先生合黃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有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皆以用言則皆有

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為陽動金之為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為陰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為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先生批云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為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思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廣水之在地土之在天動靜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為孝禹弟為睦為婣之類恐如木之為棟梁樑桷火之為燈燭炬燎金之為刀斧盤盂水之為池沼江海土之為埔堯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複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物名及其動而為物有萬不同則各隨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
十[illegible]其爲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
及其爲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
存恐如五行之大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
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爲
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爲凡此雖未
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
土之稼穡皆待人爲而仁之惻隱義之羞惡

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爲
復可以配說而未得其說耶仁之行固有可
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
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強
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說
先生批云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
所屬則亦未離其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
革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爲也
若曰人爲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
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
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
理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絶故必不愛親而亦
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
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此不
知是否
先生批云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 書字疑當作言
施由此始以有子孟子之言為仁之本仁義之

實者親之莊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
先智次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
身受形所自而四肢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
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心知愛之而不忍傷
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方可裁制其
宜以全愛敬之道若倘指心而言亦恐必先
知此心至靈至貴為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
愛之而不肯甘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維
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
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虐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
所以為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
捉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為敬此愛敬各
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
無所施其裁制之道自慕自棄則又為後莊
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可之
而頑然不省豈須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
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棄也若
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
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
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
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恐智為冬藏仁為春
生禮為夏長義為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
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為收成之體
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
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
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
不容遏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徵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
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
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
不好且靜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
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
謂明德者也
考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

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
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來別人得形
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
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註
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
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
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
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虛而

靜嘉堂文庫所藏

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
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
理之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
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
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
理（孟子謂天之不王非不能是不為與所謂
有足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
義恐皆是安於不為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
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
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

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臣之道豈止如慈為
蟬蜾蠃之為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
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
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蓋物雖
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
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
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
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為氣昏
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

靜嘉堂文庫所藏

則容有得爲而未爲者此二物又是皆塞中
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
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
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禀又自有不齊處此
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略識其
梗槩方得隨所見寫呈乞賜
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略識矣
先生批云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
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
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
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性之近人
而或過之但爲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
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
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揔其大全而言之則
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禀焉所謂人物之生
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百骸九竅五藏之身
是也若别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
而爲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爲
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

靜嘉堂文庫所藏

偏正之中又自萬殊而為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蓋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為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為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為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它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

濁之亦[illegible]以其是正且通之濁惡故其濁惡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態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

靜嘉堂文庫所藏

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
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
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
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
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
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
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
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
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
氣質中全物之大略而此四者復分數參互不齊遂
有萬殊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
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
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
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
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氣之始固無不善然賸到今日則
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
而昧者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
所發而啓其明之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
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
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
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盡此
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illegible]或發
亂於事物感動之際[illegible]
或求之文字而怳然有得[illegible]
後其中得[illegible]或索之講論而怳然有悟[illegible]
[illegible]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
未有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
恐昏昧在此不知覺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
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
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
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
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
不侔矣故孝述竊疑曾爲小學大學相承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意誠以下爲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爲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一可實之處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爲我有得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爲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安意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恐知是知之至處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後爲審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胷次洒然處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孝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蓋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戞刮擦磨治其麤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爲人心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若
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
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
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
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不相資屬　吾心適然
与二不相入

爲理不相資屬如二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
理與二不相入以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遂然

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
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
如亦本無此事而著此說云格是
先生批云格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考迷謂事爲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慮念
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慮故此著察則心
迹不遠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爲念慮之
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奪

靜嘉堂文庫所藏

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考
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
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
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爲物蔽而知
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考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
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闇之時心自爲心理自
爲理不相贅屬如二物未格使覺此一物之
理與二不恨入以爲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
無之及既格之後覺彼物之理爲吾心素有
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
抑亦本無此事而考述所見之謬耶
先生批云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考述竊謂事爲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
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故此考察則心
迹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爲念慮之
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碍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難於著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惟不察乎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注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吉書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又以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爲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默有所見若此心常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眞心見前亦不知其所發非是臨時以此心爲之而又以心察之也若孝王發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孝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爲取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誼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遵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大條理之密恐姑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
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
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以下四段即是善體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
之密恐自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
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夫功
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爲說遠近虛實大
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當
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先生此云只擬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然
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爲遮之也試以動靜驗
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
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
只是善柰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
爲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爲思
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曾動着似
即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
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五性
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
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
爲即屬之人既屬之人即是氣質爲之若質
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
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
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
又多求快血氣之私而不由義理之節甚本
具焉又每每爲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矣時
之善至是漸流於惡矣甚則解人欲滅天理
矣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反躬天理滅盡人性之
又天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
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爲不善猶水可使過
顙在山溝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
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
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雖不
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
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斁
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

靜嘉堂文庫所藏

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
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
入不善見印行恐皆指心之動慮言也夫靜
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爲
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
只爲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至其中而止伊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
不善則遷改以從善而已橫渠云領惡而全
好必自學又云窮學益在自求變化氣質
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

君莫繁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
欲之根既堙伏在內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
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當有私
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
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
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更無梗拂
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爲要竊恐
謂此妄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先生批云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泚而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爲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爲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楊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爲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過妻子若嚴君竊以爲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非爲直竊以爲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凡心之發每每如此而無所發又是意誠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以爲此等是意未誠處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己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胷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爲之梗拂故不待勉強作爲自無往而不與此理相周旋折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曾不改吾樂焉曾皙之志恐是其胸中脫洒略無繫累遐想其動靜語默之節了覆其所陳之志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略不用意作爲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在天然自有綱目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假作爲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臺勞行時本不自在閒是紛擾以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道緣衬穩縱

若曾皙可謂真知其為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而未必實能為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鬭處下死功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內
若以存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
是處其知把捉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從他
處去但依舊蕩漾湖塗蒙蒙然要光不能得
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懷開爽耳目聰
明氣象迥別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得時
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懵之極至反覆尋求以
揣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
破又至暫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
開若以誠意言則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

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了有隨接便動時
亦有徐徐略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
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
得哩又只據見在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
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
得別時其愛直是懇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
所強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
至於心地明爽能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識意
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
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意明道先生

靜嘉堂文庫所藏

所謂醉生夢死如
未知道者如醉人恐可說此雖知得是夢
要教省只是不能得省如此者豈非質昏之
甚而難開汚染之深而難滌耶仲惟　先生
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願幸
先生批云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
作弄恐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
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發自
家做主更做不住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
處置不下甚至亂大槩覺是氣怯而志奪

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為要切
先生批云只此便是病根前說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
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
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為嗣既沒孝述
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
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間正此子已卒之後
孝述遂不嘗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
之子為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
之題只從弟拜及領　尊教始悟其非竊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
先生　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
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
主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卽欲俟練祭換栗
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
子之子今旣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
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禮稱之子
卽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卽
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
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
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
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
不同而各有所宜旣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
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
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
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
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卽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
主恐卽攙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即為旁親
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為復只祔于祖
而無祧
先生批云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
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
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
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婦凡百從
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
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議
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
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
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
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
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
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叔父受嫂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嫂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毋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之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十一

與劉德華 充迪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茲乃假守密邇治封政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簡布此腹心訴辱深照

某衰病餘生不堪吏事茲蒙 聖恩諭畀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爲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爲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閒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　朝廷仰祈寸澤
輒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爲楷式
諒仁人之心無閒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録
以歸實爲厚幸
某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
夜憂勞不知所以爲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
是也備災之具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
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勞費太略則又恐有不
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第必有可見教
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見否已
囑其歸塗面扣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刺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某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
甚多恐不可不早爲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
閒多是兌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糴將來糶畢還
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
家亦可勸諭使往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
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椽
遍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
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惠心百病交作求

靜嘉堂文庫所藏

去不得未知所以爲計也
甚數日爲江西舡粟不下憂暑不可言今聞始得
少通然財賦有經而饑民很衆雖竭所有以賙
不能爲旬月之備今再遣陳椽走建昌更令請
教陳謹實動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難
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
鄰道之人均被惠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
其民固仁人所樂爲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
敢以爲請當厚垂念也
昨見三牓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
不能自已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
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
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 聖
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內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實州家乘悉已施行此見親切之
誠乎于上下尤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愧但此雖號鄰
邦然情意素不相通豈敢輒爾干預恐或徒爲
紛紛而無益也向來嘗爲錢漕僭道賢德今一
書禱之幸試達之然須更得民户自言乃相應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何心哉可歎可歎

某衰病多故又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籍知掾荒之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陪下風也

某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上奏與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僉適到此首談長者抹荒之意相與歎息錢濆前日通書已道區區然政不須此也緻郡兩色月解千緡自去夏大旱至今不得一文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曠闕前日猶恐將來爲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爲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頃上供給鉤種種有不可闕者未知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

某孤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隮尚賴聖明照知本末寬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消塵可以復伸報效感之多不若倪之甚也

某伏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略述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語其道雅意但率意草之意不欲但以費榮祿利
爲言故不復敘植桂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
寫去八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指意闊踈不審
尊意以爲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
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
教茲辱垂示乃知已便刋石未加指摘遽爾流
播悚懼多矣記中數第十行周字下元有澹字今
似脫去恐寫去時脫了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
疑之曾來請問乃知是古瞻字不應遺忘恐或
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覺比上
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然所敘契丈二
事皆可以爲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
庶有能勉慕其萬分者
右得之劉侯之孫觀光今爲浦城尉
尉始來過書院祠謁甚敬言乃祖參
議公嘗受知文公先生所藏帖
數十皆佳集所不載幾敬讀之其間格
言至論真有補世道遂刻以附于集
因嘆 筆 文公之畢派落世間不傳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凡幾又嘆前輩流風遺韻日遠日亡
其存者幾能嗣守家訓不替祖風如
尉者又寧有幾賢矣哉劉侯玉山人
文公嘗為之記義學云淳祐庚戌二
月甲子後學徐幾謹識

義塾學記載刻其間誤字觀此
可證抑重有感於聖人古史關
文之嘆云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録之語以爲
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
復取諸家集録參伍相除得十有二篇以
爲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没無傳
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
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
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
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正遺文
又得十卷以爲别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
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能審所向來之恨眞斯文之大幸也鏞於
君之長了 嘉一 爲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
刋兩卷餘以見嘱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
役益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
先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
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
束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
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黄鏞
謹書

卷第一

書以下時事迹處帖

劉共甫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方耕道
陳子眞
劉德脩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illegible]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 [illegible]丁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redacted]文叔
程沙隨可久

靜嘉堂文庫所藏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 元褒弟
汪時法
向伯元
扶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靜嘉堂文庫所藏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彥

林師魯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弟

卷第六

靜嘉堂文庫所藏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感作

題米倉巖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閣阜山

送單應之往閩

靜嘉堂文庫所藏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
驚鳥鹿要須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
得鷗字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劉寄秋蘭小詩爲謝

記

至樂齋記

怡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redacted]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redacted]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靜嘉堂文庫所藏

跋訥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桂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楨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桂院
跋所刻和靜帖
跋所刻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柄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靜嘉堂文庫所藏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鮮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牓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洞咨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糴糶糴事件

靜嘉堂文庫所藏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禾穀
約束諸縣沒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逓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往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鄉親鄰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靜嘉堂文庫所藏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糴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躰認本軍寬郵小弋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邵民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聚持良民
接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抄劄賑糴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舡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糴
行下罷場不許留滯客旅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下兩縣委官伲人戶糴米戒飭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過糴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糴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來歲糴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糴曆頭樣

拘置賑糴場合行事件

糴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糴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檢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

行市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糴不許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拒車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

續置曆下場丘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暫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躰訪場所合干人減剋等事

申明司爲賑糶弱刹害事件

申提舉司倡米付人戶築陂塘

施行關食未盡抄劄之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糴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糴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

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劄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靜嘉堂文庫所藏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覆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務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郎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糴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別集目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 別集卷第一

書 時年廿歲

劉共甫 玭 以下建陽胡德芳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又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賀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舍路來歸只令尸父來臨川上一下迎侍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歸足矣二叔雖去氣象全未廻盻上心猶以向
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
彥以所當論者惟儒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
果能發之否聞讀堅宣公奏議一一切中今日
之病試取一讀發容前旁爲上一一談之當有
助耳若果造朝必亟行爲上早得一日受一日
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
近臣發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眡亂縷縷之比固
不當以私計之安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
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又諸書拜領寫意

但誤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略讀所改數處似
少吝矣如何如何求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
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
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
賤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
偕率之爲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
謂得時得位可以下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黻
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

靜嘉堂文庫所藏

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楷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惘然也

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貢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訐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捄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聞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毋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詣豈妻孥歐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

靜嘉堂文庫所藏

若只是如此說得亦不濟事況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持耶聞奏請令卿監郎曹與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何柰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遺損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耶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嘔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真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速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
念當日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
為不利僕兩公有成則獨冠群彥之後殊未為
晩其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
情相告卄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胸中之
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
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决未敢出不獨為
身亦以為親為一公為國計也千萬幸詧

彭子壽 龜年 止堂之孫沚家藏

請遣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
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
更加控免耳區區覓鴈不足為重輕忽聞門下
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為之駭
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
所鄉君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
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亡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
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
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 洵 洪[illegible]學刊允夫家藏帖

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為僭瀆睥睨愈甚

靜嘉堂文庫所藏

近日葉總章中巳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舉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準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冤痛莫能爲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 掞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爲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已肉其足食乎小謹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願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父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勉墾耳一笑

靜嘉堂文庫所藏

逐湯詛陳豈非賞魏無
知之功乎可笑可也

魏元褒

早稻既登拯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
節將臨大為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
為可慮耳今歲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
若只賴有佐措置則今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
易道也近日逐去洪萬稍快公論得劉澈父書
云灘逋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
矣上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
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

邦初聞甚以為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
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
比也苟潛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閉戶
說菖蒲藤緩急實難使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
稍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
今歲不為場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
比扣苟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矣未也

魏元褒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
縣靈壁兩城約其利鈍得真精銳十餘萬解不

知孰是前日得先生書云鉉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幸洪皆遷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爲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爲佳

○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爲奪兵罷黜之漸有識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則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願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爲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賚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騎至城下幾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爲踣於遺者相望也（宿州後事寬甫書所報也。）書亦云匕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爲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爲不然但不知所以爲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爲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恐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朝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爲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爲泉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九章璽漕馮方以太府少卿參八日已行矣查元

靜嘉堂文庫所藏

誠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按坦兼直詞禁王處長閩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漠欲陸尉書已依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示容撿鄙論爲荅有不當處却告駁

冀即改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 祖像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爲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胃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比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尚忘之孫系來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還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

秖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勞形瘵精力全衰頃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見傾倒留歎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人告雜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當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

靜嘉堂文庫所藏

去又意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爲
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
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焉論事不阿
近所未有亦恨太疎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
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
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
爲可慮柰何

向伯元

到官十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
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殘民害物之事初謂
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
命次第当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爲衰病復爾交
攻欝欝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
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
卧兩月萬至危殆承頻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
報今雖未死然衰頹日甚不可不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
縣官勢須再請耳歸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辭

靜嘉堂文庫所藏

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

子御想歸久矣

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尽曾在趙子直處與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吉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逍遥西江波浪何時平其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其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遂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如也餘二十屢得書勉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必定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
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悃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
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
次第奔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韶仲父子聚哭之
極不能爲懷也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
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
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其詞職得請私義
粗安若命懸庖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鄉援相
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來

其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山亦不成政
事徒然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
又再請未知如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
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
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無
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
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貞

陽方蒙家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
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
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
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
暖欲拏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
留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
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不幸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
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以為恨如未始得見顏
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
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懽然
為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警欵吾君之側者
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
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竊其駭機之
發近在旦莫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
已竊竊私為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
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
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
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
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
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
之擾言不盡意伏惟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
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
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小閒謾讀舊
書姑以
思遣老耳不足爲左右道也聆聞諸
公於門下數有裹言而群賢亦有蒙進之勢作
鎮瓊門是爲東來之兆而聞者所聞乃若小異
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幹方之
任以蕃衛王室爲心亦豈能勘然於今日之事
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
浩歎而已
某所爲大學論孟說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
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并
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往來每懷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爲況果何
如統內軍民討自寧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
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維小定然諸公書來
似已便謂無事耳所幸仁賢
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
恐終不得辭此責也其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
婦之戚長沙除目未之敢承其間蓋有小小曲
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
紓悵悵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
明敏有志於善嘗爲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
和不幸遭讒遂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
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妻晚嫁粵守潘士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
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不獲冒昧以來則
承門下到關已久且拜蠲逋之命矣正人得路
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喪也區區只一兩日便
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敘以攄鄙懷

劉德脩

靜嘉堂文庫所藏

生平慕用耶幸為僚荷相與頽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猶往不忘其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廖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會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志致君行道之本慄縮罷兒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老先生必且宿留後命拜狀子壽千里戒獻

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企望幸密為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為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為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

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治拜祠命不
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
托季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
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
我何哉

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
文叔郎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爲道鄙懷也集賢
益孤勢難復久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詢況便安足以爲慰
伯比來時大變殊駭聽聞流寓斥逐下及韋
布近年以所未有也國步至此是豈細故而
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
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
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
月之初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
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
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
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効而傳聞俞甚病勢遂
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

老之音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齒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李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子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

哭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父去冬尚幸一見雖不及奉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朔峽定住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憒懣一訴窮苦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吸梵棠齧舌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然留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千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相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側有謫卅楊王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絶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夫金石録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

乃絶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屬垂則幸數本寄及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悶

皇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猴逢者是也或正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

靜嘉堂文庫所藏

几下否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
比日台候何似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
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
痞遂為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玆
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亦未敢保
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
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爲古
人尤足傷歎于越得書嘗示浩劾亦能道示衆
語不審比來閤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
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眞可惜也建昌陳烈正

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嘗相識否
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既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徽王峽
乃微盡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
耶爲廣異聞耳文叔季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
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
經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瀕仰群
公書只從州府申乞謄上乃無人肯爲作保官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穽冥冥防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尼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今人憯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也哉

劉德脩

其舜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郎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鄉來訪志趣不凡知當出入門墻固宜然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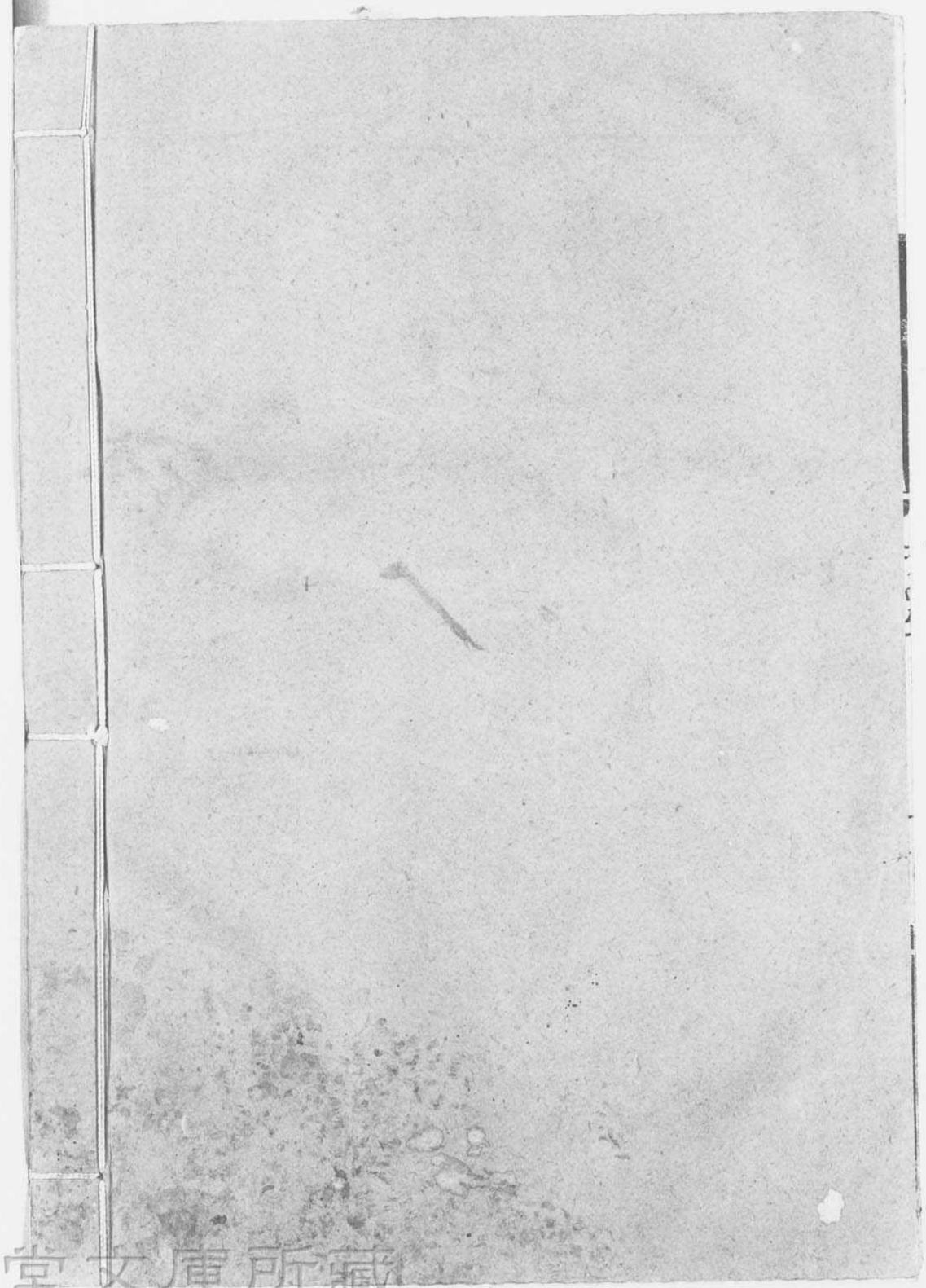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曲折爲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爲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秩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舜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千竟以極還卜以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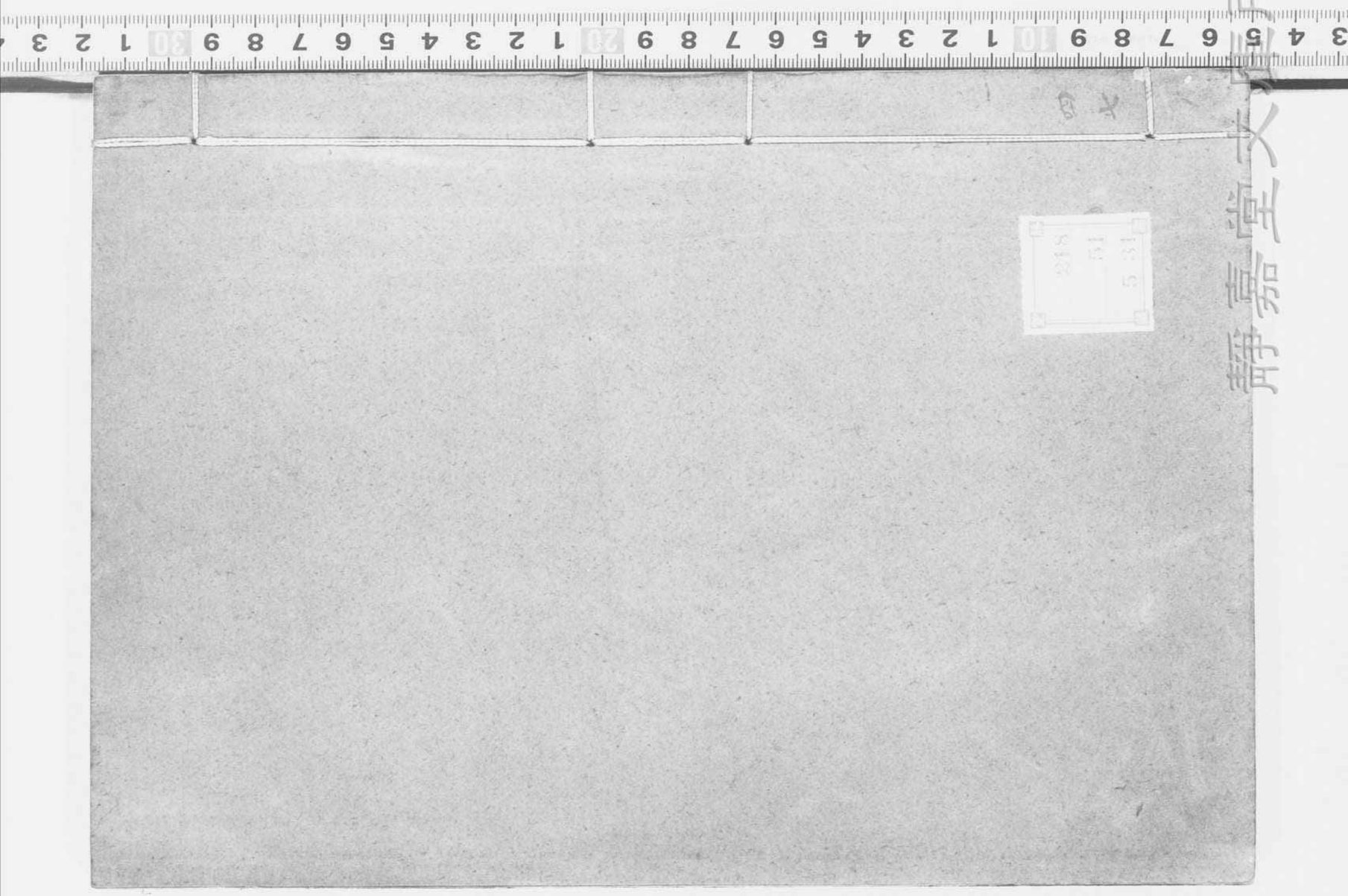
十日聘矣宪哉痛哉聞有為之賦詩摹印揭之
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
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
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
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
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邵否平父比
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
外為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
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父事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又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李章

近日摟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莫不喜略盡其勢必從頭別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許寃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靜嘉堂文庫所藏

黃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擾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甘寨檣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比諸人掃剥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其罪戾所積又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絶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

郡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遲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數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蘇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太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爲兒之適足以爲尉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頹墮爲佳向來長沙時已嘗竟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redacted]謹季通聲問殊

不佳而其家未得油
不知何故不 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
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爲多
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
聞之痛恒不知涕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
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
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
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其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給
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
渠亦遭章說移學切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
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爐附火
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厚圭示忻慰
律堂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
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
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
見喻既欲歸黃沙想只取劉原路初發先走莒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只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
相處君止亦便安否不到未甚定豐亦是當事
少須當自爻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
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
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欲知
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
千萬自愛爲禱君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
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記餘芘此非戲語已十
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頃鄙拙不足當耳

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
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身全道閒人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
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
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
動息也

章茂獻頌 先生之孫主簿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今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
沙便兵却託廣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
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靜嘉堂文庫所藏

某拜鐫罷之命罪大責輕惟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詿誤寿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曾孫 先生之曾孫中轄潘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授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勘然於此並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喻蓋已慮之衰丈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爲群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十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敷或云集賢曾於禍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鄉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

靜嘉堂文庫所藏

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交之望然以足以優游徐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關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倘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玆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甚甘宗爾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自昏亡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發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柰何柰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甓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抹則此皆為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劉智夫

其涕泣再拜恭聞　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
痛纏普率況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
號訴想任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
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
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爲萬世之
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閑陳守潘士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
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躐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

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道請即自彼而歸亦不
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
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俟得效
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
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
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来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
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
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
鄖額已得之不過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
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
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
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関儀曹亦已為作季
路書亦告為瞥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
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壯庸瑣自當處
分顧乃為此則其為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
受耶小報沙井堅自請於朝得僧牌以治邊防
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等事
若整頓著便成瘡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
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
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久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人守楚者差除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事在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竟外溥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來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荅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爲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勇猛直前便以頭曰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後給朝假馬會忠竟以林和叔文字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爲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塔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由婺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

靜嘉堂文庫所藏

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爲久遠
計耳諸公誰爲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盧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
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爲吾
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詣屢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
之意而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
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
又徙官計且遄邁矣某中閒亦甚杌隉此數日
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
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
之不能預以爲慮也陳彭揚項竟又不免子直
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
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
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
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拯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
待盡且顧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靜嘉堂文庫所藏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
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閒讀書
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
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舉之矣但零陵
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為恨
且潭幕支使王黎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
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
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
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閑陞秩
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

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
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
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
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
觀亦幸聲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
何以處之渠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
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扶
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
落如武侯營蠻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聲職告老
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鐫職罷祠但恐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向上更有行遣耳山谷談吳畫佛入滅圖中
魔王舉指而發一笑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
不見邸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
未見全文然意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
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
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城而
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
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
力辭也收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
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
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憲損秋稼
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灑信亦白實
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為懷聞方
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
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甚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沿路有可喝者并巧煮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後繳罷張巖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旦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季通之柩已過鞏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絶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今達此意於有位大家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勿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上户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譽斂上户之怨此皆其來語加上户無可怪也不謂賢者亦為此言他尚何望邪

劉智夫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季通之傳浸盛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檐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官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生館內諸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使作閉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肅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看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若固窮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固非伯寮藏名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
試以觀已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
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
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藩康葉諸公相問訊
欲相見若書時冗甚亦忘記謝之可爲報子約煩
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藩丈及叔昌
不敢坐邀汝可爲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
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
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爲汝憂之
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

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
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若成來
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用中　文公之曾孫壽安家藏鈐印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
信州恐有剽掠者建陽江墩武夷近一夕爲盜
所焚氣象如此而浦城渠兄州府止從配隸又
閩中道而逸矣姦民無忌憚未知所以爲善
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元
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勝要是本原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正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方家藏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堦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婿之家婿導婦以入不見有舅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和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堦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温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通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久 以下晦叔之孫仲能家義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盤言發爲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窃植圓淺昧脈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之爲極十之爲誰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洗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作呈求教矣聞人丈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其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說耳豳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日繹說得澈尊聽當爲印證其可而掊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爲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望汀鹽之弊已極手直之策未爲不然橫爲諸
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
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
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麼費便謂
可革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
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
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
四營成易正爲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
十有八變承之再扐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
是又一四營也凡爲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爲四

營者十八乃爲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
所礙不審尊意以爲如何也月樁條對亦已領
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於耳學竟未知
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爲便亦
錄得中間解析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
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爲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
難遥度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
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爲民害者則因循苟
且上下尊守以爲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眞
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

靜嘉堂文庫所藏

別幅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為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敬泚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況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病而倦甚又值書問頗多未暇盡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作縣術水旱政和新禮

靜嘉堂文庫所藏

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可據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 鄭尚書愚叔 僑 見莆陽比事續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捐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其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庇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温公續古録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温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及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書語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洵 以下洪正卿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逆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

靜嘉堂文庫所藏

刻不敢忘善且少寬之講傳非病劉所依乃原
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
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
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慶鎖今無一人在者而
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
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
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上

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
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户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户其又自立
一户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已功夫所當用力然猶
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
賢閫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
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
切至到直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

靜嘉堂文庫所藏

愧亦已多矣尚何以是
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
言耳觀書貳有所疑因便疏示開時寫得便可
旋寄德和甥此中時有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
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
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
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
弊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
怨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
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
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
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
所望於親友閒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
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
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帋亦勿示人爲
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汪逢龍刻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
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息延平李先
生始略窺門戶而疾未瘳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斯言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之濫出入無所適從各爲學問而實恒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穉之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頗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又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

問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徧次而及之若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爲一書已就稟文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潛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爲穩當先集亦

靜嘉堂文庫所藏

難於出之〇正亦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爲詩文有可寄示者否其向到湘中　語甚多然旨意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絶出亦何所用況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音子善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過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蘇論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此心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龜山

靜嘉堂文庫所藏

邵康節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是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意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弟乃二三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安傳然已爲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爲誰耳此舜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捐謗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勿之意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旨將然

靜嘉堂文庫所藏

默之[redacted]能有所及並學徒不欲一日舍晝遑恐或
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北來者勿受可也昏星
之喻已悉然皐陶若之而堯曰殺之毋乃兩失
其職耶

○○　彭子壽　龜年　[illegible]堂之孫汪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
爲甚交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
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
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
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鴈吠喧喧日甚
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擂紳而
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蔡何柰何某今夏
一病幾死巫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
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取陵者例皆
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効章上計今
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
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
緣此閑坐却有悟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
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
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redacted]昔只如此終日馳驚何緣見得事理分明耳夫子所謂學竟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意蓋五十餅湊附回使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方皆可見矣

以供粗用若時可笑大率如此也鄉林逝去在浪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redacted]不度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崎幸也茂獻必相會踐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小謀不[redacted]可及矣柰何柰何

○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施已次豫章今當秘駕里門矣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窮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施以慰期望雲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爲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 祖開宗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兕復出於押邀
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矣苗岩難濟得伯和
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疎脫
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爲非得一見伯主持不
可下手其已撥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興役知
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交
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
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爲申奏專
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
（此下可來幸爲計度見任官中有何人戶可委此
謝户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否）

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
憂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勺數如何幸惇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歲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
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
語爲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此
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
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爲幸

孫季和

靜嘉堂文庫所藏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且慰所懷大抵學者
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
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
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常思以居之卒究遠大之
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窘客無緣得就今既
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養使并送出禮處
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爲人蓋目昏殊甚不堪

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嫌
交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爲轉求
也

○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有直棄卜筮
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
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
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
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
去幕中近錄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
空強說也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本意也又嘗作易象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并一通去請看如何
書小序文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
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爲成王
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爲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
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
亦誤以爲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
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

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尾
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
是師法書序也■漢書近嘗從孔安國受書大抵古書多此
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爲孔子之筆恐
無是理也先塋志文不敢忘但爲歸來悲疚中
未暇落筆今當小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
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精鍊可
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
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
匣寄之煩爲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

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奇雖甚疎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爲劉乃爲立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其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爲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爲也久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舅不樂因奏只得申省果亦且發未就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向承

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爲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示行實諸書亦已蒼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爲寫一通來暇日試爲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迎之時運固叵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爲吳侯在政和爲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爲吳公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爲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考之也當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

靜嘉堂文庫所藏

年來自已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
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
始追恨向來之嬾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
不遍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俏新不能自已略
爲草定數語謾録去要未可刋以速培城之禍
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
長子之喪悲痛憯恒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
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
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
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
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
欲各寄一本而偶書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
煩爲道意也寧海僧意如何秉彝好德吾客浹
感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舉朋
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清之 春家藏帖 以下盧陵胡龍刊靜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況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令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保僿之譏而刃刃啓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紛擾事之機緣允錯雜而終無感悟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冥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倘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人遽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要株吾儕事亦無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某幸如昨但秋熱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白告從書託轉託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大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某在家應接隨分慢慢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監看附來如何恕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閒暇些子蕪晚年身心悄安樂也沉伻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為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録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略脩耳近思續録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録亦佳但如此編録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録不妨若亦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録示千萬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尚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
亡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問旦夕有尤川便
當寄書與之澤之何爲至今不見歸耳鄉近遣
人來納幣娉文不成却是其女子已漸菜春同
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未當如約甚當一
與俱往哭伯恭亦不能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
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己今在甚處公度當
已歸來旨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誤
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非奏與獻米人推賞

諸公不爲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求中極論其
事通中但尚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
何閩江湖間水旱頗甚民已有饑不知州縣有
無措置其今年比之去年事勢也不易也盧陵
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剩拘公行甚於常歲
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歎耳薈集中外
俱安諸郎二佳茂愛文夭折可憐平父小女
與泰兒同歲可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
事甚可惜今此兒未已寄不能不掛懷抱耳向
丈得書却來說及鄭林集要亭甚恨未得見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庶文豈敢偕勇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
遠家否何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
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奉
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交遊學生并為
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澍東知名士
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
耳惠況紙墨筆牀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
二小書寫往幸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
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旦夕更屬新將此為

子戚女戒本各為冊而皆以雜儀附之於小兒女
各收一本讀今此冊為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頁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
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文戒向見泊森談欲
刪將一兩處忘記問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吾
人二書似亦可刻并屬之也

劉子翬

其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
未即死然神氣衰憊比之昏中又什四五矣雲
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

靜嘉堂文庫所藏

秩忽亮延之送勑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
小小行遣聞新授却甚以爲恩意亦爲一番勞
擾但去冬案發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
能深以爲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
復喜慰宗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已見報
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勑之章
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
爲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
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

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記
定叟傳得其温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
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
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使人草率附
此不知書到時朱轓皇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
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
者喻王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如
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鴈慶勑偶得一絶云
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

靜嘉堂文庫所藏

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
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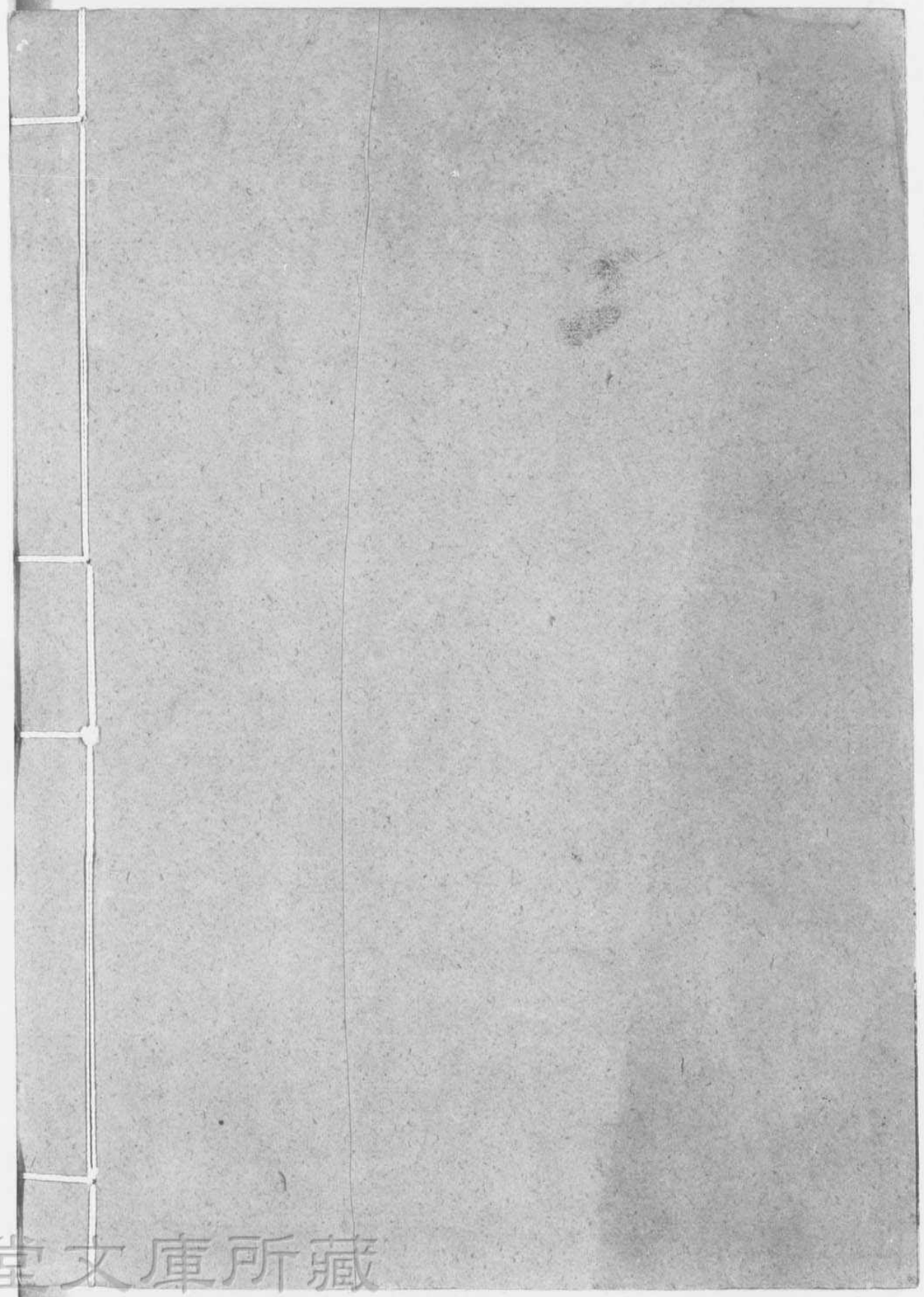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爲慰比想經暑
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
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
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戚謑病
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
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遇子合之姪孫於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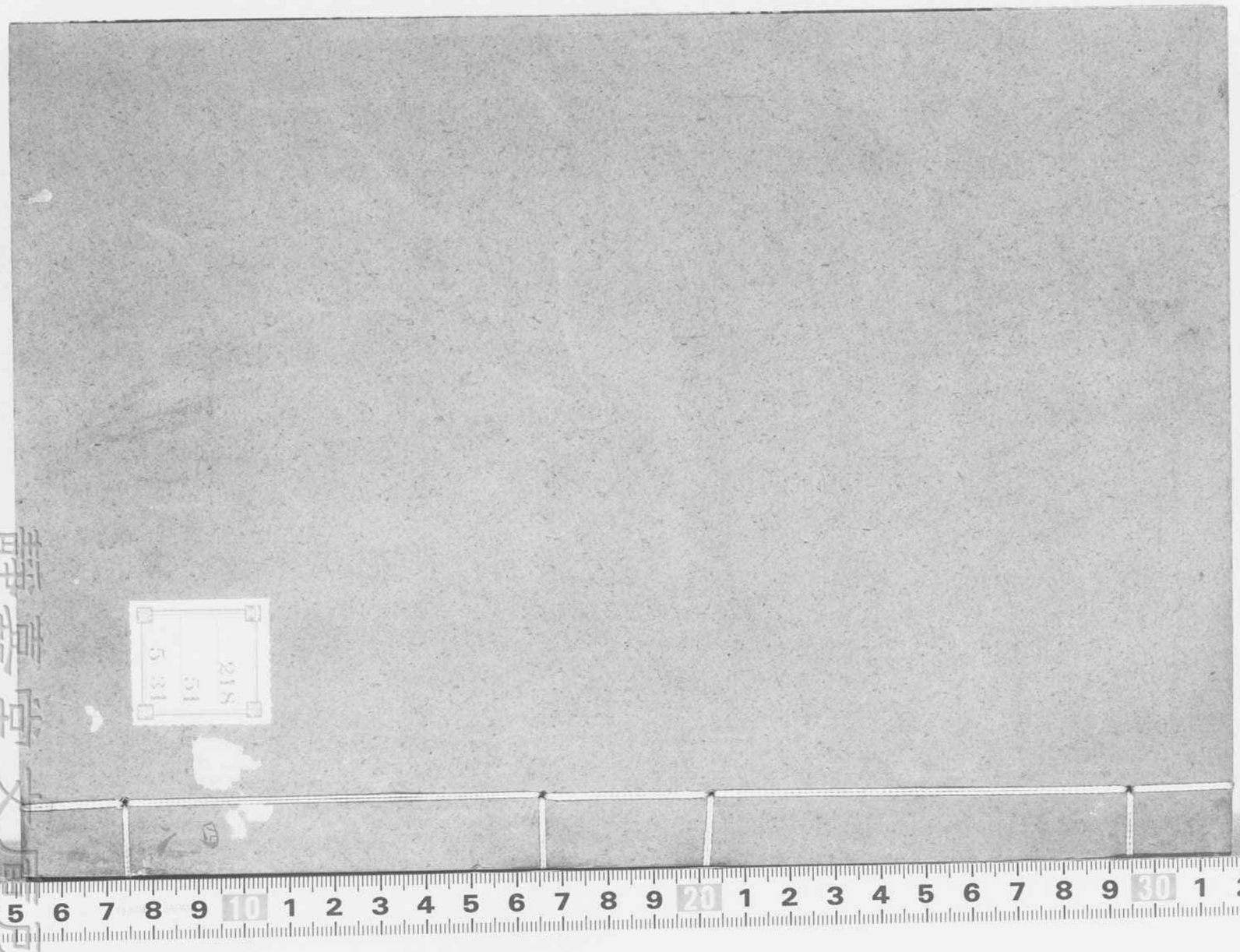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爲疑但不如此
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
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次相反）若祭四世則一
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兩西對設又似敵躰不分尊卑）況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
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
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
爲定之爲愈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静嘉堂文庫所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繫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觖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

靜嘉堂文庫所藏

窺覘有所竊議此爲增崇望實填服衷憂之本
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聲所懷雖在荒迷
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爲萬一氣體小或未
後故常則塞塊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
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棄細娛牽制回奪則於
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謂憂人
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
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
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承自罹楬罰殭莭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

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
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
塵埃亦已難矣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
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
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
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
高明亦有意乎荊州聞極荒忘無賢士大夫可
奉談燕人心至老尼父流放歸復收拾願日取
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佐物欲之蔽幸甚欽夫
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之得書云開正方得拜令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癈選格令該覃恩恐可參部得少垂念幸甚幸亦非敢有過望也舊臨安宰劉元升者不知嘗識之否其人少年曉事再爲臨安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爲提刑按罷客於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巢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鑑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略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侯所窘渠來始究跡建陽科歛煩擾首劾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爲侵官不知

靜嘉堂文庫所藏

終能協濟否所論措法利害頗與聞中相似但深悉鈔法而以官般爲害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若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齋治無瘳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懷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

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纔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麄尚未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沛欽望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
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
也昨蒙喻及徽綃文字不知曾爲劉奏否更得
留念幸甚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
尤有力也近時鄭鑑劉策重想悉聞之明主可
爲忠言自是士大夫顒望若鑑委曲避就養成
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
消長之幾正在此臺臣劾之間益可寒心計
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
況邊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

綱政體若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
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
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矣恨作也字不知
尚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之意
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悚耳責沈之義昨已
報平父正爲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嘗
者尤便也別紙垂喻亦降葬筆具悉尊旨但彥
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去亦不更事凡百過於憂喘急迫而已）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
聽言之際更當毋加審諦使忠實日親讒慝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遠則父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
之間者其發憤賢不足以得其當而已僭易皇恐
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禀二孫之未恐止可撥
四百秤盖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
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
宋家産業出言不遜其子亦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
生事已令陳貝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
得已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見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
日前無大虧缺而水泉滲漏殊不可曉間之邑
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爲病者但謂間壙太
深使然今若移宂近高而淺其壙則無患矣此
宅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
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
致水蓋非偶然須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
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

靜嘉堂文庫所藏

竊憂之及聞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爲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出示信如初略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祕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爲謀則巧矣而爲國患日深柰何柰何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許省卧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爲王公集序若可

無愧但未知尊意云何耳聞莫子晉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本見寄爲幸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卻乞示下當略改入題處別作跋語爲其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後當少綏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諸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資家又不能有以資之發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廿

元履之弟誠之昔中聞得所子賻金數年貧易

靜嘉堂文庫所藏

稍有資報今秋因索債歐人避逅致死遂盡索
所賣又舉貸貿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
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救之往時元復病
中亦以此弟見爲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千援
殆徧又不容復有請尊審樞密或有貴之惠
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初不敢有此望更在
裁處也

○○何叔京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浪是天資儻高底
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類曾以下尤

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盡人心無一
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
帖然豈曰放僻邪修後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
乎且放僻邪修後正齊肅則放僻邪後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後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
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
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情頹靡漠然不收時此
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
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 德明 提㴱刻於韶州州学

去冬嘗寄聲甫累月不能詘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交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奉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朱舍人進用正當泰范之時書奉書卻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書象服紫當是據憲所借明道廟像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襆只合用幞了鄉飲酒禮君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redacted] 元履弟 胡德方家藏

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緣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 一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 以石有之一節 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 卷數既未定 稽若只以此 句包之如何 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 云云 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竦然在學者止周遺之 除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一條蓋前已有此字可包舉也泣拜奉嚴君士敖之狀以銘
文爲請
志文所以大者如此其忠悉如來喻填補矣愛
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
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苦一一
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興利除害賙人
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貸之事便是吏不必
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
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悉言者表而出之恐
益生病不如爲況辨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爲富
如此問大富籍富皆坂字也向見荊南田官論
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處史
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要
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婁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
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
辱手示獲聞比日劇暑安裹殊勝尤以爲喜子
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
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屢謝富舍有園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
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 浯 州下伯元之孫公承家藏
承之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
請廪廪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
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敘古千文
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勞各納一本敬夫為
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
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子高堂方求記於尤延
之尚未到也得子淮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
蹟甚奇輒欲就請摹刻以垂學者 去卒只
一兩月可了即專人漂送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
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未得從容侍教於前也
某不量踈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垂忤
貴臣幾陷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
顛蹶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
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一二學
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閻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警爲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今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意以爲如何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向伯元

某頓叨除用出於意外寔慙尸素免然猶復忝郡
寄上恩厚矣但年來自疾殊甚恐不復堪吏
責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潛去秋以書來告
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遣書之後不六
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彌不可言然至今未
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
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憊
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
槁浦柳之姿望秋先殞每聞老交聰明輕健過
絶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
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
慶之命杜門藁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
隔在異域每視新銜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
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
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欽袵摯誦不覺終篇竊惟忠

靜嘉堂文庫所藏

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政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若觀之即究轉歸已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寖隳深以自歎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

靜嘉堂文庫所藏

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誨之意再加
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劒之境
有哨亂者官軍挫衂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
瞻顧未知秋駕之所柰何柰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　否欲求一通此書無
善本欲得此雠正也

向伯元

其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
得之文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
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
謹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未當
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
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草稾本拜呈未蒙鐫改方
此悚仄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
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忠心亦未為不易之論
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
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丈亦有書來由
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爲書極懷想也景陽得
時親仗甚幸眞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
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
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
去恨其不勇爲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
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去歲入都時已知
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今子知丞歸來文字竟定未耶今時諸司文字
多爲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牒而
脅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必
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
郎孰閒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
自覺昏憒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茲付之
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妄雜指教
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其去冬波及之章正相
先後但渠在郡與閑在不同路閒俟罪巧祠未
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
何故却歸廬陵父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
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
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奉祠關近力
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
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間
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
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
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
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
名世路如此甚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
只作殘年飽飯之計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
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
此為恨恨耳

黃婿已歸三山趙馬帥之招為今秋漕試計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後生輩未忘進取爲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
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
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
鉄鏡川墨拜領練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
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井伯外務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頓希可以藏拙但
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冊震不知
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
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
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
否煩爲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
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爲尋訪喻及此或亦專
人去約 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
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
來亦嘗及此 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
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
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爲有益也伊川先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多今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其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煩并爲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皆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酬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爲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依字如此它況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爲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矣妨農功未敢下手又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免費分疎尚恐有避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
柰何也學古之薦眼得帥書實語及此公論所
在人無異詞也簡御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
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
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
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為轉求也千萬見亮
為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是第三女子得疾療
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
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但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
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
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須力請以得為
期也通若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
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跡脫幕府諸人亦不得
為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
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效
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二處未盡曉異時須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爲三山之行可見
審重之意又嘗守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
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零字
韻險揑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爲
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
紛人之多言真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顧此私
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
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
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施繆政累及僚友
深以自愧師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遂寄冗未及上狀各
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遂寄冗未及上狀各
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檄恭叔來
守乃翁忘銘略爲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
夢寐不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墨
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
朋舊間恐有可爲可譽處幸略道意已深喻之
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如事或使知之亦佳

靜嘉堂文庫所藏

林井伯

閤中何以閑日相思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公為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昨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寥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千乆不得書今年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懷關又復翻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章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埋文字不得懃繼得一二小文書有未讀處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為況如何師中想非乆留官矣復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洪今年頻覺衰備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更不見效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胷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竟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傷皆未老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而濡化近又聞子約之喪敗死異鄉尤足傷悼想聞之亦爲悵然也奈公得請奉祠歸喜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携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 彦肅

友人林井伯旻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其高到都下不欲多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壬

承喻深愁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爲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脩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紙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
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北等粗合有司程度足
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
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
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
處及未印間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
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吟及也
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
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陳晉盡便無可說不見
後論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
矣此學不講之過也

大率闢揍已字太多反失正意據題意則治已
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
此裝得太重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第四

書

方耕道 未

所示劄彙備見勤懇之意至 動感動理必可伸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爲已明白與未耳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柽楛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恭謹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柽楛箠楚乃是正理今欲發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既歸已悉心歸於他
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
須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
中丞語云吾不爲它學但自幼即學幸心以待
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
兄樂於聞過勇於從義必不以爲怪也桂林春
來未得書不知爲況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
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爲
久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
不爲久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

反爲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容之又不欲公言
而發之盃酒之餘恐未安以愚意觀之既爲
辟客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容言
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
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
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萬幸聽
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興衰所
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

靜嘉堂文庫所藏

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虛心玩味未可便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事詳緩申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看也皇甫文仲甚不易得若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亦嘗相勸眞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耕道爲容說姉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今弟書來甚在大慰又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兄百日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健慺莫已旋向安矣偶疫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遂急那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令兄伯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無忌耕道病僮遣去錢物幸爲檢入也

方耕道

靜嘉堂文庫所藏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中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 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至玉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閑之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已知矣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漸易處

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摸縱深可歎恨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寛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爲可惜耳其懇詞除命俟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兹勢必不成行也

楊生道夫鄉居托芘甚幸聞其懦弱頗爲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爲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 朱魯叔

以下甫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

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宋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洗滌心胷亦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可得之只録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及幸也聞說曲名皆連此

學古

其忽破鑷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冕幸以某故少加照覆
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
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寧
喻之也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紜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
累及諸賢例爲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
到車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貶有
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比板樣
爲經子則不足爲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
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
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
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
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
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
送至此爲幸借請餘錢却煩盡數爲買吉貝并
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昇矣
昨亦已懇高丈爲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
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
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

靜嘉堂文庫所藏

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爲幸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泰家藏

禾敬問改過行已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邇其亦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

禾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脩已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士書

皇甫文仲 斌 以下文仲之孫攜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駔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喻

皇甫文仲

靜嘉堂文庫所藏

辟書已下不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
延貴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
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帥欲附書也四
九姪專去請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
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熟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
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
爲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
今付來人看畢幸示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
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
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其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
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
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
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其輩衰懶只
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

靜嘉堂文庫所藏

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成書非敢有所容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況在今日老兄讀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子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亦必以爲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辱書知還侍安穩即爲荊渚之行甚慰所望大丈夫所爲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爲禱弓磬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不一力太強非羸卒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爲賢者之費甚以爲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redacted]久恩館人也

皇甫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形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分數奇正之學幸爲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
因與俱來爲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庶帥 倜

某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爲恨年
來奔走疾疢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亢切
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喻及有以知賤迹之
不敢爲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
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居 筠陽極爲
得策但太尉丈忠誠勇略上所深知而公廉之
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淳謗自消亦
不容久此間退矣其踈拙自信仇怨 朝幸上
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
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
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 抃 莆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郎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
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慰但區區本欲一
走前路謁見少償夙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
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
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藥多有亦性少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不容進引領旌旆依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坐徑蹲華要而賤跡陞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末俗衰懦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席然後為相見也須惠茶藥感厚意方意極佳服之有効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光宇　子方之孫友聞家藏

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為請如能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其與之游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頓不果論者至今惜之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稍被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為國薦賢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與於

靜嘉堂文庫所藏

廉遜誠非小補東臺王文亦知其人語次扣之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顓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牓文亦嘗留念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告萬狀僅了今春煮政即欲丐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災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尤未知所以為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朝降本收糴且散牓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

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為力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厚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為尤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

靜嘉堂文庫所藏

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便人不爲帶行今內一
通幸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
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
孫應時頃在淛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
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賜延納而教誨之幸也
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
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爲上下所
安矣消長之決誠已非遠慶不恤緯之憂伏想
同之也傅之爲況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脩

竊聞榮孜除書進參講席輔導得人善類同慶
某幸得爲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脩

耶承載酒訪別情詛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
得款承餘論而遽爲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
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起東溪先生重以
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動誨荅也小史汪致明願
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
命它冀以時節宣玆毅格君定國之効千萬甚
望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丁仲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胷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晝夜憂慮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胷中終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若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其比來溫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

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俾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大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憒憒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

靜嘉堂文庫所藏

見教勿憚辭費其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詹尚賓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猶者有所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猶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猶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爲耶

猶昔但能不爲而不能有爲亦其氣質胥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爲之理

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闇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爲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於衆皆悅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猶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化其氣質耶抑亦受病之
源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
不入室爲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
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爲慰天台
之勝夙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
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

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
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
所見之比但揜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
也但揜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
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畫稍
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筍乾紫菜多品
杰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廿餅并雜碑刻及
唐詩三冊謹附回便幸視至
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未晚也寒山詩
刻成幸早見寄

靜嘉堂文庫所藏

西原崔嘉祐

以下見南東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嫗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道体佳勝爲慰其前日出山至上京陂頭遇雨巾屨沾濕狼狽可笑喜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捿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動止佳勝昨日之雨城中不能斂塵高隱必多得之也米資少許別帋送上幸視至魏甥恪即向來病甥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之當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遂東旋棹伽折桂失此一見 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体佳勝庵壁 嫗仰勤神用方丈惚惚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 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翦尤玲感也卧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今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嫗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体用沖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發檝柯也所喻當

靜嘉堂文庫所藏

爲立之庵中什器浹一面措辦旦夕得兩徐須
一出郊諸客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承乏寒道休增勝爲慰卧龍新庵主入庵
未得一往視之承其寄意感感人還草草少間
別奉問次
○○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曾
孫所藏錄稟

其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荅齋公之
名而知其相與游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
深山窮谷中與世絶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
如荅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
孤陋甿蒙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
鼎山蒋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
子之舊遊然後知荅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
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
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
講學爲事怪其温厚整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
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
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荅
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
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

靜嘉堂文庫所藏

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悦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懇恃事勢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損惠長牋副以劄目情義周湊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竊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諭則爲賜太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其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擇之此來得日夕聚首啓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爲異時承教之地爲幸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款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踈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

德復禹福爲慰爲慰第聞師魚還不起疾深爲
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要
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
重有不易處者柰何柰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
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仰仁體此似不安又
謂推而上之尤覺間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
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
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衆以關雎之類
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今此本偶
爲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

正句引起下句亦有取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
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郤結在所比之事
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
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
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
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果圓
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
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問應接不得

靜嘉堂文庫所藏

少林繞得頃刻無事即須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爲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爲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即爲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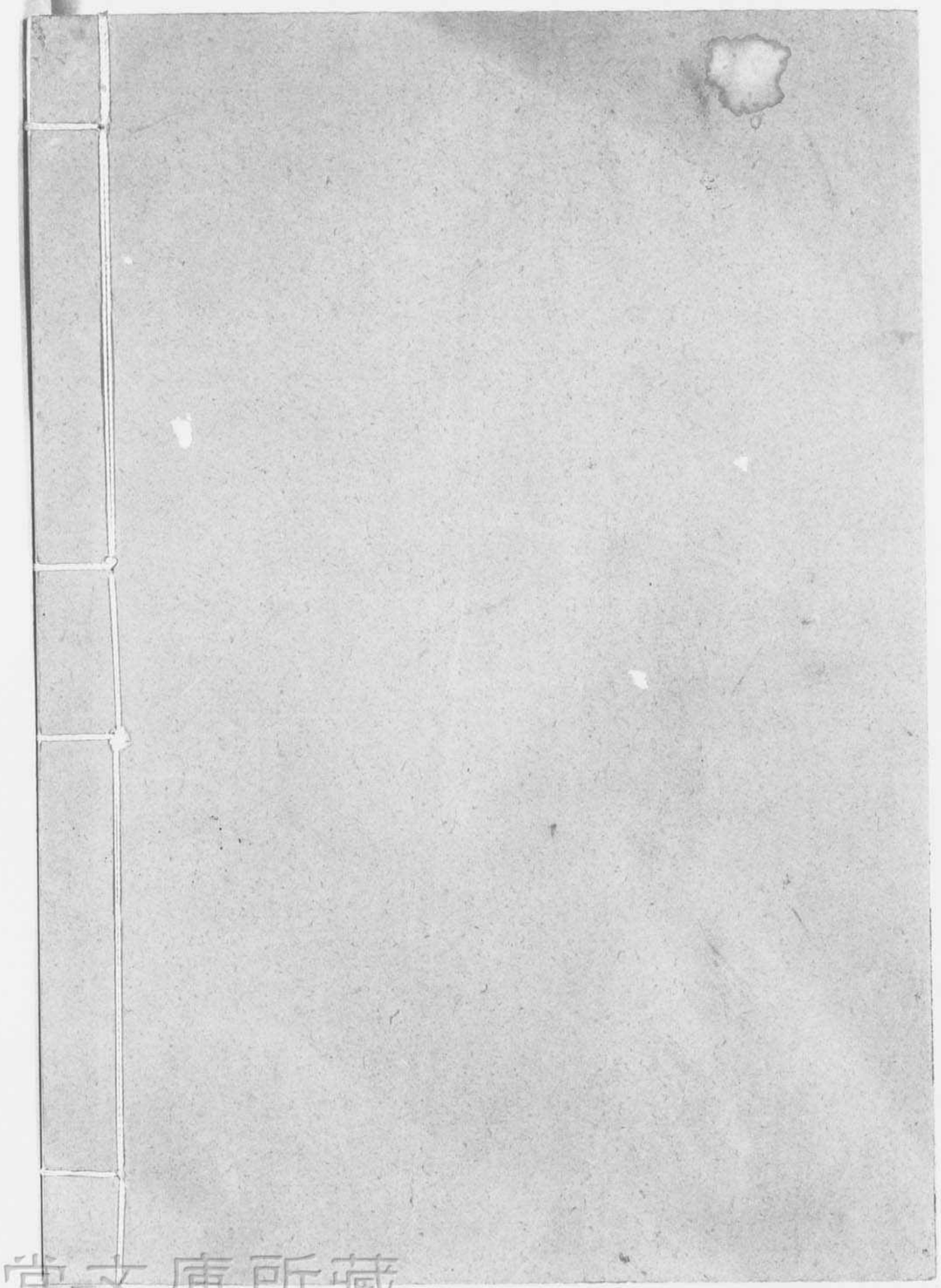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禄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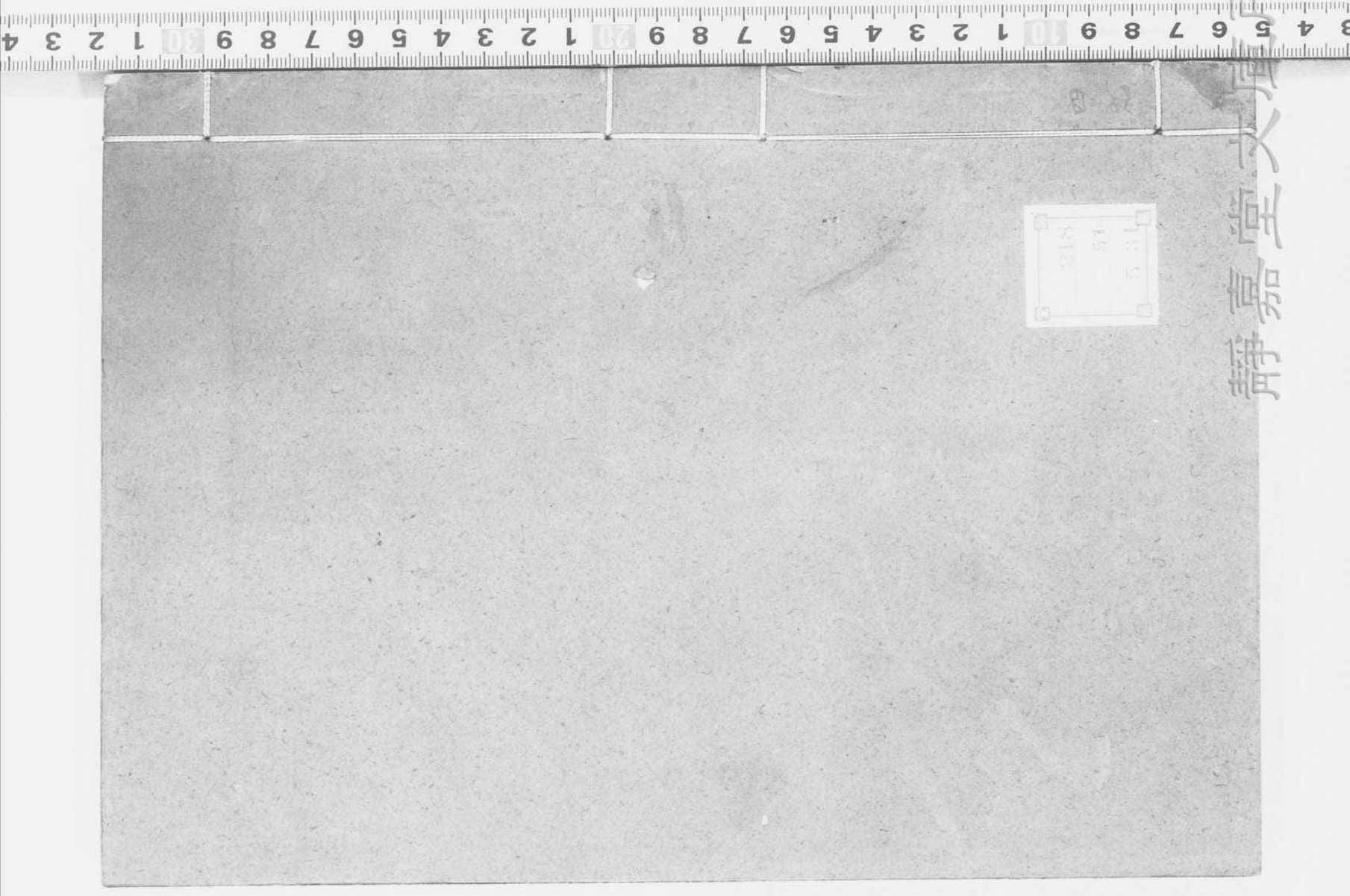
別本陳同父書朱全具

靜嘉堂文庫所藏

國家圖書館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北京圖書館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書

○林擇之 以下文公之曾孫蓉家藏錄藁

其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蘇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輒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皆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

靜嘉堂文庫所藏

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孚也書中所論
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發則便是缺了
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
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
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
之文定祠記知言序遺書二序并錄呈和草想
書中自有更不寫去祠記渠令為看未穩處讀
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煩子細僉出及注合
作如何改易附遞來潭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
甚欲速得之語張即改定寫來前潭處也三序
并告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
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未加進而年歲已侵甚可懼也承
昏期在歲裏想愈老人之意又聞喜茹奉祀并
講盛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
助為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
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
之也問荅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
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比亦附致尤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川不知達否聞欲來延平別石丈能與擴之垂
興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
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元禮耕老
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過如前更不及別狀樓
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況稠乃不稠非
雲稠也更可　得一二見報當為擇其安者

林擇之

某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
不鄙弃責以講習恕恕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
來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
方展拆慰終未甚滿人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
用不饒又南軒踪跡不定且今中輟今却欲且
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必其歸省之意甚堅
不免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
但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
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
處之尚幸擴之輟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
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
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其近覺向來平緩處
不可緩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

靜嘉堂文庫所藏

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惧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来輔此不逮庶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好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

三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亂耳但也更白鄭丈看如何向借劉子翬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書今不必用然恐有會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納上須子細商量為佳外書說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來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傳著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為久遠計也并白鄭丈

靜嘉堂文庫所藏

看如何却示及爲卓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
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 林擇之

某竟不免爲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
矣但野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爲此邦料
理減稅事旦夕剏奏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
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
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爲不足恤然亦何苦
將身博彈射耶 云云 求此問非 案牘即有簿
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眼目危坐
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
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
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
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
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
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
然殊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
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

○○ 林擇之

某所請竟未報元晦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

靜嘉堂文庫所藏

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帋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祭儀藁本納呈未可示人且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曆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須別刊乃佳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語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歸之似亦皆相見來今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劒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藁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已甚衆而不能遍則此書雖寧亦未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許多詖淫邪遁說話權行倘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狐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說何不將他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爲此張張也又如前書所論爲道吕舜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祕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淹殺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爲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軒録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爲録寄此近於

蔡季通處見庭聞嘉録一編乃楊昭遠記龜山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閙人看不得不知靜勝之説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傳卽吕原中數段來一段説吕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横渠李公擇孫幸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説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顒遊觀此則吕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拙齋有何説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爲促深卿早寫寄來舜臣相見未向迓中亦附書矣

項掾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
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有一賢宗
室從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彦德仕狀
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畧勸之聞今
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
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
知爲況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
看得又如何也

深卿詩市廛差可隱未暇汎滄洲此兩句便
是箇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

杼異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
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
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逐死客巾深爲悲歎其弟已爲了後事過
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
月以來辦之乎百事節省尚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
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
就彼兌錢一千官省并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
處煩爲於其靈前焚香默禱致此微意累年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興學之意如何
可尚可尚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
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為主其事亦難為進
退耳釋之已辨尤川耶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
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久不得信
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
有幾何在彼釋之為帶得幾　過古田千萬早
示一數於建寧城下轉托晉叔寄來為幸或已
去手能為收拾專在一穩當人送來尤便此中
東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

俟成閒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為妙演知非已
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体亦只如所示但
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
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
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
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
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
以為如何其則絕不變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
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
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

靜嘉堂文庫所藏

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redacted]也向來名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為不然却云別為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頗恐益狠卞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及與朋友相聚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為恨不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尚可一行也擇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尤愧感也中庸因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盖生知學知雖異然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若無異處也無所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於此
必不可通關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
耳傳中引魯子曰知魯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
解在尤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鄙意正如此又
言　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
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妥
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又非
便即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
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
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
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
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
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
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
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橫之亦來得數日
遊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
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
幾小補於世不爲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

靜嘉堂文庫所藏

精日力不足為之柰何

林擇之

尋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為慰是日偶與元範及諸朋友在鑪峰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精密但駕得未有倫理方欲為畧整頓會少冗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牽合補綴也午節在近想須歸省古田既未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邾造未辨辦即以語解為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如所喻也昨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

彪德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歎只是舊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其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　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為況又何如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
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
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
知擇之又自以爲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久占之
警敏彝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
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
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
相見煩致意攜之亦然得毅州報云薛士龍物
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元溪學記及克齋記近俱改定及改去歲仁
說卷欽夫數書本欲俱去而二公行速未暇
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林擇之

其哀苦之悰秋來增劇積念日月易得而音容
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
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
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爲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
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
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
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呂興避暑不知果如何

靜嘉堂文庫所藏

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
彼衆我寡難支撑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閭里鄉風之盛足以為慰所示文
字皆甚佳深父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朋友
之義荅問後便多寄使得反復為佳恐有建寧
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
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林宰解官
擇之辭職畫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須及此
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賢宰許多心力

商量為佳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頗見聖賢
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始終縄貫綦為之不可
亂因出已意去取諸家定為一書與向來大字
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
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之然此須與雜也仁
而不佞孟武伯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
夫子不為蘧君瞿謂有三仁管仲如其仁數章相
貫推說乃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
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不害張之義孰安凡

靜嘉堂文庫所藏

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爲勸甚吾友相聚之久視此凡陋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旦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累日不聞益論塵士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頗詳然尤鶻突問答曲折謬錄去一觀遣人遽不能記錄其大槩是如此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為然也拙齋迂近有何議論某向荅深卿書渠以為如何前日方荅此書了季伯間來訪剔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肯盡弃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反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間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蒲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

靜嘉堂文庫所藏

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為恨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体如何前欲此來今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吾否墳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子野欲求一依託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為託脫友宛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為況甚窘幸千萬留意或託拙齋深卿問之九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通問而累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為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興薦者但邵武饑克明赴省前日過此耳季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慘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府曆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為高而時俗已不相察況其大者可歎可歎遊山麓正即行承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耳某過衢信到婺女須小留能來彼相及亦佳耳婺夫書適有便已

發云渠得疾之由說者多端似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書云安健勝前此必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屢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龍竇之入參時事似欲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鑑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鋭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又山僧寺謝絶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只可盖心力不逮其間稍似閒斷便覺條例不貫乳故須如此耳

林擇之

其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揜只得屏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尚宜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其區區粗遣無足言者但歲月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耳潘丈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時矣如此却得且從容家

居區處庶務亦是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久遠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帥久不得書潮事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靜勿興功役爲佳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貲因詩爲托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爲賦武夷詩押舞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西巳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旦夕自別宅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閑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誄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那不倒觸處作怪也

黃商伯

某俯仰壁俗日負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久於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計論未備輒留至今此數日來奏牘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已久學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爲教[redacted]之聞之
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
[redacted]然亦未大有益爲可懼耳[redacted]門不遠計當通
問恐於鄙繆[redacted]政或有所聞入還[redacted]禹批誨至
懇至懇愚蒭極淺非面命提耳友復詳悉
不能論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其欲恤盛府祭器發服依倣製造有牒上幕府
書懇府公更望一言之助俾必得之爲幸或恐
有大不可攜者得令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
狹告回下幾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充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方有事
力所未及者且復東手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
其未便盡如古制庶父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爲計幸復思
其說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殊
民亂政不得不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爲
不怒然亦只此數日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
盖大憲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
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須更上此奏以償風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
然近日兩邑得同官叶力詞訴却粗衰少但賊
胡之弊未能有以寬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
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
庶幾有禱風者敝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懇
至懇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
即已行下戒約及令住催下户它負之可寬者
矣又得鵝諭益信所聞之不妄更當申儆之自
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譬曉令者來教
似已未委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兵於隆興中間忽為彼府
押回公文中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
回本寨殊不可曉已曲牒復押去矣煩閑為詢
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為所部不
則別有他意也彼中幕府僚書滿紙此等事不
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
不得其真僅若為強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免頃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
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
以爲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旦夕
遣冬書更當力請庶不久爲吏民患苦也
其衰病如昨緣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
檢旱且以後期申省自効勢須略減得分數但
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爲百姓分別黑白自此之
後凌弱暴寡將有不勝其弊者未知所以爲計
令人曉夕不皇鄙吝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
身心一旦至此深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誨諄複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
徒心誠疾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
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其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効求去昨日人歸諸公
又不將上勢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
果然雖已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
如此索閑防則無復閑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
非一已封呈朝堂冀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爲
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

靜嘉堂文庫所藏

浩然不可遏耳
其月初已專人迓祠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
請云諸公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
明計至未敢將上庶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
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
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
商賈之利無耻至此亦何足邮近日曾編管建
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
絶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忍旬日則吾
已在汝上矣

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耶
以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
爲疑幸爲白錢丈一言於帥座交管傳押爲望
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以爲過也
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
知此理會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
之候官本軍今方欲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
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
肥吳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

靜嘉堂文庫所藏

却有楊學録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其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
曾厚伯極爲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
恐亦且悠悠也初來不爲久計近復動却歸心
在此殊不便今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两
月量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譴逐耳
昨緣收江溥親戚舡稅幾爲所論當時得此一
章亦是卓草出場也
此間楊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
狼狽不可言也柰何柰何 炎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千兩漕求江西諸郡文
字已有劄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
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
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
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
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也
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備千本路諸使者也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
間當以罪去已盡遣書冊先長還家此數日來
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間諸縣狼狽稅

靜嘉堂文庫所藏

務絶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爲矣比復苦旱
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
思不佳絶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
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遣致之不及
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某無狀若此一年有餘瘁意嘗謂不能違道干
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
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下喻曲
忻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餘喘虎狼保養蛇蝎
使姦徵稍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

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
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怨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
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
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
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穆攷
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磨之毀亦云甚
矣比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
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下喜
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又不知所以爲

靜嘉堂文庫所藏

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
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
之正耳
此邦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為甚數日來欲略為
修整而不得功夫又無人能為物色圖畫諸邑
供來皆不可曉甚費力也楊僉之去甚失助
新求兩掾似亦可使也少兗西山有徐騎省家
書游惟觀大字及許真人井銘煩為致一二本
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
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幸垂諭它委勿外

某鄉辱誨諭奉報疎率既而思之殆無以荅愛
我之至深以愧又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
替前日之念乃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
至此否家貧願隣富者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
矣柰何柰何
此間為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解事又請得盛
族黃省幹同指畫必可無慮但建昌官員皆不
辰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
者意欲檄南鄉為同邑官區處幾下情稍通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吏云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為重耳敢煩語次試為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舟濟此艱阨千萬千萬

某先日懍懍巧禍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幸然救荒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八分盡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二縣共得穀十萬解發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為偵之否幸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元佳惜不與萬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卿已到此想憂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忽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關或爲諸公所
留耳告糴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
軍粮所須若賑糴則已有備矣軍粮尤不可闕
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厚縣無爲阻節
幸甚

張帥寄鹽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爲印寄
更煩於太宗實録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
國五年會要作六年詳之六月以洞主明起爲寢信至
簿其下有少本末並當録示此已有之但不知
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
是實録語否耳

元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
糴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
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
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
兩名露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秋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
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
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
守矣儻得如期解去甚比益皆倦不堪支吾

靜嘉堂文庫所藏

矣、

其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又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頭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柰何柰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便無着手處矣

其無以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要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乘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告有拘

亦非細事更冀審審冬之也

示喻新宗巫田極感留意已撰得四百千省半是糴米剩錢半是其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文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今項椿管以俟其報告為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彥豐否若是即其已識之并煩為致意早得一報為幸雖其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齊中帳蒙敢舡窗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

靜嘉堂文庫所藏

肯令搜檢既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
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
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為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
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其未
去間有定論為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
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
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
有近期不能無悵恨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

授彼回文即可交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
樣雖未必皆合古然無義近之不知當時禮部
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
形太龐而可容有新錢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
遣人問求禮寺而盡易之乃為善善但恐其費
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
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黃南康之政如何渠向在昭武甚佳為人所擠
而罷能令能不改其舊則三邑之幸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承卿主簿老兄尚留齋館不𦺐聽承惠書此便又
遽未能別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
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
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
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
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
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
至爲順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蓋與前逆
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
同其曰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
而分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其初若有
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啓蒙改本未
成後便寄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
恨暫著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
更商爲訂之也
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
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昔年時或有善畫
者得爲使畫以來 幸甚
向見湯伯起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
備亦嘗傳得而爲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

靜嘉堂文庫所藏

爲借抄録一本以參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
趙守刻得一板法亦佳此非爲學想亦不至
生事也五老新湯曾往觀否要寐不忘也
并竟以無此自致人言上累師傳下及朋友愧
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
虞不知云何今日恠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
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
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
否耶然計此恐終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爲人
取去今欲復得一册亦未不知能及未爲煨燼之
間印以見寄否
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鏤板
甚不費力況非爲學亦無嫌也新泉圖子和成
既爲定稟必已能盡寫其佳處只就頁此草本
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白聞此泉新
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餞雷聲發夢
寐也
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
身到其下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耆相繼物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
尤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
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爲
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
叔畫圖以來摹寫素稟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
好談易嘗與講論否且看蔡先生傳亦佳某謏
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醫脏腸洗却五辛方
幸乃能信得及耳又即本名錯誤恐難會了無

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阜則劉婚得依餘光甚時
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學想家鄰撫
其裏巧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
婚幸得托託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
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或傳其關已到未
知仕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易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模格局若看得破
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將
其間旨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

靜嘉堂文庫所藏

求幽遠枉費心力也其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
為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
已到几閒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未豁然亦
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
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
為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與宋御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生藏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
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荐饑已有流移户
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為之時遂不免申奏對
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若得罷遣且守
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家未被賞因此為
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如去年之甚然在
今日勢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喻減稅事不知後來如何某若得對當
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稅錢此數不多當必
可得其它恐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令侯能枉駕臨之尤
幸伯起延彥為況如何聞來鄉諸公亦嘗入山

靜嘉堂文庫所藏

觀書遐想山林之勝它處且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書其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向欲作李寘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來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敎所云白鹿之說當時固已就緒吳丈入許買牛此尤永遠

殪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耳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入許買牛此尤永遠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為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墓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止在善俗念嚮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靜嘉堂文庫所藏

張廣文別後遽至此深可悲悼其或得至浙東
亦當人視其家也
永卿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者觀之則
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
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
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俟少定寫得別本
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
己省察亦當自見大躰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
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爲況如何書來不及葛蒲平安之報
何耶
去歲災異常病既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
無聊屢至危殆勿念家除用懶祠未獲近乃見次
又已有奏事之命不(覺)遠人復申前請有一月
矣至今未還不知(如)何或不得已即須到
彼面懇力辭庶幾可脫江西決是不成行也向
承録示藥方極感留念今脚氣已漸輕祕結却
變成洞瀉矣大率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
近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即奉寄易之象

靜嘉堂文庫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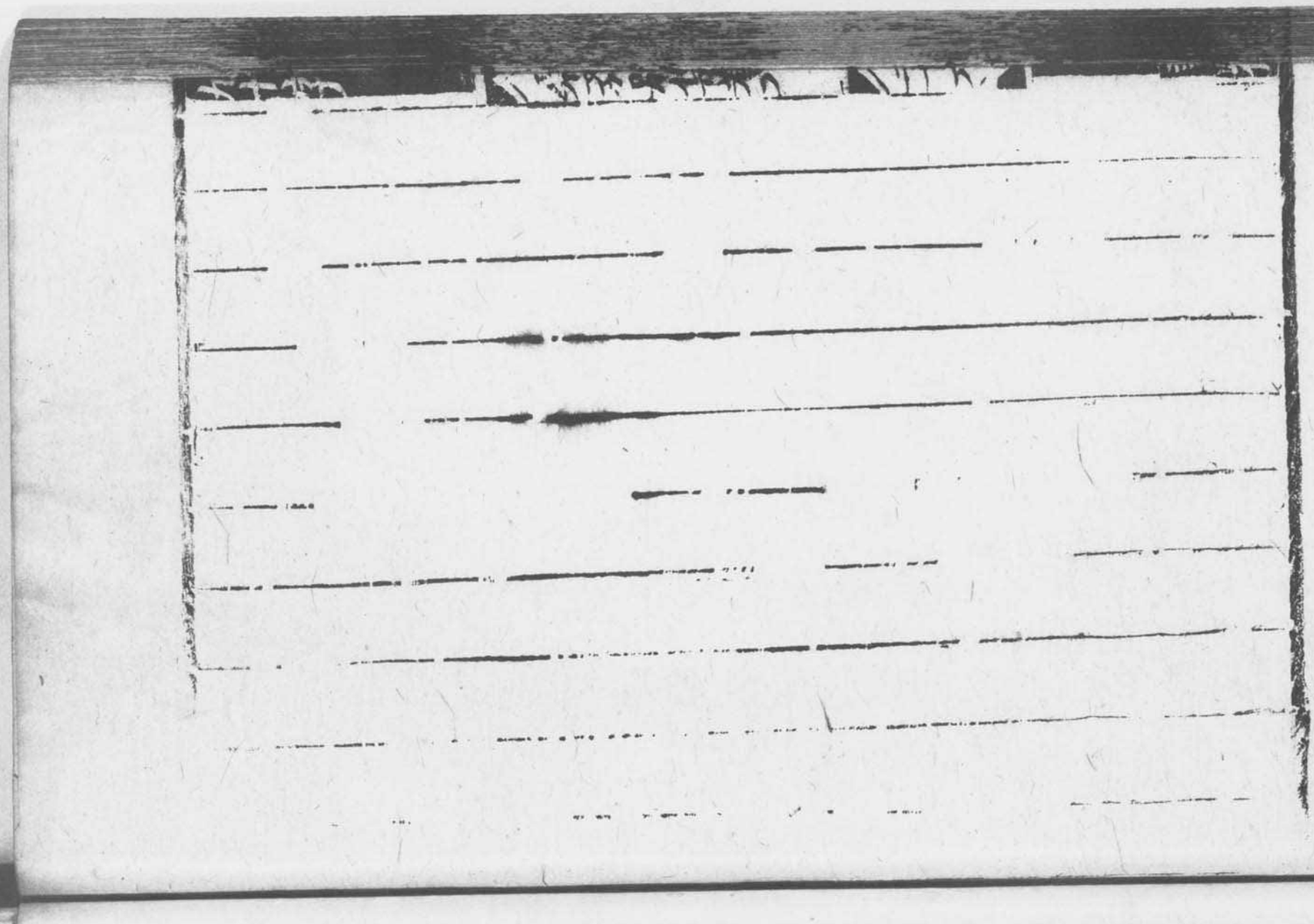
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一
曉反遂詆以爲溺巫瞽史之學甚亦誤矣

馮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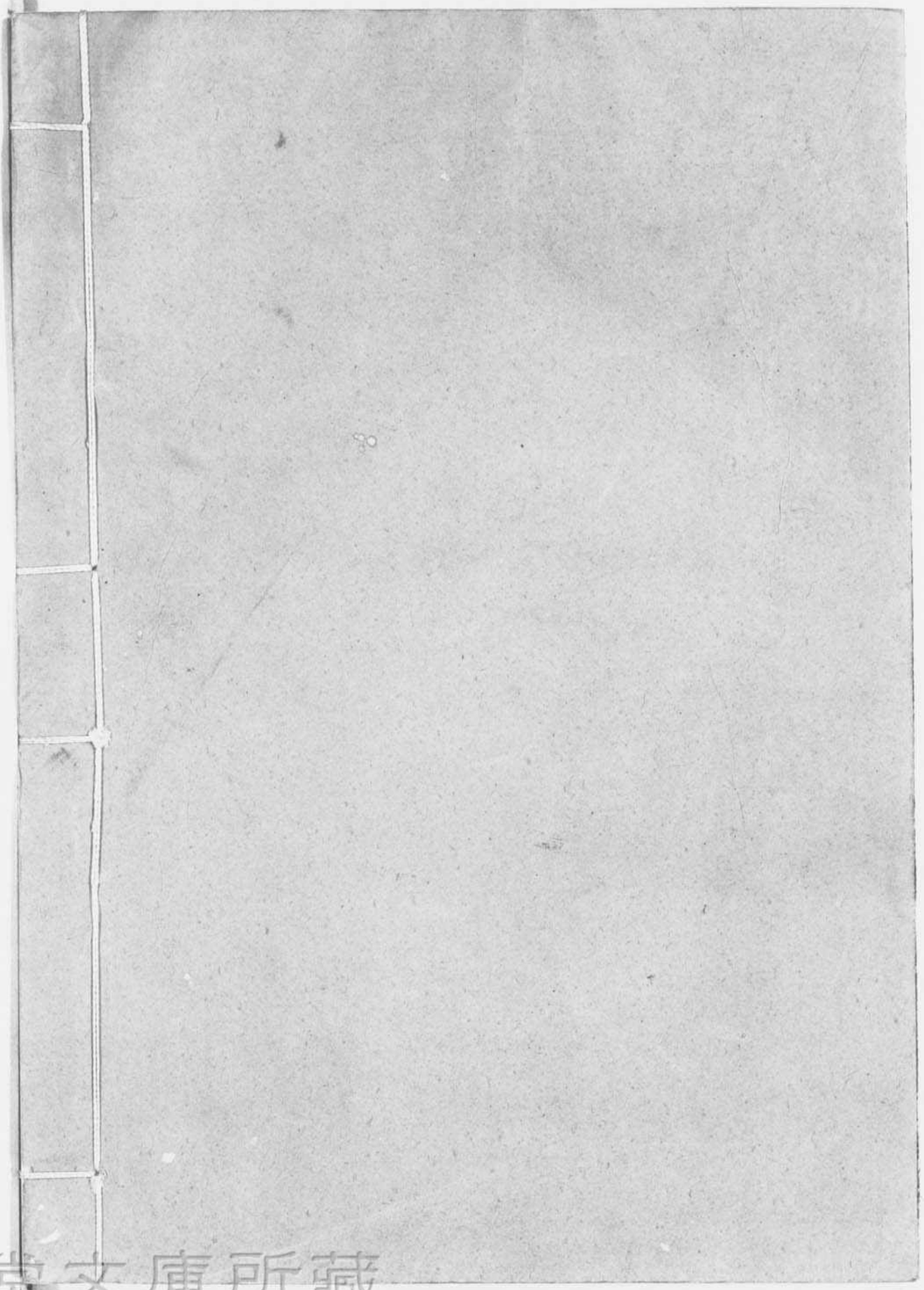
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
須史變遷不足置胷中惟有致知力行脩身俟
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
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
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
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富
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
帝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來
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
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一呂森此
早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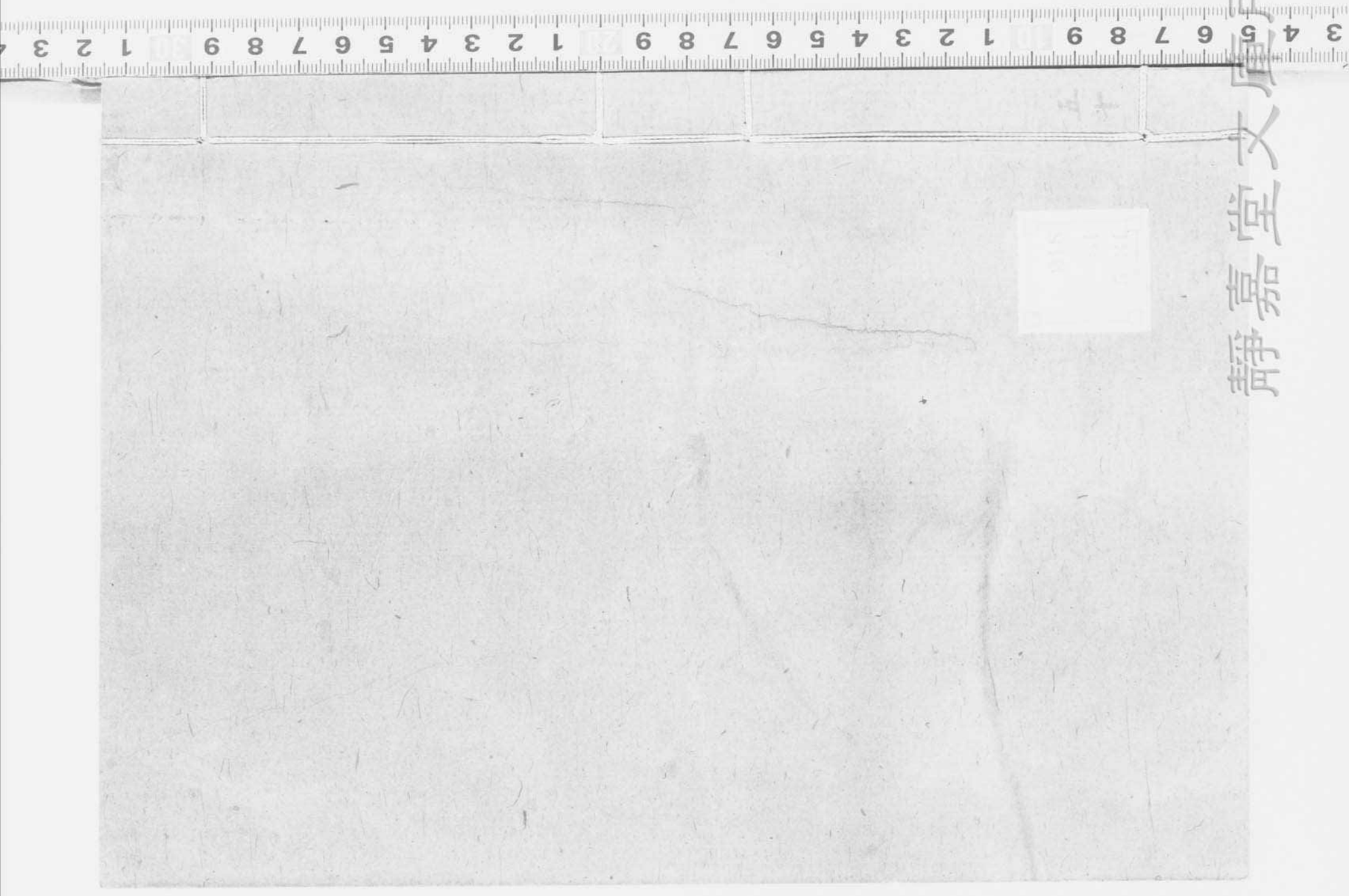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大阪府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詩

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與一維那

老親比苦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
上人密詩久廢無次聊復此殊不佳
也紹興癸酉九月晦日緊陽朱仲晦書

當年事幽討結友窮名山曾逢許邠子去採玉
芝還歸来坐空房神清骨毛寒起視塵中人一
見了肺肝探囊出刀圭生死毫厘間相逢瘴海
秋遺我黃金丹高堂得聽瑩班衣有餘歡謝師

靜嘉堂文庫所藏

無言說古井生波瀾

上廣文

廣文何事創樓居收拾家藏理蠹餘尚有簡編
充棟宇擬陳車馬次門閭移床客去邀明月送
酒人來異逋書縱使清貧無長物猶勝四壁似
相如

考試感事戲作

海邑三年吏勤勞不為身但令官事了從遣黠
兒嗔

題米倉壁

慶量無私本至公守心貪得意何窮若教老子
莊周見剖斗除衡付一空

題安隱壁

征車少憩林間寺試問南枝開未開日暮天寒
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

題梵天方丈壁

輸盡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還歸山空日落
無鐘鼓只有虛堂蝙蝠飛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秋風吹雨滿征衫陸走川行雨不堪塵事縈人

靜嘉堂文庫所藏

心事遠濯纓何必在江潭

兩絶句送順之南歸

門前三徑長蒿萊愧予慇懃千里来校罷覺書
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倘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来
論舊學歲寒猶恐雪霜侵

寄陳講師

聞道山中客年来髮欲皤靜便三徑小貧覺一
身多且喜詩無病從教聽作魔故人今領衆猶
足慰蹉跎

別陳講師

幾年勞夢想今日慰登臨況入芝蘭室又聞金
玉音與君連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
因得重尋

登閣早山

疊巘層巒鎖閟宮我来擔地訪靈蹤葛仙去後
無丹竈弟子今成白髮翁

一派泠泠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
冲天去只有無窮受籙人

送卓應之往閣山

杖頭挑月入煙蘿城郭塵埃奈爾何若到名山多
高著眼洞天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我舊遊曾將風袂挹浮丘如今不及
臺邊水長向江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出住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為我中間
留一榻他年去著薜蘿衣
玉笥山連郁水抗拂雲樓殿對崢嶸君歸後夜
無餘事卧聽寒泉落澗聲
莫惜臨行洒一杯看君上馬古城隈相望兩地
無多遠頻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冷冷古木亂蟬鳴倦人一去
鶴不返劒客重來丹已成靜對竹爐煙縷直細
看月窟桂華生此身舊有逢瀛約王簡歸來問
姓名

静嘉堂文庫所藏

尤溪縣學觀大閣　見尤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絃歌不下堂叱嗟曾觀麗扶桑朱甍碧瓦尤
臨無地散帙投壺樂未央得意溪山供徙倚忘
情魚鳥共徜徉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

大方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湍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須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按大全集但有秋字韻不載此鷗字韻馮本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所作而後不用或又云得兩韻而集以下見南康集

臣廬霜天後木見雲氣浮木葉紅已踈山顏轉清幽向聞有絶壑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煙景愁隋攀欲其深泉石固所求況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下鳴青瑽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虚廓方物皆悠悠所恨非獨往不能恣夷猶仰歎雲間鶴俯羨谷中鷗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虚名付忠武滅迹慕巢由是間頗足居不田亦平疇畸野人種梪橘崖蕃易歲收西涼有老翁卷舌藏戈矛似學辟世士乃欲邀聖俟我有決計它時卜從游

次周師温游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咱認昔人居新堂已幸經重構舊事難追更特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語文字賦三都同來況有溪齋心印相傳儘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未疎

西源居士劉寄秋蘭小詩爲謝

郊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劉蒼苔却憐病客空齋冷帶雨和煙遠寄來

記

至樂齋記 以下見人同集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即其寫舍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爲軒窓極爽塏左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與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羣靡

靜嘉堂文庫所藏

譎詭諔詭諧小說種植之名藥卜相博弈之數皆以列置無勿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似有人羞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齋而顧謂某曰爲我記之某辭謝不敏不嫺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誦說而況敢爲是耶既公命之不置某不得終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
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
而非吾樂也而況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
兹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
亂存亡廢興之故包括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
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
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
估畢之間以爲事是終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
入於心惟其粗厲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則其悶
勃然而鬱而怒矣亦
悶樂之云哉某惟歐陽子
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畧如此因
次以爲公齋記云幼顓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
安朱某記

怡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
曰怡齋而陳君有記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
是往而觀焉則其垣牆至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
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
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
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

靜嘉堂文庫所藏

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榮也凡茲棟宇皆土所改於其舊惟鑿牕牖以候明晦焉而爲是室也此亦何所可記顧吾之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予聞之愯然曰子之志則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使少從先生長者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十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其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諾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警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熹記

祝文

鄉飲舍采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敕昭告于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典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

靜嘉堂文庫所藏

子伻莫不精白以祗承明詔其為縣長吏敢不
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
宣王以公等配

赦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放祭
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
司潔嚴毋草惟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
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
敢或不虔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稿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
庚午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
茶酒果之奠託交人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
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
又不鄙其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
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顧以姻喪欲留
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
如師魯之子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
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吊而況高

靜嘉堂文庫所藏

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耶某形疲道遠不能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并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之耶嗚呼哀哉

祭文　朱先生之孫濬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殽之奠告于[redacted]太夫人[redacted]氏靈筵曰我昔貧病嶅閑自休有來自東而辱與游既往既來十年顧以義篤情親謂我昆交我相其流以必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賢耶

母之賢聘[redacted]名族婉德淸門慈祥維睦成其二子學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寔其季適騫以翔遐以憂蹟我聞其憂驚歎矣番執勤斯誨弗俾其樂往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酹嗚呼哀哉

題跋

○○芸齋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草

先君子志尚高潔不妄與人交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湮沒無聞於世也及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仕於朝為之延譽甚力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某自初侍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為人之大畧及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讀之然後知朱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絶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澤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又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因謂某曰先人絶筆之子為我識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入以變俗由

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識者千載習俗之陋而豈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交朋之願抑先君子實龍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孫潛家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歧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措

靜嘉堂文庫所藏

式賞好爲物軒輕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
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一
日料撿行皮得此卷舟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棄落爲之驚喜過
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巳酉夾鍾五日雒
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避亂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
二公皆一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
慕今觀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
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盈盡而及見
之者亦無幾人可爲太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
朱熹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辨後并生之曾孫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
固不足怪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宜言者
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忍弃者託爲是語
以重之歟噫是書則傳而其爲龜山之累也甚
矣向見沈公推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己酉
夏將樂鄧綱爲寄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旦
細讀跋語中用字下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文不類其僞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三日某書曰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仙游集 雲衷六家藏

揚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恕先不群而逝今觀此卷茶斯人之仙而謫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折桂院行記 以上見南康集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未足觀少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脩竹中竹盡得大阜皆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絶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謡中語命以爲黄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來訖工者余代去聞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彦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黄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弟官學浮圖法今客大洪山云淳熙八年辛丑歲朱某仲晦父題

題星子縣尉廨射亭

淳熙己亥季秋九日新安朱某仲晦父叅同高川蘇世君蕭陽詹別駕零陵陳推官會稽方丞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公旰江史版穆求新浦孟公善化陳明府南康
卜隱君部鄱段議郎同寮楊子美元範三之才
重恭父黃故地田鄧公墓退飲嗣犀射亭壺醉
書此以志

題落星寺

宋公求仲晦蔡季通沈清卿程正思鄧邦茗陳
膏忠萬正淳俞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
二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子湖題字後

宋某奉勑士叔父同王南卿俞子壽吳唐卿李
秉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姪俞潔巳甥魏愉孟
子在俱來觀故張紫薇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
熙庚子十月十二日北山老人也

題琴真觀

新安宋某仲晦永嘉薛洪持志永嘉張揚卿清
叟錫雲王仲閎之才會稽陳祖永慶長臨江劉
清之子登長樂林用中擇之樂陽趙希漢南紀
宜春彭櫟子應宜春彭鳳子儀溫陵許子春景
陽廬陵郭植廷植長樂余陽卜之臨淮張齊先
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莆田傅公弼

靜嘉堂文庫所藏

夢晝良長樂陳士直彥忠先歸

題丘乳寺

淳熙庚子重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忠俞季
靑来翁子在甥魏愉從

題棲賢磨崖

新安朱熹奉陪高川蘇沖君閒中餞别龔簽書
楊子美博士傅元範崔子玉之才武寧楊子直
邯鄲段仲衡濂溪周師温因遊卧龍遂至玉淵
三峽門人丁克王翰甥魏愉幼子在從淳熙己
亥四月上休日

題疊石菴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黄直卿俱来覽觀江山
之勝樂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
愉侍行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别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析君之子真卿淳熙庚子
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靜嘉堂文庫所藏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語蔡廷彦得之晏唐卿以語晦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王太初所題

後十年朱仲晦甫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張以道將之荆襄寫以送之慶元已未十一月十九日晦翁

題所書古栢行

右杜子美古栢行朱仲晦爲王之才書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七

雜著

釋氏論上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見性爲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心也者性之所以主乎身而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之所以主乎身而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爲體也惻隱者惡恭

靜嘉堂文庫所藏

敬辭讓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爲用也盡所謂路
更于民有物有則者儒[redacted]也故其所以
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
之所有者無不識也所謂[redacted]養性
已而不失其本[redacted]則性[redacted]如
是則情之所發亦無不[redacted]正而可以應物
[redacted]餘矣[redacted]性不見其分
別[redacted]給之[redacted]與
善[redacted]其[redacted]指

者實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
耳若其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
而其所謂見性者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
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
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爲已累而盡絕之雖
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
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
存之而從曰識之何以不同而又何以見其別
之不得爲見性則聞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
立一心耶曰心也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而統性

靜嘉堂文庫所藏

情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錐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一者以慮夫萬匡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昔釋氏之云識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却久以曰視日以口數口錐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主而主者客

安而又塊然自守城情廢事以自棄若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夫

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兵符蓋有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一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

靜嘉堂文庫所藏

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憒然若有失也近世所謂看[redacted]之法又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蜩削鏤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 禪氏論下

或問子之言禪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鏤之論甚者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於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藝

劇等傳好空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絶遠其書來者方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竊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綴緝之迹猶有彊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莫始乎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遠肇之流乃始稍竊乘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

爲出於佛之口也殊不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然冒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聖子之意而自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莵於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眞乃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麤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神者之言則其給也蓋亦出於晋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蕤五花之讖雙雙覆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加此也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眞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僞浮之態更轉相爲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來眞僞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爲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數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此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靜嘉堂文庫所藏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見臨潼語錄

伏覩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　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五次西廊泗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次連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逵又次西廊杜

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閔損爲第一在東序冉耕爲第二在西序冉雍爲第三在東序宰予爲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爲第五在東序仲由爲第六在西序冉求爲第七在東序言偃爲第八在西序卜商爲第九在東序曾參爲第十在西序今通以冉雍爲第一閔損爲第二冉求爲第六仲由爲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謚王氏本費公爲琅琊公鄭公爲東平公薛公爲下邳公邳公爲臨淄公黎公爲黎陽公徐公爲彭城公衛公爲河內公吳公爲丹陽公魏公爲河東公成侯爲武成侯未知孰是又按國朝會要政和間沂水侯與泗水侯俱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爲得之而此圖獨闕泗水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對但左丘明當在西廊對孔伋而荀況以下當在東廡公羊高以下當在西廊兩兩相對與此相反乃爲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並依冕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

靜嘉堂文庫所藏

度精審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
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
說印造頒行州縣遵用今州縣既無此本而所
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舊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
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
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
行毀弃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其檢準
紹興乾道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
宣王即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五禮中明册內
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爲上丁謹
後又見故數文閣待制辭郡任杭州教授日所
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
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辦來如蒙別行鏤板即
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
備錄此條令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
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
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依議當
作象今來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

靜嘉堂文庫所藏

降舊本尚仍其舊州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
蒙別行錢板即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箚後
或只將某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
批鑿庶幾明白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宇今已刪
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與舊本抵牾將來如
蒙別行錢板即乞檢會靖康年中罷王安石配
享先聖詔疏指揮並行附載仍下州郡並將舊
本批鑿

回余衡州表實　衡州之孫師魯家藏

賦祿真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屏莫回成命之頒顧修閒之未遑移書之先及恭惟某官受材宏偉涵德粹溫問學有原盡得傳家之奧要文詞甚蔚坐觀作者之典刑蓋升臺閣之聯綿迺江湖之守方慕昔賢之治益觀美化之成鈴閤少留姑慰遠民之意緘書暫下遂還近侍之班某又仰英猷未諧良覿同寅有望儻分南服之憂歸賦可期即返東皐之樂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回王正臣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修學不足以見古人之用心徒極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第勞刀筆之間至於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指歸絶業光明無有開於來者過勤厚意貺以華牋仰襄飾之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諱奉啓上謝

回殿解元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猥以還感藏難喻解石先輩學推庠序行著州閭出唯月續食之求足為勸駕之望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干禄伊欲一新於澈俗不能無望於群公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窮理脩身之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主庇民之功庶無慚於當世

回待補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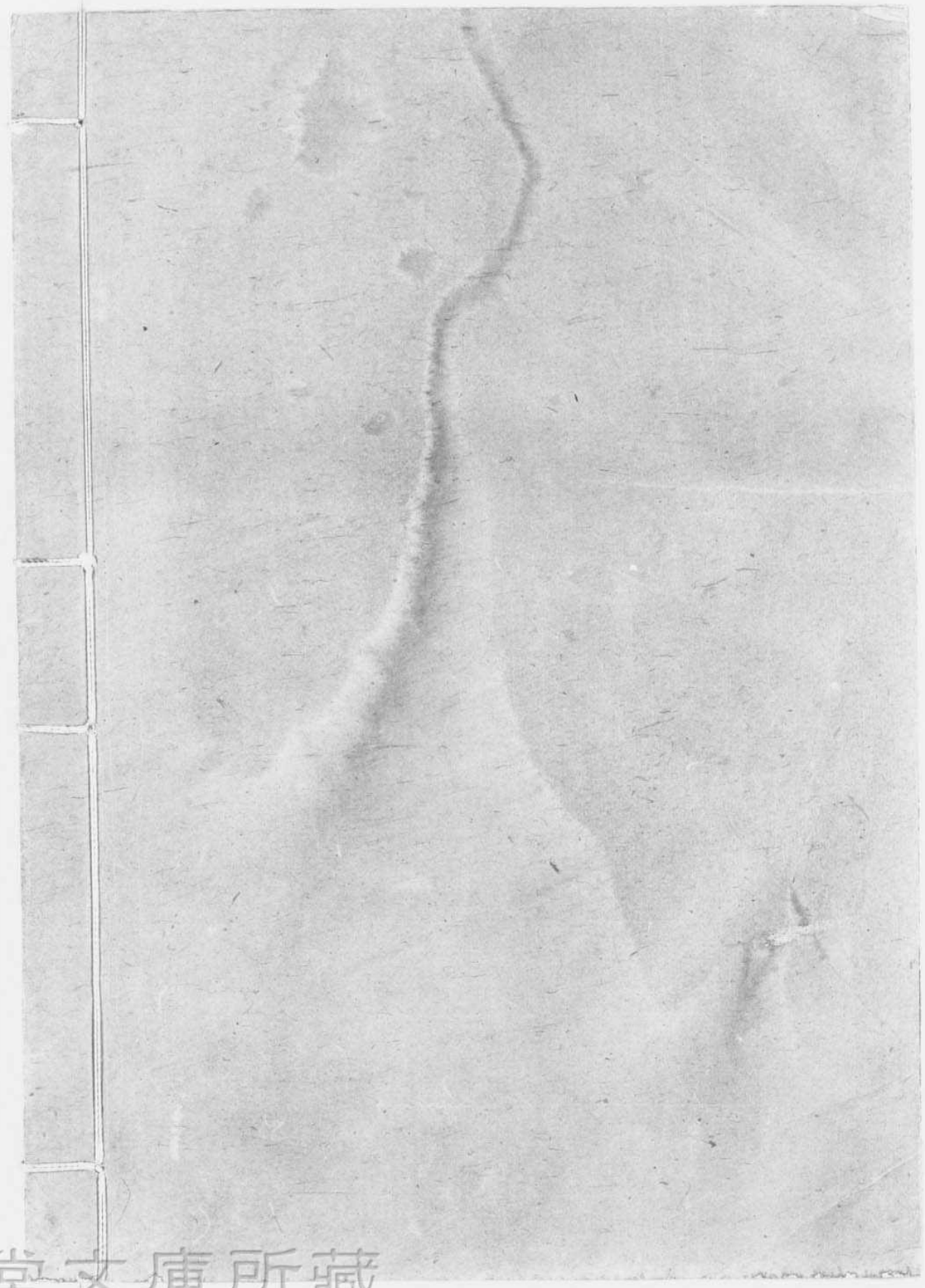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棵市方幸究宣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牋猥以還感藏難喻然朝家建學養士之意正為有材而諸生辭家射策之心

靜嘉堂文庫所藏

但期于禄田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群公
諸賤聞少酬盛禮惟古人為已之志當有餘
師則大學新民之功庶無遠教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公移

○○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見臨漳語録

契勘州縣兩學講說課程近日以來漸有倫緒但以州郡尊賢尚德之心有所未至致使諸生無所薰陶涵養以發其向道入德之趣不敏之咎何以自文今覩新汀州知録黄從事器資渾厚操履端方杜門讀書不交權利鄉閭有識莫不推高若以禮請屈居州學正録之任兼同主管縣學教導必能使諸生觀感而化有所興起

靜嘉堂文庫所藏

前州學施學正 允壽 石學正 洪慶 皆以耆艾之
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林貢士 易蔺
李進士 唐次 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忘
行久益可觀貢士陳 淳 太學生楊 士訓 齒雖尚
少學已知方求嘉學生徐 寓 務學求師志尚堅
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
凡學之子弟藏脩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
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
作成之意其在外士人竊恐尚有年高德邵閭
里推尊 絁明行修流輩歸重而藏器自珍不求
聞達者更當廣行咨訪續議延請紹熙二年八
月初二日牒

南康軍請洞學堂長帖 以下見南康集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
學生入洞管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
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觀學録楊日新年德
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
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老右給帖付貢士楊日新
準此 元白鹿洞書院堂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
日帖

靜嘉堂文庫所藏

洞學榜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騷為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又蒙真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副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至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乞賜勅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等人不知上件事理輒有毀壞以至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有搔擾事屬不便須至榜者右出榜白鹿洞書院張掛各請知悉準熙八年閏三月日

榜

申諭耕桑榜

當職二月十五日依準近降指揮守令出郊勸農已印給勸農文榜并先來勸諭耕種田土勸課農桑及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文榜發下三條貼掛曉諭民間通知去訖續據王文林申到勸諭種田方法亦為詳細竊慮都建昌縣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人戶不能通知今已分下兩縣曉示鄉村人戶仰
遞相勸諭依此方法及時耕種用力既勤必有
豐年之報再此勸諭各宜知悉淳熙七年二月

辛丑勸農文

當職昨爲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曾出榜及復
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
聽信方欲從事於深耕疾耘之效以冀一飽而
當職不德刑政失中傷於陰陽招致旱虐使吾
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永思厥
咎慚負何言尚冀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
此旱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爲輕去墳
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
脈漸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
可覬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
矣今以中春之月祗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
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與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
深念自愛謹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
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敬恤災患輸納苗稅畏懼
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
者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鬬論訟一切非理違法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尾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令亦再行給散并此勸諭各宜躬悉淳熙八年二月

招學者入郡學榜

惟此邦江山奇秀如此後茂宜倍於他郡而誦絃之聲寥寥曠絕此長吏教化不明之責也今敦請新淦江軍新淦縣尉[redacted]就軍學傳道堂
士盟文社教授總司教條每日講書次日覆三

八出題四九日納課學官精斟者書考以示勸典籍者給食有籍者以次差補職事其不率教者則有規請賢父老勉其子弟努力從事於學尚庶幾以見其成焉

招舉人入白鹿洞目

恭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發赴省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待講之上二十六人文行彬彬識者蓋稱之
郡亦與有榮焉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
所以爲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
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閒寂
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
館致食以俟專此佟白可否須報

勸農民耘草栽田榜

兩水調勻田苗茂盛仰人戶及時耘鋤去草
根多用土糞如法培加已帖知佐日半以後下
鄉點檢將田中有草無糞之人重行決罰
的無輕赦六月六日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契勘秋來久旱晚田失收茲幸得雨可種二麥
合勸人戶趁此天時多耕闊種接濟口食其有
無地可耕之人及有力多而地少者仰自踏逐
空閑官地具出字號四至畝角經縣陳請布種
當與判狀執照免料擺給一年其有情願永遠
請佃之人亦仰分明聲說即與給據管業特免
五年稅料即不得因而侵占他人見耕田地及
賣行包占狀外官地頃畝如有違犯許人陳告

靜嘉堂文庫所藏

當以狀內所請地及見種子利充賞本人仍別利罪除已行下三縣照應施行外須至曉諭約束者

右榜勸諭人戶請詳此事理趁時多種二麥量力並請佃官地務盡人力以相天功庶幾來年不至闕食

淳熙六年九月

故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照對目今天色亢陽見行禁止屠殺祈求雨澤未獲感應竊慮細民不易所有官私房廊白地錢自七月初三日為頭五十文以上放五日五十文以下放十日

措置賑卹糶糴五事件

。竊見軍境久闕雨澤深慮細民將來艱食合預行招誘客販米舡就軍出糶并勸誘上戶停蓄以備饑急措置事件下項

一遇客販米到岸欲就軍出糶仰赴務陳狀看驗貨物記令就石寨內捎泊出糶即與免在城從收錢三分數有糴不盡之數欲載往它處須再經本務出給關引方得起離前去庶可關防欺隱透漏之弊今帖城下稅務遵依施行

靜嘉堂文庫所藏

尋常客人糴米必經由牙人方敢糴常被邀阻
多細牙錢之類不肯住糴合嚴立榜賞止約許
從民旅之便情願交易庶得牙人不敢搔擾使
量今立賞錢一千貫文榜市曹張掛曉示如遇
客旅興販米斛到軍聽從民旅之便自行糴糶
如牙人不遵今來約束輒敢邀阻解落牙錢許
被擾人畫時具狀經使軍陳訴切待勾收犯人
重行斷追納賞錢入官出榜行
米舡到岸雖欲出糶然貧民下戶不過斗糴卒
難轉變錢物未免留滯實當勸諭上戶及將收
糴不惟他時可濟荒歉於停蓄之家豈無宜利
可謂兩便合帖委官敦請上戶說諭

措置兩縣到岸米舡事

照對昨緣細民闕食合行出糶常平米斛應接
細民食用切慮向去日久有誤不測賑濟況今
秋即州縣收成正是客旅興販米斛之際本軍
已行措置不行收稅仍放免本舡雜物稅錢招
納米舡住岸出糶接濟民戶日食其兩縣務亦
合依此措置招誘米舡候有米舡到岸即將常
平米斛住糶準備將來支用七月十一日帖都

靜嘉堂文庫所藏

昌縣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照對本軍并管屬縣日近以來闕少雨澤見今祈禱未獲感應米價漸高本軍已行下城下稅務都建昌縣招誘客販米斛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不得邀阻減剋牙錢之類外竊慮客人未能通知須至曉諭并帖縣依此施行七月十五日

○再勸修築陂塘

勘會今歲旱暵蓋緣人戶不修築陂塘積水灌溉田禾致令乾死使軍已節次行下三縣及散榜給印榜曉示人戶陂塘淺漏處亦合併力開掘修築如有欠闕工料支費并諸軍縣借米與用修築次年送納如陂塘廣闊費用工力數多亦當計料工食申軍切待具申提舉衙撥米借貸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糴不盡曉諭

照對管內田禾多有旱損切恐民間闕食已措置合稅務多方招誘客人米舡住岸出糶接濟民間收糴食用與免收納雜物稅錢今來漸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客旅興販米斛到来如有民戶收糴不盡之數
許令牙人等有力之家收糴停頓準備接濟合
行出榜曉示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照對近城鄉民全藉將些小係稅之物入城貨
賣辦糴口食若依遞年收稅切慮無從所出合
將客旅步擔興販紗帛藥草絲綿雜物依舊收
稅外其餘鄉民應有此小土產物貨入城轉變
並與減饒三分之一合行約束不得因而作弊
○約束不許偷竊未穀

照劉二縣管下田水源及
曰車等去處今來漸次成熟切慮有不守行止
之人聚集偷竊未穀合行下巡尉嚴行禁約

約束諸縣泛濫官物各給憑由

訪聞逐縣請常文引多追人戶吏不於引內批
鑿步尺是何年分官物名色若干數目泛稱積
年物色及追人戶到官多是人吏作弊不問所
欠多寡例將斷罪是致小民憂疑不能安業合
行下諸縣約束如有人戶少欠官物各給憑由
明言批鑿所欠是何年分官物立限給付少欠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人赴限且官送納

免流移民舡力勝

照對有流移之民舡至軍岸合行下稅務審實並與蠲免人力勝放行

禁旅店不許遞傳單獨

訪聞管下旅店遇有單獨困病或流移之人到店多是慮其死亡更不容留遂行遞傳驅逐出界因此喪命合行下諸縣多印榜文於旅店約束過有過往單獨飢餓困病之人即仰所到店戶不得遞傳扛擡送出外界許就便米場驗實量給口食臨安差日遣去萬一有死亡之人即時報都保審實申縣行下如法埋葬 以上十月十五日

取會管下鄰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契勘管界及湖兩澤田禾旱損使軍已行委官措置招誘客人興販米斛蠲免力勝雜物稅錢禁戢減克牙錢之弊勸諭前來出糶目今日逐有米不闕軍司亦已行帖都建昌縣及委官依便軍所行措置招誘客米赴縣住糶及勸諭上戶將所有米斛用各逐鄉村開倉依時價出糶

靜嘉堂文庫所藏

照得民間食用去就切慮向去富實户將米斛停頓不行出糶使細民闕食不便合行立式預先委官取會管下都分蓄積米穀上户及闕食之家如后　七月十六日

某都共幾家

一富家有米可糶者幾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贍地客外有米幾石可糶（鄉例糶價即依鄉例）開客户姓名米數（并佃客支客姓名）

一富家無餘米可糶者計幾家而僅能自給其地客佃客不闕仍各開户姓（并佃客各客姓名）

一中產僅能自足而未能盡贍其佃客地客者計幾家（開户名取見佃客地客姓名所闕之數）

一下户合要糶米者幾家

作田幾家各開户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甚業次）

不作田幾家各開户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業次）

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户名係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兼經營甚業次）

右件如前並是着實即無隱漏其闕食之家亦

靜嘉堂文庫所藏

禀詭言重疊仍五家結一保如將來使軍委官
審實挑覆却有不實去處甘伏重罪不詞
施行旱傷委官驗明
照會本軍并實屬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
以來天色亢陽關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
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諸縣精
加祈禱去處今據建昌三縣申依應
遍詣寺觀神祠及地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
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
及告據縣份戶陳德祥等狀投訴所佈田禾緣雨
水未明早禾多已乾損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
視本軍今檢準
照令諸營私田災傷秋田收
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
行及具奏聞申省部監司外須至出榜三縣管
屬鄉村都保各仰通知以上十月十八日
施行旱傷住[redacted]官物一[redacted]月
契勘本軍三縣遭此旱災旱未乾損已出榜曉
諭人戶依[redacted]投訴旱狀將來檢踏奏減秋稅外
有去年秋[redacted]卷少[redacted]多及今年夏稅全未納及
今數約其所欠並係起發上供及本軍軍粮之

靜嘉堂文庫所藏

數雖是今年旱田不熟在法無緣免放然而訪
聞諸縣催[redacted]無術不急決撻保長擾人户當
此歉兩之[redacted]深慮重困民力除已行下各往追
催一月急[redacted]保長人户并乞期限例遭刑責費
去軍水工夫今仰人户各体此意遞相告報於
社限一月限內自備所欠[redacted]各赴倉送納上
以應副官司起發綱運供贍軍兵下亦使本户
下[redacted]物不被追呼得以一意車水救田別作
營求[redacted]備將來餬食之惠公私兩便各仰知悉
給付人户承認賑糶米數目

契勘本軍管下今歲旱傷田禾切慮細民闕食
使司已行下三縣推擧管下富實有米上户并
自能贍給地佃客富家姓名各家見蓄米穀數
目或有田產而不多或無田產却有營運蓄積
米穀錢物之家敢請甚宜以禮勸諭承認賑糶
米穀數目申軍所委官并三縣勸諭到上户承
認賑糶米共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八碩五斗已
撿准前項條令出給公據付人户收糶米斛回
軍賑糶
在城上户二十五名共認賑糶米一萬一千六

靜嘉堂文庫所藏

百二十五碩每升價錢一十七文足
孟子縣截撥到上
萬一千九百三十
鄒昌縣勸諭到上
萬八千九百八碩
建昌縣勸諭到上
萬八百碩每升價
約束鋪兵
科軍蓋緣旱傷遂置
兩縣追會旱傷事件
仰鋪兵連夜走傳至縣仍仰本縣於曆内祇
承受日時手分姓名即時依限回報亦仰批發
雜縣日時責付鋪兵連夜依限赴軍投下以憑
稽考違滯去處根究重作施行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使軍照對管属星子都建昌縣人戶陳訢秋田
旱傷使軍已立式出榜三縣曉示人戶赴縣投
帳繳申使軍切待依例差官檢視減放苗米所
有近水鄉分可以車戽注蔭得熟田段切慮人
戶粮旱傷却致衮同得熟之田影蔽被訢今檢

靜嘉堂文庫所藏

準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勅戶部曾尚書劄
子奏契勘州縣每遇災傷依注聽人戶經官陳
訴差官檢視蠲放所有租訪聞近來往往多被豪
戶計嗎鄉司將豐熟去處一例減放其實被旱
潦去處所委官憚於往平檢視則貧乏下戶不
得蠲減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委諸路漕臣
散出文榜於鄉村曉諭應有災傷去處仰民戶
依條式於限內陳狀仍令本戶砧基田產數
目四至按連狀前委自州縣官將砧基點對坐落
鄉村回至畝步差官覆實檢放如輒敢妄移豐
熟鄉分在旱傷地分僥倖減免討諸色人陳告
依條斷罪仍將妄訴田畝並拘沒入官以一半
給告人充賞施行若州縣奉行滅裂從漕臣按
治重賞典憲取進止六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兼照檢踏災傷在法差官同合佐詣田次檢災傷田段合委官前去
所先檢見存苗畝次三縣鄉村究實得熟田段具帳申軍已行帖出
榜星子都建昌縣約束人戶從實投帳以備差
官檢放如有將得熟田段影帶被訴却致被人
戶陳告定依條斷罪追賞施行七月二十四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使軍契勘今歲三縣田禾旱傷間有邊臨山源
溪澗或有得雨去處自熟田段其稅賦合全行
輸納又有邊臨大港并有積水陂塘可以車戽
灌救田段皆是人户自入夏一乾之後合家老
幼舉債辛勤用工車水救得其禾稻十中只有
三五分熟者即合比附自熟之田究見其數斟
量輕重別作一等優䘏蓋有無水車戽全然旱
死田段切慮人户將來一槩投訴旱傷欲將各
鄉分分委縣官趁此未曾收刈之際躬親下
鄉遍詣田段地頭親自相視仍關叫耆保并人
户指證供結界賞負犒類開具供申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使軍照對所委官下鄉切慮將帶合干等人因
而生事乞覓搔擾害農不便合令縣給口食與
隨行人不得搔擾保正寺觀等人仍立賞降給
文榜付檢旱官隨行張掛約束

校委官私房廊白地

照對星子都建昌縣[redacted]軍自六月以來天色亢
陽闕少雨澤見不住據人户經軍縣陳許旱傷

靜嘉堂文庫所藏

切詳細民不易理宜寬卹所有人户承賃官私
房廊白地錢自八月初一日為頭以十分為率
權行減免二分候至來年麥熟日仍舊以上七
月二十九日

一、諭人户種蕎麥大小麥

仰人户趂此雨潤多種蕎麥及大小麥接濟食
用

施行人户訴狀乞覔

據學生馮倚劄子述照對今歲旱荒民户已是
投詞呈子見行委官檢踏其在都昌舊來踏旱
之弊名色非一不敢不以告者凡押旱狀官中
所收則謂之醋息錢直日司乞覔則謂之接狀
錢已下案案吏乞覔則謂之買紙錢及投旱帳
則謂之投帳錢官員下鄉檢踏供帳民户着押
社司乞覔則謂之着字錢檢踏官員隨從人吏
於保正名下乞覔則謂之倀付錢官司行下繇
以所納米斛社司隨斗斂撥乞覔則謂之苗頭
錢凡此之類皆蠹民之尤者官中所放本以裕
而民之蘖費乃至於是人户既已困窮坐受
其弊無力赴愬委實切害合行下星子都建昌

靜嘉堂文庫所藏

照嚴行約束及出榜各縣門并擬踏逐隨行張
掛曉示人户知委外合干人依前乞覓前項逐
色錢數仰人户不以早晚具狀經縣陳訴從本
縣拘收犯人申辦軍切待根勘依條施行各令
知委 八月初一日

一 施行專欄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照對本軍近出榜於上江州軍曉諭客販米斛
前來從便住糶免收力勝雜物稅錢及約束不
得邀減牙錢之類外却慮牙人并稅務專欄不
依元來約束仍前收納力勝等稅錢及牙人妄
有邀阻減尅牙錢之類今立賞錢三十貫文省
榜市曹并稅我檢稅官張掛曉示客人知委廣
行與販米舡前來出糴羅落利息如稅務專欄
等人并米牙人輒敢收納力勝等稅錢及邀阻
減尅牙錢之類仰各人不以早晚具狀赴軍陳
論切待追收犯人斷罪追賞施行 八月初四日

一 禁豪户不許盡行收糴
照對本軍管下今歲旱傷訪聞目今外郡客人
興販米穀到星子都建昌縣管下諸處屯岸出
糴多是豪強上户拘占盡數收糴以待來年穀

靜嘉堂文庫所藏

價騰踴之時倚收厚利更不容細民收糴事屬
未便如遇客人販到穀米仰上户不得獨行拘
占盡數收糴許細民皆得從便食用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使軍契勘在法檢視災傷先檢見存苗畝次檢
災傷田段盡欲趁得人户未及收刈之際略見
荒熟太槩的實分數然後豁出熟田細檢荒旱
去處不致猾吏姦民通同作弊本軍近緣荒旱
檢坐上項條法行下諸縣遵依施行除星子知
縣王文林躬親下鄉兩日之内多歷都分見得
荒熟田段分明民間咸樂其來不以爲擾都昌
權縣孫思功亦已申到躬親行視所見災傷等
第人情喜樂但有條理猶有建昌一縣地理稍
遠未據申到却訪聞得本縣官吏誤認法意欲
將熟田一坵一角逐一看視變是煩擾不惟重
勞災傷人户亦恐枉費日月不能了辦合行約
束

且如一坵之田大約百坵内有三五十坵成熟
即指定是何人田段約計畝角抄入熟田數内
不在將來檢放之限如一坂百畝只有一二十

靜嘉堂文庫所藏

畝稍稍成熟則不須逐畝抄劄留與人戶充收
生養口食仍令人戶一面收刈犁翻種麥豐留
根查聽候檢放
或有田畝之人照黃熟常其中有未出者有出而
青空者有出而白死者並係荒損然其根查卻
與熟田無異切恐將來收刈之後誤被抄入熟
田數內不得檢放尤為不便今請便行貌約多
少定下荒熟分數令人戶一面犁翻種麥
如今來所檢熟田數內將來續有死損即仰人
戶量留穗稭候檢旱官到別行陳訴續與檢放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今歲旱傷全藉江西豐
熟州軍客旅興販米斛出糶接濟細民本軍已
行散出文榜招友興販前來與免附載雜物稅
錢行下城下稅務約束及出榜曉示米牙人不
得減尅分文牙錢令客人自行出糶切慮向上
州軍阻節不令穀米下河致使客旅不通及間
有興販米穀舟船州軍接以雜物為名倚收稅
錢是致商賈不肯搬販米穀前來出糶細民失
望為害非輕欲望鈞慈速賜下行江西豐熟州

靜嘉堂文庫所藏

軍許令商賈從便興販米穀向下以来出糶應
接民間食用仍乞嚴行禁戢場務不得妄作名
色收納稅錢庶得客旅通行米價不致騰踴
約束米牙不得攬攬撋米入市等事
契勘諸縣鄉村人戶般米入市出糶多被米牙
入覺攬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擡價直用小升
斗出糶巧落厚利遂致細民艱食情實切害合
行約束
一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契勘質庫平時開張庫店典質錢物利息所
入不為不多縁值旱傷歲時輒以閉錢閉門邀
阻遂致細民急切闕用無處質當兼自今閉兩
澤城市士并多被有錢之家拘占夾攔不令衆
人汲運情理切害合行告示約束施行
一 戒約上戶體認本軍寬卹小民
契勘本軍并諸縣今歲旱傷民間理宜寬卹今
訪聞乾道七年放債豪強之家為緣旱傷人無
以償多於強取去猪羊以至入其家搜奪種子
豆麥之類及抑令將見住屋宇并桑園田地低
價折還人無所歸遂致流移有至今尚未能歸

靜嘉堂文庫所藏

業之人本軍雖行下三縣曉諭上戶體認本軍寬邨之意量度欠債人戶如粗有收成有力可還之人隨宜取索外其貧乏之人見閙口食委實無可償還仰上戶且與寬容俟民力少蘇却行取索如將来人戶恃頑不還官司即為理索外上戶乘此旱傷細民闕食之際強以些小錢作合子文字借貸遂空頭年月價貫立契字未及踰時即行填捱預月日經官投印及有吞圖婦女顧充奴婢以致細民受苦不一理合禁約

以上八月初八日

施行張廷諫訪旱傷事

據學生張廷諫劄子述夫旱暵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必求其放免而後已縱使官吏有弊亦須及半下戶無力陳告憚於所費故寧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粮食之儲既絶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田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若不待夜陳檢視九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

靜嘉堂文庫所藏

者各思反其鄉里矣遂行下當縣取會五卧以下米顯名申軍不待檢視先次並與除放施行
八月十二日

○○施行邵武陳訢踏旱利害

使軍今照近據管屬星子郡昌建昌三縣人戶陳訴田禾旱傷已帖委縣官躬親下鄉先次檢視熟田具帳供申去後據進士邵良劄子竊見官吏下鄉檢視田段略不問及人戶旱傷去處惟於每戶帳狀供具所熟田畝禾不問所熟分數但勒令供作全熟田段鄉民不知官吏深意皆相顧駭惑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秈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次有五月中旬一雨至今而有全熟之理鉗陂塘脚下及近溪水去處間有熟者然賴車戽之勤所得不償所費而又如此便利去處其實無幾且以所居一都言之惟麥坊劉坊大嶺余干之旱爲未慘能或一二分熟者然大率顆粒不收然則熟田實不能當旱田二十分之一誠恐官司它日以所供熟田多少而定通放秋苗分數則此小熟處適所以累及旱傷之家有大不均之病聞之鄉老皆以爲今歲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旱酷於辛卯蓋彼時人家尚有歲備自夫一旱之後加以連年暗折人間例無蓋藏自前月來鄉曲上戶小民流離已嘗相踵且今比正收刈之際人家尚有一二分早禾可恃而已如此者雖亦糊口迫之誠堪催科之窘見深為後日慮而書此至無賴計耳比年以來都昌上六多為小人誣賴故關之際有力之家至不敢與交易由是貧乏下六愈覺坐困而無告今鄉曲猶未雨油麻粟豆並烏有亦地未耕二麥且有失時之慮嗣歲之計彼將何措此蠲租之惠尤

鄉民之所深望也旨唐制旱亡分租庸調皆免被三分之收非不知取捐之蓋有深望也本軍遂作訪聞行帖三縣檢視官約束 八月十七日

○ 委官置場循環收糴米斛

照得本軍管界久闕雨澤旱死田禾目今在市糴米出糶切慮細民闕食合行借撥官錢委官就軍置場措置循環收糴米斛出糶應接細民食用 八月十九日

○ 約束遊手不許侵害良民

照得今歲旱傷委官下鄉檢踏成熟田段外有

靜嘉堂文庫所藏

旱田人户一面犁翻種麥量留根荄聽候別有
宣前來檢收切慮苗手實持之人見入户旱田
已經犁翻耕種妄作鄉村霑聲苗熟欺詐乞覓
使善良人户不致犁翻以至種麥失時不能安
業今仰人户知委若實有旱田即依條量留根
荄以備檢放一面犁翻種麥免致失時如有故
意此脅持妄稱陳訴欺詐之人仰被擾人户經官
陳理切待追取送獄根勘斷罪施行

援例合撥錢米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紙民關食已行下星子都
昌建昌縣委官抄劄合賑糶賑濟户口人數申
軍及照得乾道七年旱傷係蒙提舉常平使司
支撥到沈州太平州蕪湖繁昌等縣常平米五
萬碩差官管押前來本軍分撥下三縣賑糶賑
濟遂具申常平提舉使司乞支撥米斛差官管
押前來本軍賑糶賑濟續蒙提舉使司支撥信
州貴溪縣常平米五千碩差人前去般取及支
撥池州常平錢五千貫省付軍收糴米斛賑糶

再諭人户種二麥

使軍緊行勸諭人户耕種二麥盖爲今年荒旱
不比常年須是併力加工救濟性命今訪聞多
有未施工處顯是頑慢已帖檢旱官并行催趣
將頑慢惰農之人量行決罰先此曉諭各仰知
悉

行下三縣抄劄賑糶人户

照對近委官抄劄三縣管下賑糶人户姓名大
小口數申軍尋將已申到帳拖照得合賑糶人
户並不見聲説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增添
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都塌畫地圖
畫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户住止去處數内不合
賑糶人户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户用青筆圈
欄合賑濟人户黄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
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詣實繳申切
待差官點摘管實 六月初十日

行下三縣置場

照對見委官抄劄三縣賑糶賑濟人户大小口
數畫圖給甲務要實惠及民無致妄冒所有置
場去處委官斟量地里遠近分定置場去處各
縣水陸地里若干并勸諭到上户賑糶米斛亦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合撥隸近便赴場支處以憑施行續據三縣申
置場共三十五處
星子縣置場七處 都昌縣置場十一處 建
昌縣置場一十七處 九月十五日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契勘今歲旱傷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已節次行
下三縣散榜曉諭人戶趁此土脉未乾并力耕
墾廣種二麥接濟將來食用如有惰農耕種失
時之人即請照已行榜示行遣其貧乏無種糧
之家請諭上戶借貸如要官司文曆即印給

上戶收執遇有下戶借貸麥種粮食即令就曆
批領將來還足對行勾銷如有不還當爲理索
再諭上戶下戶借貸
契勘今年荒旱非常得熟處少本軍多方救卹
務使人戶不至飢餓流移及行勸諭人戶多種
二麥接濟契用非不叮嚀當職近因出郊相視
陂塘見得麥田多有未施工處蓋緣人戶打穀
未了亦是官司勸諭未至其得熟處不關種粮
可以佈種然其人既無飢餓之憂便乃懶惰其
荒旱處合更勤苦又以難得種種遂致因循今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仰人户速將所收禾穀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
乾并力耕墾其高田堪種麥處即仰一面種麥
其水田不堪種麥處亦仰趁早耕翻多着遍數
務要均熟庶得久遠耐旱宜禾其得熟人户當
念幸得收成常生斷慌不可便致惰怠趁此餘
力多種二麥將來可以博得他處物貨其遭旱
人户當念既遭此難尤當勤力多種食物方可
養贍老小不致飢餓流移其下户無種粮者上
户當興惻惻之心廣加借貸自今施恵既可以
結鄰里之驩將來收成亦自不失收息之利庶
幾過此荒年各保安業今恐前來勸諭未明再
此榜示仰人户知委　九月十二日

革住米舡隱瞞情弊

契勘賑糶場收糴米斛如遇米舡到岸内過稅
舡隻收糴三分住糶米舡止糴一分其住糶米
舡法格並與免收稅錢外訪聞客旅多生奸猾
動是數隻到岸於内却將一兩隻作住糶結計
在市米牙人令其虛解牙錢穩就市糶訖却將
在舡住糶米斛夤夜搬傳往過稅舡内隱瞞官
司合行出榜約束　九月二十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下場所革住米紅隱瞞
照得販糶場近緣住糶米舡客人結計牙人虛
解牙錢覓夜搬博米斛往過秤米舡之内隱瞞
官司有此敗弊遂出榜河岸約束今來尚慮住
糶客人雖依曉示作市出糶切慮關防不盡合
行下本場自今後遇有住糶米舡即令城下稅
務看檢具數關報販糶場本場權住出糶令客
人搬米赴場從本場差人監用本場升斗自行
出糶接濟細民日報糶過米數糶足爲給關子
放行庶幾杜絶隱瞞官司之弊 月二十四日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逐行下三縣抄
劄到合販糶賑濟户口人數已行措置販糶賑
濟所有本軍城下常平倉見椿管[redacted]米八千
八百九十三碩二斗六升五合二勺除今年八
月内盤量欠折米一千六十碩三斗二升四合
外實管見在米七千八百三十二碩九斗四升
四合八勺仔是乾道八年以後逐年收糶到數
日價錢不一其米經年在敖内有結冒陳損兼
照今年七月内管[redacted]建昌縣關少米斛出糶所

靜嘉堂文庫所藏

支撥義倉米估價應接民間食用每升計價錢
一十文足已具收報提舉使衙照會去訖所是
見管和糴米本軍今追到牙人沈先等供具其
米經年陳損與受納到人户義倉米陳損色樣
一同依市價每一升估計價錢一十文足本軍
照得上件米係是當寨委官和糴到數目切慮
虧損元價未敢擅便出糶具狀申提舉使衙照
會依目今所估價直賑糶施惠民間食用庶幾
飢民不致流移十月初五日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契勘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雖移文江西外
縣通放到客米舟船又慮牙鋪解落及市民目
糴數少阻滯客旅不便遂行委官置場支撥官
錢依市價兩平交雜收糴客米以備賑糶應接
細民食用今訪聞得本場每遇客米到場中糴
更不即時交量及至交量又不即時支還價錢
切慮合干人因而作弊留滯乞覓錢物合行約
束限當日交量即時當官支給價錢如違將犯
人勘斷十月十九日

行下兩縣委官捉人户糴米立減剋

靜嘉堂文庫所藏

契勘管内今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遂措置支
撥官錢差人前往外州縣收糴到米分撥兩縣
出糶訪聞百千人將人戶所糴米並不依實支
量公然作弊減剋斗秤委逐縣知縣縣尉每日不
測擬人戶所糴米三兩升當官覆量如有少數
即根究解人赴軍中江西不許遏糴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糴

契勘本軍管諸縣今歲旱傷最甚細民闕
食及無米支遣軍粮遂多方倩覓官錢差撥公
吏前去江西得熟處州縣收糴米數回軍賑糴
支遣及檢準 淳熙令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
販及近降 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
軍許鄰州越訴及進奏院今年八月十九日 聖旨
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保奏今歲災傷先合措
置通放米斛州縣有遏糴去處許行越訴本軍
遂節次備坐移文隆興府照會收糴去後已承
回報行下諸縣許令本軍所差人收糴米穀放
行今却據差去公吏呂棋狀申在本軍建昌縣
管下三陂山田等處四散收糴靖安新建縣鄉
人來斛欲裝上舡覩奉新縣尉司弓手五十餘

靜嘉堂文庫所藏

人名指銷捧江巡線不容裝發米斛又被奉
新縣差人越界斷建昌縣管下三陂潭德文
口陂水把截不放舡隻上下往來已申建昌縣
差保正隅官防護所羅米舡今於十月二十四
日被奉新縣差弓級徐成等部領弓手伊正等
於要路把截不容鄉人般羅米穀申乞施行本
軍今照差去公吏呂祺係在本軍建昌縣界收
羅靖安新建縣管下米穀其奉新縣官吏公然
違戾見行　條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九日專
降　聖旨指揮轉運司行下諸軍州常切覺
察收羅又差人越界前来建昌縣管下三陂把
截斷水口不惟本軍所羅米穀百端攔遏不
行通放有誤賑羅支遣至於客販米穀舟舡亦
不得住来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興府并江西
轉運司照詳前項
條法指揮請將奉新官吏
按劾仍通放米舡并申諸司行下隆興府通放
本軍所羅米舡并申御史臺乞依近降指揮彈
奏施行十月初五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九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本軍照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嗣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
御筆處分最禁暑宰精意祈禳及行下諸縣精加祈禱去後續據星子都建昌三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蒲塘税亦陳德祥等披訴所布田禾緣兩水失

時旱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除
放苗米本軍除已依條行下諸縣令人户供投
土段文帳差官檢視及於七月十六日具録奏
聞并申朝省及諸監司照會施行遂選差委迪
功郎司户參軍毛大年前去星子縣及委迪功
郎星子縣主簿李如晦前去都昌縣及委從政
郎司法參軍陳相求前去建昌縣同逐縣知縣
躬親詣旱傷田段地頭逐一對帳檢視續據所
委官具到已檢放過人户災傷田段共放過米
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申

軍本軍今照星子都昌建昌三縣淳熙七年分
營催人户苗米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碩六斗
五升四合五勺四抄七撮數内除豁所委官檢
放過米共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碩二斗二升三
合一勺統均計放八分以上外實催米九千六
百九碩五斗三升一合四勺四抄七撮本軍已
具奏聞乞存留上件米支遣官兵外今開具諸
縣檢放實催米數下項合具狀供申行在尚書
倉部及申轉運司使衙照會
星子縣管催米六千五百三十石七斗三升二

靜嘉堂文庫所藏

合六勺已委司户毛迪功同知縣王文林下鄉
檢視
檢放米五千三百六十八石七斗二合一勺檢
放計八分二厘二毫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
先放五斗以下四百石三升二合七勺所委官
檢踏放四千九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合四勺
實催米一千一百六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勺
都昌縣官催米一万九千七百七十五石五升
一合四勺八抄七撮已委呈子縣主簿李迪功
同催縣孫迪功下鄉檢視

檢放米一万六千八十
八分一厘三毫四系先
六十四石二斗七升一合放
所委官檢踏放一万四千二百一十九石三斗
九升四合
實催米三千六百九十石七斗八升四勺八抄
七撮
建昌縣管催米二万一百一十三石八斗七升
四勺六抄已委司法陳從政同知縣林宣教下
鄉檢視

靜嘉堂文庫所藏

檢放米一万五千九百九卜七石七斗八升放
七分九厘一毫五糸先放五斗以下米五百四
十一石六斗七升
所委官檢踏放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六石一斗
一升
實催米四千二百一十六石九升四勺四抄

糶場印式

入門訖監　押
交錢訖監　押
支米訖監　押　不到監　押（係糶米人不曾到簿曆上用此印）

交錢若干訖監　押
依數支米訖監　押
號式用青紅印
某場監官隨行人吏某人斗子某人入門使押
次截糶場并交錢量米處
窻　交錢處　裏門　量米處
門
總簿式
使軍
今給總簿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糶

曆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鑿牌曆對填米
數給付人户今就此簿交領逐次糶濟訖用支
訖印於本日窠眼內其糴不足者實填所糴米
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給

天字　牌　曆　某都某保某人逐次糴米若干訖姓名押

正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二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三月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廿一日　廿六日

牌面印紙式

某縣某鄉第　厢　都　人户　二月日　百　十百　十百　十百　廿百　廿百

五日一次赴　三月日　百　十百　十百　十百　廿百　廿百

場請賑濟米　閏月日　百　十百　十百　十百　廿百　廿百

吏　押

牌背題字式

縣給付　都　官　押　用縣印

字號監　押

賑糴曆頭樣

一開給曆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賣與不係今
賑糴之人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受者量定行斷罪

今給曆付縣鄉都人戶

大人口小兒口每五日賫糶趁收糴

大人糴米大人一升小兒半升

小兒糴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並五日并給閏二月終止

右給曆頭照會淳熙八年正月日給

候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六日

正月十一日

押

措置賑糴場谷行事件

照對管屬今歲旱傷尤甚細民闕食使司已措置委官抄劄到關食戶口及勸諭上戶承認賑糴米斛并支常平倉見管米斛合自淳熙八年正月一日爲頭賑糴賑濟至閏月終住

糴支外令施行下項

一差寄居見任指使添差酒稅監押監廟官三員前去各縣逐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糴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

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
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一使軍置造入門并交錢訖支米訖不到交錢
并合干人青絹號二疋其處監官隨行人吏其斗
子其人使押并置造升斗委官較量及簿曆給
下逐場交管行使
一印給賑濟戶曆頭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
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
來日前來本場請領曆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

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
號批鑿牌曆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令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勸
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
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
寬可容一場賑糶人外門之側為一窓後
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軍立去樣式告示保
正夾截
一見措置下場賑糶賑濟米穀所有般運及支破
檐脚仍鈐束合干人不得減刻斛面

官司米穀於前一日般赴場監官交足上戶米
令各家自用客船般運每石三十里外支米三升
三十里內二升十里內一升其米就所糶內支
官給價錢還上戶如米去場五里內即就各家
見交頗監糶
官米陸路即仰保正輪差能幹擎糶米人戶般
送每石依上項計里數支雇米水路即本縣和
雇人舡裝錢上陸路減半支其人舡食米並於
官錢內支使賑糶米穀一月分六次出糶常平
米切慮內有去置場處稍遠般運艱辛即令本
場上戶一面兌米出糶即令監轄官員糶過賑
濟米穀報縣本縣以常平米糶錢依市價給還
元分糶米上戶交領其縣市去置場相近即般
運米斛前去置場處糶濟依已立定舡脚支破
施行置場賑糶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交合干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交合干
人監轄外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
門外及裏門外各依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
坐處近都先交錢後領米
遠都後交錢先領米
至日天未明監官入場隅官入交錢位子隨行人非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有飛不得入門保正大保長名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
糶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旗下座定以監官逐
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先行賑濟
人户以次詣窓前呈牌隅官以入門印印其左
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
以次請米訖監官用玄朱訖印於牌下日子之
左以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次引賑糶人戶
詣窓交錢訖戶米錢的行交外更不附曆常交
訖用紅印於曆內本日合糶米數下之右如錢
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糶之數却付人戶以入門
印印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
糶人以次糶米訖監官用糶米訖青印印其曆
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濕布拭去手印即時出門
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一賑糶人戶逐都各置
綃旗一面（此用小綃一幅約長三尺各書弟幾都字）逐保各置小旗
一面（或綃或紙從便各書弟幾都第幾保字）逐場都各各異名保
各如其都之色以上十一月一十九日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契勘先據星子等三縣官勸諭到管下有力上
戶承認賑糶米穀接濟民間食用軍司已籍定

靜嘉堂文庫所藏

姓名認糶數目及行下各令椿管准備將來賑
糶切慮其中有椿不及所認之數有悞拍准合
行委官前去究見各戶見今的實椿管米穀數
目如有闕少即請嚴責近限計置椿管數足十
一月十一日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照對今歲旱傷軍司已行措置賑濟賑糶事件
元日式行下三縣遵守一例施行自來年正月
初一日為頭賑糶賑濟去訖數內合賑糶事件
切慮軍司有所未盡兼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
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趁日分赴場請
米不及合行下三縣如所行賑糶事件未盡請
盡條具申軍所是賑濟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
次數可改作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
支給庶幾不至失所十二月十二日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村諭佈種如何施
行事

使軍勘先印給文榜發下三縣曉諭鄉民將
田土趁時犁鋤多種二麥今詢問得除種麥田
地外尚有未犁鋤田地去處稍多及已耕鋤田鄉

靜嘉堂文庫所藏

民又不趁時雍事兼相去交春日逼切慮農事失時委自知縣躬親下鄉勸諭鄉民遍行翻犁田土以備來春佈種如使軍不測差官前去點檢得再有未翻犁去處必定勾追有違約束之人重行斷罪先具已如何施行狀申 十二月十七日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賴糶不許抵

拒糴

契勘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都昌縣勸諭到上戶承認賑濟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已行下本縣將勸諭到上戶米穀數目照應置場處

戶口多寡分撥付逐場出糶務要均平切慮其間上戶抵拒官司不即依從分撥有悞賑糶不便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不遵從官司分撥即仰具姓名申軍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簿用印照對今歲本軍管屬旱傷已行關防約束行下三縣自來年正月為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是賑糶米日分人戶赴場糴米不及仰監糴官即時用不到印子於總簿姓名下印訖為照合行下仍關報逐場 十二月二十六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照對本軍管屬今歲旱澇已據星子都建昌縣
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亦
已措置關防置場差官下縣監糴自今年正月
爲頭賑糶賑濟去訖所有各縣合一五日一次遇
糶米日分具糶過米數文帳二本申縣本縣繳
連一本申軍今立式下項

其處賑糶場

今具某月某日糶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本日合糶人户計若干共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若干
一本日實到糶米人户若干共糶過上户某人
米若干如是糶官米即說官米

大人若干糶過米若干
小兒若干糶過米若干
一比合糶米數不到人户若干少糶米若干

大人若干合糶米若干
小兒若干合糶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淳熙八年正月初二日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施行場所未盡抄劄户

照對本軍管屬旱子都昌建昌縣旱傷已行下各縣委官抄劄到闕食戶口人數自今年正月爲頭賑糶賑濟近據人户前來投陳係漏落抄劄不盡本軍未見着實難便施行今出榜賑糶濟場曉示如有不濟戶當來添落未曾抄劄即仰具狀經本場巡察官陳理從本官見着實如委係闕食即仰一面賑糶具姓名保明申軍其間或有犯產得過人户以乞賑濟爲名意在避免賦役帳敢妄冒煩紊官司罪當追治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糙米照對本軍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管下上戶承認米穀賑糶軍司已行措置關防約束置場差官下縣監糴賑糶外切慮其間有上戶却將濕惡麤糙米穀赴場出糶有悞民間食用合行下三縣如有上戶津般到濕惡麤糙穀米即仰退回令上戶津般堪好米穀出糶不得容令作弊并印榜曉示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照對本軍管屬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三縣勸

靜嘉堂文庫所藏

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穀數目申軍使司已関
防措置約束事件置場給曆下縣付人戶差官
監糶自今年正月爲頭每五日一次賑糶切慮
其間尚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一頓收糴合
續添賑糶糴曆一本立式行下三縣関報逐場如
有人戶願日赴場收糴米斛者即仰賫元立曆
頭赴巡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糴其有
人戶願依前五日一次赴場收糴者即仰依已
行事件施行仍五日一次開具糴過米穀文帳
供申正月八日

行下普依賑濟兩日
契勘本軍管屬旱傷尤甚細民缺食已行下三
縣抄劄到關食戶口人數申軍及勸諭到上戶
張世亨等四名依格承認賑濟米共一万九千
石及依條取撥常平義倉米自淳熙六年正月
以後緣管屬襄雲本軍行下屬縣將賑糴人戶
一例賑濟兩日正月八日帖都鄽昌縣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契勘本軍管屬去歲旱傷已行下星子等三縣
勸諭上戶以所收米穀賑糴除認數外有餘剩

靜嘉堂文庫所藏

米穀并不係勸諭賑糶米穀人家逓年多是喜
間將米穀等生放下戶秋冬隨例收息今来上
戶以旱傷之故慮恐下戶將来負欠不還官司
不爲受理仍以官司勸諭爲詞不肯生放使下
戶用乏失業不便使司今准淳熙四年十二月
初三日指揮節文諸人戶賒糶米令欠戶還米
本外每斗收息五升其生放約秋成計本息還
錢亦合一体施行如有拖欠不還官爲理索所
責兩無虧損合行下三縣散榜勸諭約束施行
正月十九日

再委官体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契勘本軍管下去歲旱傷已行下三縣勸諭到
上戶賑糶米穀使司後措置差官下縣分場
監糴賑糶及帖縣官分定地頭巡察去訖切
慮各縣逐場監糴官容縱合干等人減尅并
趁及容上戶將砂土碎截濕惡空殼米穀赴場
中糴濟及巡察官不即前去巡察事屬不便就
委官前去体訪如有似此違戾去處即具狀供
申 正月廿二日

○○ 申監司爲賑糴場利害事件

靜嘉堂文庫所藏

契勘本軍并管屬諸縣去歲旱傷至甚細民闕
食切慮人戶逃移失業遂多方勸諭上戶賑糶
米穀并將見管常平米數行下分定置場去處
官吏監糶糶濟應接細民食用今有下項利害
事件合申諸監司 正月十九日
除本軍勸諭上戶捧管米數并於外州和糴及
常平米糶濟應接管內細民食用外近來續據
人戶陳訴當來抄劄漏落姓名及隣路州軍流
民前來逐食又不免行下管屬多方存卹相度
賑濟所貴米耐比之元來計度數目大段增添
而向去小熟日子尚遠切慮所措米穀不能周
給無可接續糶濟却致民間缺食事屬不便乞
即撥米二三万石應副接續糶濟如蒙允許即
乞早賜行下取撥去處以憑差撥人船前去般
取
本軍申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
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指揮立定勸
諭上戶賑糶濟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
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 願補不理選服
二千石補進武校尉 如係進士免文解一次不
特仕郎者聽
係進士候到部与免短使

靜嘉堂文庫所藏

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
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如是賑糶依此減半推賞又準淳
熙七年十月八日指揮節文賑糶米於市價減
半錢數即照已降指揮推賞
本軍即已備坐行下管屬勸諭只據上户張丑
亨張邦獻劉師與黄登四名承認依格賑濟本
軍已行具奏及申諸監司照會賑糶一項至今
尚未有申到承認應格之人蓋緣本軍地瘠民
貧除上項四家賑濟之外未有出得上件米穀
減半出糶之人是致所認米穀數目不多有闕
賑糶欲乞詳酌所申特賜敷奏乞將上户承認
賑糶米價止令量減四分之　便與依格推賞
却於所得官資比折錢數量展磨勘之類早賜
行下勸諭增認庶使上户樂於就賞細民不致
闕食
今照管屬近來不住有外州縣飢民流移入界
本軍已行下諸縣存卹及委自當職官勸諭上
户收充佃客借與空閑屋宇許令請佃係官田
土給與種粮趁春開耕如向去豐熟外州縣税
户前來識認官司不得受理如令來所招佃客

靜嘉堂文庫所藏

綁來表私般走回鄉即許元贍養稅户經所屬
陳理官爲差人前去追取押回斷罪交還及散
榜鄉村遍行曉示外欲乞詳酌更申朝省明降
旨揮行下庶幾州縣有所遵守不惟安集流民
免致失所亦使開闢曠土供納稅賦實爲利便
二月一日

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户築陂塘

照對晉屬星子等三縣去歲旱傷尤甚緣田段
多是高仰見管陂塘多是空漏是致旱死不住
據晉屬星子都昌建昌人户經官陳乞借口糧
修築陂塘本軍行下逐縣委自知縣躬親前去
管下逐一驗視所管陂塘如有穿漏及開掘即
仰一面計度合用工數供報提舉司乞支撥米
斛已蒙提舉衙回牒指揮支撥保借常平司六
百五十四石正月廿九日

施行關食未盡抄劄人等事

照對本軍管下三縣諸鄉保正當來受情不行
依公抄劄關食人户多將得過隱實之人抄作
關食其實是關食人户却不抄劄未欲便行追
究合行約束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仰隅官保正照應本縣巡察官所行事理須管
從實隨門冊行審實抄劄關食人户若保正依
前減裂不即同隅官抄劄及將元冒濫人蓋庇
或在鄉乞覓人户分文錢物仰隅官具狀陳訴
切待追究重作施行
有當來不應抄劄穩實有營運物業之家及上
户自能贍給地客見執使軍曆頭之人仰隅官
保正追收繳納若顏情蓋庇不即追納別致人
户陳訴或覺察得知必定重作行遣
有委是關食人户隅官保正不爲抄劄或保正
等乞覓搔擾仰被擾人户不拘早晚赴本軍陳
告切待重作行遣
有得過人户妄稱關食陳乞給曆煩官司之
人定當追收赴軍重斷
有合追收元給文曆人户輒敢倚待猾健訟把
持不伏追收仰隅官保正具狀陳訴切待重作
行遣
仰禹縣逐鄉隅官保正從實冊行審實抄劄到
關食人户切待委官躬親下鄉隨門審實如冊
有不實仍前泛濫去處必定追收化人赴軍定

靜嘉堂文庫所藏

送獄根勘情弊施行 ㄨ上二月十八日

審實糴濟約束

照對已行帖逐縣審實糴濟事件切慮各鄉隅官保正不依所行約束別致引惹詞訴事屬不便合帖屬縣再行約束開具供申

各鄉有營運店業興盛之家其元給曆頭合行追取若雖有些小店業買賣微細不能贍給已請曆頭不合追回如有似此未係抄劄之人亦請今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施行毋至泛濫

各鄉上戶地客如主家自能贍給其元給曆頭合行追收如主家見自關食不能贍給雖是地客亦合給曆如有似此之人即請隅官保正從實根括毋致泛濫

各鄉人戶如將戶名及第行重賚請去曆頭合行追回如是只用第行雖不用戶名實非重疊其已請曆不合追取

人戶已請曆頭如有虛增口數今來覈實合行減退即請於曆頭并總簿內分明改正

縣市

一上等有店業日逐買賣營運興盛及自有稅

靜嘉堂文庫所藏

產贍給不合請給歷頭人户若干
開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數
一中等得過之家并公人等合赴縣倉糴米人
若干
開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數
一下等貧乏小經紀人及雖有些小店業買賣
不多并種貧秀才合請歷頭人户若干
開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數 以上二月
本軍旱傷遂支撥官錢委官在軍置場和糴客
施行權免和糴令客米從便往來
人米斛循環糴應被民間食用及本官勸諭
到上户承認糴米斛并差公吏前去收糴到米
斛椿管賑糴濟不關所有元置和糴賑糴場合
權行住糴客人米斛及出榜曉示從便上下出
糴
免糴客米三分
照對本軍去歲旱傷細民關食遂行措置場和
糴客旅米斛三分應接食用今來賑糴濟米數
不敷已行住糴合行散榜上流州軍委官旅通知

旅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

佈種

照對管下三縣去歲旱傷至重未審已行措置賑糶賑濟近來節次據人戶經軍陳狀因旱傷日今佈種是時闕少種糧乞行借貸常平米斛佈田軍司已行下各縣相度依條施行去訖未據申到今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校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 雜舊有欠闕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米穀不堪充種子細直以錢各二貫石給限半年隨稅納仍

慇利豫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當書

戶部雖討一縣雖稅不及七分而本戶稅及七分者準此

令來除星子知縣一面究實相度依條借貸外所有都建昌縣合委官同各縣知佐相度究見管下第四等以下戶乏實闕乏種食之人各令結保依條施行二月廿七日劄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契勘去歲旱傷細民闕食使軍已行勸諭到上戶承認糶濟米穀及有上戶自能贍給佃地客戶口外使軍已印牌曆付闕食人赴場賑糶濟

靜嘉堂文庫所藏

除將見有牌曆合糶濟人户普行賑濟外其上
户贍給地佃等日前除豁不係賑糶之人亦行
抄劄一例賑濟一十三日自三月十一日爲頭
將張世亨等所認米及取撥常平米普行賑濟
務要實惠 二月三日

行下各縣抄劄户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契勘所支賑糶米緣三縣各鄉間有數户抄劄
口數太多恐未盡實合委官與縣官評議豫將
所支米穀立定正數賑濟施行
二十口以上每户支穀止於五百
二十口以下十五口以上每户支穀止於四百
二十五口以下計口計日支給如管穀四石以
上所支亦止於四百石 三月十六日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照對都昌縣止勸諭到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
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
行下建昌縣於張世亨劉師與賑濟米内取撥
四千石付都昌縣賑濟其合用顧舟水脚錢每
石支錢三十五文省戶每石支般脚錢四十文
足今張劉二家差人般擔就官請領顧錢並經

靜嘉堂文庫所藏

都昌縣所管常平米錢内支破 三月十七日

諸縣得米入戶依時佈種等事

使軍近行下諸縣但係元給牌曆賑糶賑濟民戶並以勸諭到張世亨黃澄劉將仕米及義倉米並行賑濟半月仰得米入戶併力及時耕種田土如合干人減尅不行盡實給數即仰人戶徑赴使軍陳訴切待根究重作施行 三月十三日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照對使軍近將勸諭到上戶黃澄張世亨等賑濟米斛自今年三月一日為頭普行賑濟通作一十五日今来相次了畢所有元勸諭到上戶承認賑糶米斛合行依使軍先来約束接續賑糶應接細民食用 閏三月三日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照對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勸諭到都昌建昌縣上戶張世亨等四名共賑濟米一萬九千石本軍遂行措置相度地里遠近分作三十五場委官監臨賑濟及委官巡察近準尚書省劄子檢會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甚會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州軍去年間有旱傷

靜嘉堂文庫所藏

去處檢坐乾道七年内五
濟賑糶米斛賞格已降指揮行下逐路施行近
来逐路州軍雖有開具已勸諭到賑濟賑糶數
目爰照逐司保明是致推賞未得切慮因而滞
留未稱勸賞之意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令逐路安撫轉運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
頭出穀賑濟賑糶之家如有見得數目應格合
行推賞即日下縣結罪保明申州州結罪保明
申逐司仍仰逐司疾速連衔保明申尚書省不
得少有稽滞今有張世寧等所認賑濟米斛已
行普濟當下關食人户相次了畢未見逐縣
縣結罪保明申軍施行令帖委司法前去建昌
都昌鄱陽的確賑濟米數數目結罪保明供
申切待再行稽考施行 閏 月三日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糴米舡事

契勘本軍當屬去歲旱傷細民闕食及無軍粮
支遣本軍節次借撥官錢五萬三百四十四貫
三百七十九文差撥公吏前去江西得熟州軍
收糴到米共二萬三千五百二石二斗四升五
合回軍賑糴及支遣軍粮并檢準淳熙令諸米

靜嘉堂文庫所藏

穀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近降指揮州縣不許閉糴如有遏糴州軍許隣州越訴又準令年八月十九日聖旨指揮節文江東安撫使陳少深奏今歲災傷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縣遏糴去處許人户經本司越訴逐移文江西轉運司安撫司并奉新縣等通放米赴田軍賑糴支遣軍粮施行

節次差公吏收糴并撥錢下賑糴場軍資庫錢共二萬一千三百六十二貫八百九

十六文

四千貫文省差劉京手分盧文彬管押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前去隆興府管下常池市收糴到米二千三百一十六石九斗六升於八月二十一日到建昌縣交卸賑糴

四千貫文省差衙前楊發手分米渡於去年七月十八日前去隆興府管下進賢縣收糴到米一千九百二十一石八斗一升并穀一百五十八石五斗至十月初九日回軍城下省倉交量

米七百九十石

都昌縣交量米八百二十一石三斗一升

靜嘉堂文庫所藏

垦子縣交量来二百一十石五斗敷一百五
八石五斗
一百七十一貫二百文省揍依折帛錢共四千
貫差衙前呂祺手交賫瑜管押於去年七月二
十九日管押前去收糴
二千貫省差衙前呂祺往隆興府管下奉新縣
收糴到米七百四十九石六斗於三月十一日
田鉼
九千八十二貫一百一十九文省於去年八月
二十五日已後節次支付在賑糴場收糴米係

在後項叢說
正支錢二千七百一十二貫文
轉支收到公吏糴米剩到錢共六千二百七十
貫一百一十九文
四百八十貫七十七文省係轉支糴米田納錢
付楊發收糴其米在後項叢說
一千貫文省支付朱彥俊糴米其米在後項叢
說
一千六百二十九貫五百文省揍折帛錢共四
千貫付衙前謝安道職級高宗選管押於去年

七月二十九日往下項去處收羅共一千八百
二十六石一升五合於十一月初八日田軍隆
興府奉新縣羅到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五斗
六升五合淮南蘄州羅到米六百五十六石四
斗五升折帛錢共二萬八千九貫二百一十文
省係潭熙五年六年錢
一千三百七十貫五百文省係六年分支付謝
安道高宗選收羅米其共羅到米已在前項聲
說
三十八百二十八貫八百文省係六年分錢符
呂棋熊瑜收羅米其米已在前項聲說
四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一十文省付在軍賬
羅場收羅米係在後項聲說
五千貫係七年分錢差衙前孫肅職級江彦和
管押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往隆興府擊湖收羅
到米二千二百九十七石一斗六升於今年正
月二十三日田軍
五千貫文省差職級朱彦俊管押擾前項共六千
貫文省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往江西吉州收羅
二千八百五十石於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田軍

靜嘉堂文庫所藏

差撥乳香度牒糯米本錢共八千八百九十
二百七十三文省
四千貫差衙前王邦翰手分蔣安禮管押於八
十五日往隆興府管下常湖收糴米一千九百
十二石八斗九升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回軍
四千四百二十九貫二百七十三文省揍作前項
錢共四千九百九貫三百五十文省管押於十三
月初一日往隆興府奉新縣收糴二千三百

賑濟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大人二百三十五口 小兒一十
奏乞推賞賑濟上户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
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
行勸諭到管屬上户承認米數賑
食用續於去年十月一日准行
符九月十六日長時準淳熙七年
勅中書門下省撿準乾道七年
文訪聞湖南 以下同十二月八日約束止 符

靜嘉堂文庫所藏

本軍恭禀行下晉屬再行勸諭
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審究
今来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
申数内勸諭到元認賑糴米秄户張世亨劉
興進士張邦獻黄澄四名各情
法賑濟内建昌縣秄户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
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
師興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
生黄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
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

信候給曆付飢民及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
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抄
劄闕食飢民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五戶七十八戶数内大
人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万二百七
十六口本軍各仰給曆頭牌両道簿曆發送前
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頭於縣市及諸鄉均
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見見任寄居指使添
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
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年戒赶

靜嘉堂文庫所藏

之弊自洪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爲始令抄
關食人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
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
縣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
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
民難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爲頭行下諸
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二
日通作半月又照約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
認賑濟五千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
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
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雇夫脚舟艇裝運
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督賑濟至四
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
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過米糧等共計
一万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
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
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
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
即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僑通
保明到張世亨張

靜嘉堂文庫所藏

飢民　片之　則無冒濫本軍一面委是
即本軍司共參軍陳秘承前去都建昌收
得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賑濟米一
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
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得張世亨劉師
各係稅戶張邦獻係舉習詩賦終場七人并
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　舉習詩賦取中小
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
師輿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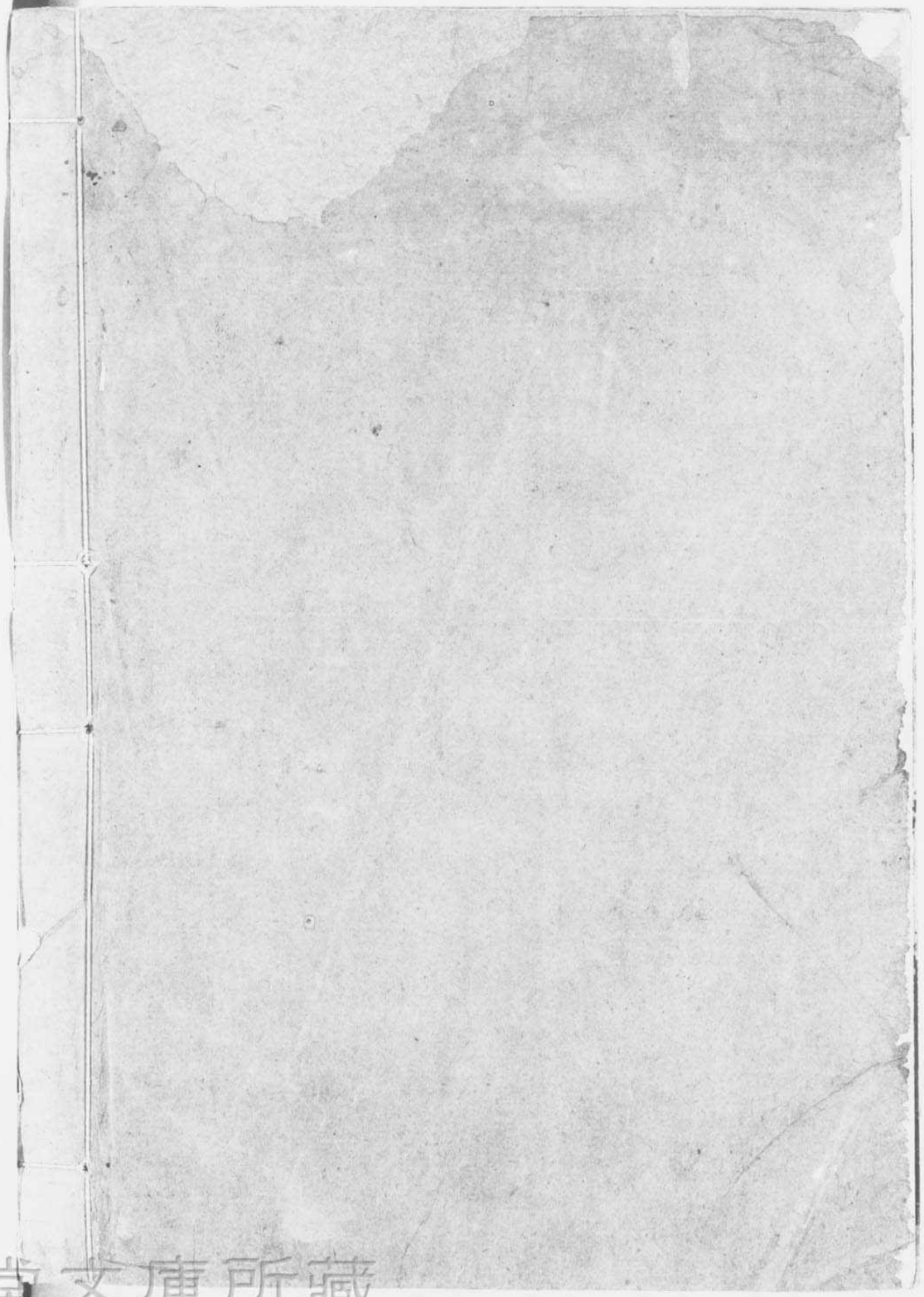
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
郎稅戶劉師輿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
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
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
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
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
合浔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等祇受謹録
奏聞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之十終

靜嘉堂文庫所藏

仁宗三年桂月望日桃逵肆夏補全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